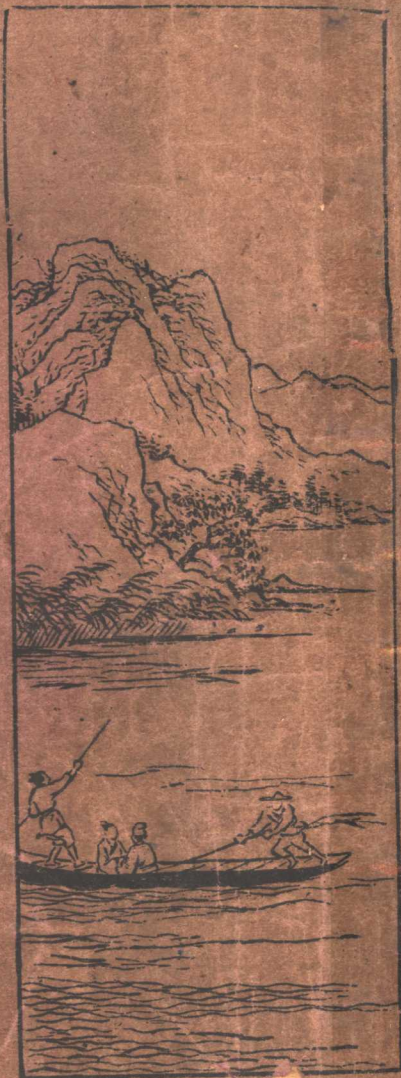


老殘遊記



洪省悟办

老殘遊記目錄

- |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|----------|
| 第一章 | 土不制水歷年成患 | 風能鼓浪到處可危 |
| 第二章 | 歷山山下古帝遺蹤 | 明湖湖邊美人絕調 |
| 第三章 | 金線東來尋黑虎 | 布帆西去訪蒼鷹 |
| 第四章 | 宮保求賢愛才若渴 | 太尊治盜疾惡如仇 |
| 第五章 | 烈婦有心殉節 | 鄉人無意遭殃 |
| 第六章 | 萬民流血頂染猩紅 | 一席談心辨生狐白 |
| 第七章 | 借箸代籌一縣策 | 納楹閒訪百城書 |
| 第八章 | 桃花山月下憑虎 | 柏樹峪雪中訪賢 |
| 第九章 | 一客吟詩負手面壁 | 三人品茗促膝談心 |
| 第十章 | 驪龍雙珠光照琴瑟 | 犀牛一角聲叶箏篔 |
| 第十一章 | 疫鼠傳殃成害馬 | 狗犬流災化毒龍 |
| 第十二章 | 寒風凍塞黃河水 | 暖氣催成白雪餅 |
| 第十三章 | 妮妮青燈女兒酸語 | 滔滔黃水觀察嘉謨 |

第十四章 大縣若蛙半浮水面

小船如蟻分送饅頭

第十五章 烈燄有聲驚二翠

嚴刑無度逼孤孀

第十六章 六千金買得凌遲罪

一封書驅走喪門星

第十七章 鐵廠一聲公堂解束

瑤琴三疊旅舍銜環

第十八章 白太守談笑釋奇冤

鐵先生風霜訪大案

第十九章 齊東村重搖鐵串鈴

濟南府巧設金錢套

第二十章 浪子金銀伐性斧

道人冰雪返魂香

老殘遊記卷一

第一章 土不制水歷年成患 風能鼓浪到處可危

話說山東登州府東門外，有一座大山，名叫蓬萊山。山上有個關子名叫蓬萊關。這關浩得畫棟飛雲，珠簾捲雨，十分壯麗。西面看城中人戶，煙雨萬家；東面看海上波濤，崢嶸千里。所以城中人士，往往於下午，攜樽挈榼，在關中住宿，準備次日天明，看海中日出，綠水紅球，習以為常。這且不表。

卻說那年有個游客，名叫老殘——此人原姓鐵，單名一個英字，號補殘，因慕懶殘和尙煨芋的故事，遂取這「殘」字做號；大家因他人頗不討厭，契重他的意思，都叫他老殘；不知不覺，這老殘二字，便成了個別號了。他年紀不過三十多歲，原是江南人氏，當年曾讀幾句詩書，因八股文章不通，所以學也未會進得；教書又沒人請他；學業年紀嫌大，不中用了。其先他的父親，官也是個三四品的；因性情迂拙，不會要錢，所以做了二十年實缺府道，回家仍是典了衣服做盤費的；你想，可有餘資給兒子用嗎？這老殘既無祖業可守，又無行當可做，自然飢寒二字

漸漸逼緊來了。正在無可如何，恰巧天不絕人，來了一個搖串鈴的道士，說是：『曾受異人仙術，能治百病。』街上人找他治病，百治百效；所以老殘拜他爲師，學了幾個口訣，從此也搖串鈴子，替人治病餬口去了。

奔走江湖，二十年來。這年剛剛走到山東古千乘地方，有個大戶，姓黃名叫瑞和，害了一個奇病，渾身潰爛，每年總要爛幾個窟窿；歷經多年，沒有人能治得這病；每發在夏天，一過秋分，就不要緊了。那年春天，老殘走到這個地方，黃大戶家管事的，問他：『可有法子，治這個病？』他說：『法子儘有，只是你們未必依我去做；今且略施小術，試試我的手段；若要此病永遠不發，也沒有什麼難處，只須依著古人方法，那是百發百中的。別的病是神農黃帝傳下來的；只有此病是大禹傳下來的；後來唐朝有個王景，得了這個傳授，以後就沒有人知道此方法了。今日奇緣，在下倒也懂得這個法子。』於是黃大戶家，遂留老殘住下，替他治病。說起來真也奇怪，往年是一處醫好，一處又潰了窟窿；今年雖然小有潰爛，卻是一個窟窿也沒有出過。爲此黃大戶家，甚爲喜歡，看看秋分已過，病勢是不要緊了；大家因爲黃大戶不出窟窿是十多年來沒有的事，異常快活，就叫了個戲班子，唱了三天謝神的戲；又在西花廳上，搭了一座菊花假山，今日開

宴，明朝設席，鬧得十分暢快。

這日老殘吃過午飯，因多喝了兩杯酒，覺得身子有些困倦，就跑到自己房裏一張睡榻上躺著，歇息歇息。纔閉了眼睛，看外邊走進兩個人來：一個叫文章伯；一個叫德慧生——這兩人本是老殘的至友——一齊說道：「這般長天大日，你蹲在家裏做甚？」老殘連忙起身讓坐，說道：「我因這兩天，困於酒食，覺得怪膩的慌。」二人道：「我們現在要往登州府，去訪蓬萊閣的勝景，因此特來約你；車子已替你雇了，你趕緊收拾行李，就此動身罷！」老殘行李，本不甚多，不過古書數卷，儀器幾件，收檢也極容易，頃刻之間，便上了車。無非風餐露宿，不久便到了登洲，就在蓬萊閣下，覓了兩間客房，大家住下，也就玩賞玩賞海市的虛情，蜃樓的幻景。次日，老殘向文德二公道：「人人都說日出好看，又杜工部詩云，『日出海拋球』，我們今夜何妨不睡，看看日出，何如？」二人說道：「老兄有此清興，弟等一定奉陪。」秋天雖是晝夜停勻時候，究竟日出日入，有蒙氣傳光，還覺得夜是短的；三人開了兩瓶酒，取出攜來的殺饌；一面吃酒，一面談心，不知不覺，東方已漸漸放光明了——其實離日出尚遠，這就是蒙氣傳光的道理。三人又略談片刻。德慧生道：「此刻也差不多時候了，我們何妨先到閣上頭去等呢？」

文章伯說：「耳邊風聲甚急，上頭窗子大敞，恐怕寒冷，比不得這屋子裏和暖，須多穿兩件衣服上去。」各人照辦了，又都帶了千里鏡，攜了毯子，由後面扶梯曲折上去。到了閣子中間靠窗一張桌子旁邊坐下，朝東觀看，只見海中白浪如山，一望無際；東北青煙數點，最近的是長山島，最遠便是大竹大黑等島了。那閣子旁邊，風聲呼呼價響，彷彿閣子都要搖動似的。天上雲氣一片價疊起，只見北邊一片大雲，飛到中間，將原有的雲，壓將下來，並將東邊一片雲，擠得越過越緊，越緊越不能相讓，情狀甚爲譎詭。過了些時候，就變成一片紅光了。慧生道：「殘兄！看此光景，今兒日出是看不著的了。」老殘道：「天風海水，能移我情，即是看不著日出，此行亦不爲辜負。」章伯正在用望遠鏡凝視，說道：「你們看東邊黑影一線，隨波出沒，定是一隻輪船，由此經過。」於是大家皆拿出望遠鏡，對著觀看。看了一刻，說道：「是的，是的；你看有極細一絲黑線，在那天水交界的地方，那不就是船身嗎？」大家看了一會，那輪船也就過去了。慧生還拿著望遠鏡，左右窺視。正在凝神，忽然大叫，「屢呀！屢呀！你瞧那邊一隻帆船，在那洪波巨浪之中，好不危險！」兩人道：「在什麼地方？」慧生道：「你望正東北瞧那一片雪白浪花，不是長山島嗎？在長山島的這邊，漸漸

來得近了。」兩人用望遠鏡一看，都道：「噫呀！噫呀！實在危險得很！

幸而是向這邊來，不過二三十里，就可泊岸了。」相隔亦不過一點鐘之久，那船來得業已甚近。三人用望遠鏡凝神細看，原來船身有二十三四丈長，是隻很大的船。船主坐在舵樓之上，樓下四人，專管轉舵的事；前後六枝桅杆，掛著六扇舊帆；又有兩枝新桅，掛著一扇簇新的帆，一扇半新不舊的帆；算來這船，便有八枝桅了；船身吃儼很重，想那艙裏裝著貨物。船面上坐的人口，男男女女，不計其數，卻無篷窗遮蓋風日，同那天津到北京三等客位火車一樣；面上有北風吹著，身上浪花濺著，又溼又寒，又飢又怕。看這船上的人，都有民不聊生的氣象。那八扇帆下，各有兩人專管繩腳的事，船頭及船面上，有許多人，彷彿水手的打扮。這船雖有二十三四丈長，卻是破壞的地方不少。東邊有一塊有三四丈長短，已經破壞，浪花直灌進去；那旁——仍是東邊——又一塊丈許長的，水波亦漸漸浸入；其餘的地方，沒有一處無傷痕。那八個管帆的，卻是認真的在那裏照管，只是各人管各人的事，彷彿在八隻船上似的，彼此不相關照。那手水只管在那船面上坐的男男女女隊裏亂竄，不知所做何事。用望遠鏡仔細看去，方知道他在那裏，搜他們男男女女所帶的乾糧，並剝那些人身上穿的衣服。章伯看得親

切，不禁狂叫道：「這些該死的奴才！你看這船眼睜睜就要沈覆，他們不知想法補救，早點泊岸；反在這裏騷躑好人，氣死我了！」慧生道：「章哥不用著急，此船目下相距不過七八里路，等他泊岸的時候，我們上去勸勸他們便好。」正在說話之際，忽見那船上殺了幾個人，拋下海去；捩過舵來，又向東邊去了。章伯氣得兩腳直跳，罵道：「好好的一船人，無窮性命，無緣無故，斷送在幾個駕駛人手裏，豈不冤枉！」沈思了一回，又說道：「好在我們山脚下，有的是漁船，何不駕駛一隻去，將那幾個駕駛的人打死，換上幾個？豈不救了一船人的性命，何等功德！」慧生道：「事雖好，究嫌鹵莽，恐有未妥，請教殘哥，以爲何如？」老殘笑向章伯道：「此計甚妙，只是不知你帶幾營人去？」章伯憤道：「殘哥怎麼也這等糊塗，此時人家正在性命交關，不過一時救急，自然是我們三個人去，那裏有幾營人來給你帶去！」老殘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他們船上駕駛的，不下二百多人，我們三個人，要去殺他，恐怕只會送死，不會成功，高明以爲何如？」章伯一想，理路卻也不錯，便道：「依你怎麼樣？」難道白白地看他們死嗎？」老殘道：「依我看來，駕駛的人，未會有錯，只因兩個緣故，所以把這船就弄得狼狽不堪了。怎麼兩個緣故呢？一則，他們走太平洋的，只會過太平日子，若遇風平

浪靜的時候，他駕駛的情狀，亦有操縱自如之妙，不意今日遇了這大風浪，所以都毛手毛脚。二則，他們未曾預備方針，平常晴天的時候，照著老法子去走，又有日月星辰可看，所以南北東西，尙還不大很錯，這叫做「靠天吃飯」；那知遇了這陰天，日月星辰，都被雲氣掩了，所以他們就沒有依傍；心裏不是不想望好處去做，只是不知東南西北，所以越走越錯。爲今之計，依章兄法子，駕隻漁艇，追將上去；他的船重，我們的船輕，一定追得上的；到了之後，送他一個羅盤，他有了方向，就會走了。再將這有風浪無風浪時駕駛不同之處，告知船主，他們依了我的話，豈不立刻登彼岸了嗎？」慧生道：「老殘所說極是！我們就趕緊照樣辦去。不然，這一船人，實在可危的極。」說著，三人就下閣子，分付從人，看守行李物件。那三人卻俱空手，帶了一個最準的羅盤，一個紀限儀器，並幾件行船要用的物件，下了山；山脚下，有個船塢，都是漁船停泊之處；選了一隻輕快漁船，掛起帆來，一直追向前去。幸喜本日括的是北風，所以向東向西，都是旁風，使帆很便當的；一霎時離大船已經不遠了。三人仍拿著遠鏡細看。及至離大船十餘丈時，連船上人說話，都聽得見了。誰知道險卻管船的人搜括衆人財物外，又有一種人，高談闊論的演說。只聽他說道：「你們各人，均是出了船錢坐

船的，況且這船也就是你祖遺的公司產業，現在已被幾個駕駛人，弄得破壞不堪，你們全家老小性命，都在船上，難道都在這裏等死不成嗎？就不想個法兒挽回挽回呢？真真該死的奴才！」衆人被罵得啞口無言，內中便有數人出來，說道：「你這先生所說的，都是我們肺腑中說不出的話，今日被先生提醒，我們實在感激得很，只是請教有什麼法子呢？」那人便道：「你們知道現在非錢不行的世界了！你們大家斂幾個錢出來，我們拿出自己的本領，振起精神，拌著幾個人流血，替你們爭個萬世安穩自由的基業，你們看好不好呢？」衆人一齊拍手稱快。章伯遠遠的聽見，對二人說道：「不想那船上，竟有這等的英雄豪傑！早知是如此，我們可以不必來了。」慧生道：「我們姑且將帆落下幾葉來，必須緩追那船，看他如何舉動。倘真有道理，我們便可回棹了。」老殘道：「慧哥所說甚是！依愚兄看來，這等人恐怕不是辦事的人，只是用幾句文明話頭，哄騙幾個錢用罷了。」當時三人，便將帆葉落下，緩緩的尾大船之後。只見那船上人，斂了許多錢，交給演說的人，看他如何動手。誰知那演說的人，斂了許多錢去，找了一塊衆人傷害不著的地方，立住了脚，便高聲叫道：「你們沒血性的人！涼血種類的畜生！還不要趕緊打那個掌舵的嗎？」又道：「你們還不把管船的一個一個

殺了嗎？」那知就有不懂事的少年，依著去打掌舵的，也有去罵船主的，俱被那旁邊人殺的殺了，拋棄下海的拋棄下海了。那個演說的人，又在高處大叫道：「你們爲什麼沒有團體？若要全船人一齊動手，還怕打不過他們嗎？」那船上就有老年曉事的人，也高聲叫道：「諸位切不可亂動！倘若這樣做去，勝負未分，船先覆了，萬萬沒有這個辦法！」慧生聽得此語，向章伯道：「原來這裏的英雄，只管自己斂錢，叫別人流血的！」老殘道：「幸而尚有幾個老成持重的人！不然，這船更覆得快了。」說著，三人便將帆葉抽滿，頃刻便與大船相並；篙工將篙子鉤住大船，三人便跳將上去。走至舵樓底下，深深唱了一個喏，便將自己的羅盤及紀限儀器等，取出呈上。舵工看見，倒也和氣，便問道：「此物怎樣用法，有何益處？」正在議論，那知那下等水手裏面，忽然起了咆哮，說道：「船主，船主！千萬不可爲這人所惑！他們用的是外國羅盤，一定是洋鬼子差遣來的漢奸；他們是天主教，他們將這隻大船，已經賣與洋鬼子了，所以纔有這個羅盤。請船主趕緊將那三人綁去殺了，以除後患；倘與他們多說幾句話，再用了他的羅盤，就算收了洋鬼子的定錢，他就要來拿我們的船了。」誰知這一陣嘈嚷，滿船的人，都爲之震動；就是那演說的英雄豪傑，也在他裏喊道：「這是賣船的漢

好；快殺，快殺！」船主舵工聽了，俱猶疑不定，內中有一個舵工，是船主的叔父，說道：「你三位來意甚善，只是衆怒難犯，趕快去罷！」三人垂淚，連忙回了小船。那知大船上人，餘未息，看三人下了小船，忙用被浪打碎的斷樁破板拋打下船去。你想，一隻小漁船，怎禁得幾百個人，用力亂砸？頃刻之間，將那漁船打得粉碎，看著沈下海中去了。未知三人性命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章 歷山山下古帝遺蹤 明湖湖邊美人絕調

話說老殘在漁船上，被衆人砸得沈下海去，自知萬無生理，只好閉著眼睛，聽他怎樣。覺得如落葉一般，將身飄飄蕩蕩，頃刻工夫，沈到海底了——只聽耳邊有人叫道：「先生起來罷！先生起來罷！天已黑了，飯廳上飯已擺好多時了。」老殘慌忙睜開眼睛，楞了一楞道：「呀，原來是一夢。」

自從那日起，又過了幾天，老殘向黃大戶的管事人道：「現在天氣漸寒，貴居停的病，不會再發，明年如有委用之處，再來效勞；且下鄙人要往濟南府去，看看大明湖的風景。」管事再三挽留不住，只好當晚設酒餞行，封了一千兩銀子，奉給老殘，算是醫生的謝儀。老殘道了謝，也就收拾箱籠，告辭動身，上車去了。

一路秋山紅葉，老圃黃花，頗不寂寞。到了濟南府，進得城來，家家泉水，戶戶垂楊，比江南風景，覺得更爲有趣。到了小布政司街，覓了一家客店，名叫高陞店；將行李卸下，開發了車資酒錢，胡亂吃點晚飯，也就睡了。

次日，清晨起來，吃點兒點心，便揣著串鈴，滿街了覓一回，虛應一應故事。午後，便步行至鵲華橋邊，雇了一隻小船，盪起雙槳；朝北不遠，便到了歷下亭。上船進去，入了大門，便是一個亭子，油漆已大半剝蝕完了。亭上還懸著一副對聯，寫的上聯是「歷下亭子古」，下聯是「濟南名士多」，上題「杜工部句」，下署「道州何紹基書」。亭子旁，又有幾間房屋，也沒有什麼意思。復下船向西盪去，不遠又到了鐵公祠畔。你道鐵公是誰？就是明初與燕王爲難的那個鐵鉉。後人敬他的忠義，所以至今春秋時節，士人尙不時來此進香。到了鐵公祠前，朝南一望，只見對面千佛山上，梵宮僧寮，與那蒼松翠柏，高下相間；紅的火紅，白的雪白，青的靛青，綠的碧綠；更有那一株半株的丹楓，夾在裏面；彷彿是宋人趙千里的一幅瑤池圖。正是數千里山水屏藩，歎賞不絕，忽聽一聲漁唱，低頭望去，誰知那明湖水已澄清同鏡子一般。那千佛山的倒影，映在湖裏，顯得明明白白；那樓台樹木倒影，也分外光彩；覺得比上頭那個千佛山更加好看，更加清楚。這

湖的南岸上去，便是街市，卻有一叢蘆葦，密密遮住；現在正是著花時候，一色白花，映著斜陽，好似粉紅絨氈，做了上下兩個山的墊子，實在奇絕。老殘心裏想道：『如此佳景，爲何沒有甚麼遊人？』看了會兒，回轉身來，看那大門內楹柱上，有一副對聯，上句是「四面荷花三面柳」，下句是「一城山色半城湖」。暗點頭道：『真真不錯！』進內便是鐵公的享堂，朝東便是一個荷池；繞著九曲迴廊，到了荷池東面，就是月門；月門之東，有三間舊室，上有破匾，題著「古水仙祠」四個大字。祠內一副舊聯，寫的是：「一盞寒泉薦秋菊，三更畫船穿藕花」。殘過了水仙祠，仍舊盪著船，到了歷下亭後面；兩邊荷葉荷花，將船夾住。殘荷葉初枯，擦的船嗤嗤價響；那水鳥被漿驚起，格格價飛；那已老的蓮蓬，不斷的碰到船窗裏面來。老殘隨手摘了兩個蓮蓬，一面吃著，一面船已到鵲華橋畔。老殘纔到了鵲華橋，覺得人煙稠密；也有挑擔子的；也有推小車子的；也有坐二人揀的藍呢小轎的。看這轎子後面，一個跟班戴個紅纓帽，膀子底下，夾了一個護書，拚命飛奔；一而用手巾揩汗，一面低著頭跑。街上五六歲的孩子，不知避人，被那轎夫無意踢倒一個，他便哇哇的哭起來了。那孩子的母親，趕忙跑來，問：『誰碰倒你的？誰碰倒你的？』問了兩句，那小孩只是哇哇的哭，並不說

話：問了半天，纔帶哭道：「這擡轎子的人。」他母親擡頭一看，那轎子已經擡了有二里多遠了。那婦人挈了孩子，嘴裏咕嚕咕嚕的罵著，就回去了。老殘從鵲華橋往南，緩緩向小布政司街走去。一擡頭，見那牆上貼了一張黃紙，有一尺長，七八寸寬的光景，居中寫著「說鼓書」三個字，旁邊一行小字，是「二十四日明湖居。」那紙還未乾燥，心知是纔貼的，只不知道這是什麼事情，別處也沒有見過這樣招紙。一路走著，一路盤算。只聽得耳邊有兩個挑擔子的說道：「明兒白妞說書，我們可以不必做生意，來聽書罷。」又走到街上，聽鋪子裏有人說道：「前次白妞說書，是你請假的，明兒說書，應該我告假了。」一路行來，街談巷議，大半都是這話。心裏詫異道：「白妞是何許人？說的是何等樣書？爲甚一紙招貼便舉國若狂如此？」信步走來，不知不覺，已到高陞店口。進得店門，茶房便來問道：「客人用什麼夜膳？」老殘一一說過，就順便問道：「你們此地說鼓書，是什麼頑意兒？何以驚動這許多人？」茶房說：「客人，你不知道，這說鼓書，本是山東鄉下的土調，用一面鼓，兩片梨花筒，名叫「梨花大鼓」，演說些前人故事，本也沒有希奇；自從王家出了個白妞，黑妞姊妹兩個——這白妞名叫王小玉，此人是天生的怪物，他十二三歲時，就學會了說書的本事，他

卻嫌鄉下的調兒，沒甚出奇，就到戲園裏看戲，將什麼西皮，二簧，梆子腔等調，一聽就會；什麼俞勝，陳長庚，張二奎等人的曲子，他一聽也就會了；仗著他的喉嚨，要多高就高高；他的中氣，要多長就多長；他又把南方的崑腔小曲，種種的腔調，都拿來裝在大鼓書的裏面；不過二三年工夫，創出這個調兒，竟至無論南北高下的人，聽了他唱書，無不神魂顛倒。現在已有招紙，明兒就唱。你不信，去聽一聽，就知道了。只是要聽，還要早去，他雖是一點鐘開唱，若到十點鐘去，便沒有坐位了。」老殘聽得，也不甚相信。次日，六點鐘起身，先到南門內，看了舜井；又出南門外，到歷山脚下，看看昔日大舜耕田的地方。及至回店，已有九點鐘光景。趕忙吃了飯，走到明湖居，不過十點時候。那明湖居，本是個大戲園子，臺前有一百多張桌子。那知進了園門，園子裏面，已經坐滿了。只有七八張桌子，都貼著撫院定，學院定，道署定的紅紙條兒。老殘看了半天，無處插足，只好袖子裏掙了二百錢，送了看坐兒的，纔弄了一條短板棧，在人縫裏坐下。看那戲臺上擺了一張半桌，桌上放著一面板鼓，鼓上放了兩片鐵簡兒。心裏知道，這就是梨花簡了。旁邊放著三絃子；半桌後面，列著兩把椅子，並無一個人坐在臺上；偌大個戲臺，空空洞洞，一無他物，看來不覺好笑。園子裏面，頂

纔說的劉仁甫，江湖上都是大有名的，京城裏鏢局上，請過他幾次，他都不肯去，情願隱在鄉間，做個農夫。若是此人來時，待以上賓之禮，彷彿開了一引保護人民財產的鏢局；他無事時，在街上茶館酒肆中坐坐，這過往的江湖上朋友，他到眼便知，隨便給做幾個茶飯東道，不銷十天半月，各處大盜頭目，就統統得了。立刻便要傳出號令：「某人立足之地，不許打擾」呢。每月所餘四十金，就是做這個用處。至於小盜，他本無門徑，隨地亂劫，近處自有人來報信；失主尙未來縣報案，他的手下人已將盜犯獲住了。若是稍遠的地方出了案子，沿路他的朋友，替他暗中捕下；無論走到何處，俱促得到的。所以要十名小隊——其實，只要四五个應手的人，已夠用了；那餘的五六個人，使他在轎子面前，擺擺威風，或者接差送差等事用的。」東道道：「閣下所設之法，自然極妙。但是此人不肯應鏢局之聘，若是兄弟小邑中請他，恐又不肯來，如之何呢？」老殘道：「只是你去請他，他自然不肯來。所以我詳細寫封信去，拿救一縣無辜良民的話，打動他一腔義心，自然就肯來了。況且與我交情甚厚，我若勸他，一定來的。因爲我二十幾歲時候，看天下一定有大亂，所以竭力留心將才，談兵的朋友很多，此人當年在河南時，我與他最莫逆，相約國家有事，用我們的日子，凡我同人，俱

粗布衣裳，到也十分潔淨。來到半桌後面右首椅子坐下。那彈絃子的，便取了絃子，錚錚縱縱彈起來了。這姑娘便立起身來，左手取了梨花筒，夾在指縫裏，便丁丁當當敲起，與那絃子聲音相應。右手取了鼓槌子，凝神聽那絃子節奏。忽羯鼓一聲，鶯喉遞發，字字清脆，聲聲宛轉，如新鶯出谷，如乳燕歸巢。每句七字，每段十餘句，或緩或急，忽低忽高，其中轉腔換調之處，百變不窮，一切歌曲腔調，俱出其下，以爲觀止矣。旁坐有兩人，其一人低聲問那人道：「此想必是白妞了」。其一人曰：「不是，這人叫黑妞，是白妞的妹子，他的調兒，都是他姐姐——白妞教的。若比白妞，還不知差多遠呢！他的好處，人說得出；白妞的好處，人說不出的。人學到黑妞的好處，是容易的；若學白妞的好處，是不能教的。你想，這幾年玩裏的人，誰不學他的調兒？就是窰子裏的姑娘們，人都都學他，只學得一兩句，不過到黑妞地步。若白妞的好處，從沒有能及他十分之一呢。」說著的時候，黑妞已唱完了走進後面去了。這時滿園子的人，談談笑笑，賣瓜子落花生，山裏紅，核桃仁的，高聲喊叫著賣，滿園子裏聽來，都是人聲。正熱鬧哄哄的時候，只見那臺後又出來一位姑娘，年紀約十八九歲，裝束與前一個，毫無分別。瓜子臉兒，白淨面龐，相貌不過中人以上之姿色，只覺秀

而不媚，清而不寒，半低著頭，出來立在半桌後面，把梨花簡了當了幾聲。煞是奇怪！只是兩片頑鐵，到他手裏，便有五音十二律。又將鼓捶子，輕輕的點了兩下，方擡起頭來，向臺下一盼。那雙眼睛，如秋水，如寒星，如寶珠，如水銀；左右顧盼，連那坐在遠遠牆角子的人，都覺得王小玉看見他的；那坐得近的，更不必說。就這一眼，滿園子裏，便鴉雀無聲，比皇帝出來，還要肅靜得多呢；連一根針，掉在地下，都聽得見響。王小玉便啓朱唇，發皓齒，唱了幾句書兒。聲音初不甚響，覺得到耳畔裏，有說不出來的妙音，五臟六腑，像熨斗熨過，無一處不伏貼；三萬六千個毛孔，像吃了人參果，無一孔不暢快。唱了十數句之後，漸漸的越唱越高；忽然拔了一個尖兒，像一線鋼絲，拋入天際，不禁暗暗叫絕。那知他於那極高的地方，尚能迴環轉折；幾轉之後，又高一層，接連有三四疊，節節高起，恍如由傲來峯西面，攀登秦山的景像；初看傲來峯削壁千仞，以為上與天齊；及至翻到傲來峯頂，纔見扇子崖，更在傲來峯上；及至翻到扇子崖，又見南天門，更在扇子崖上；愈翻愈險，愈險愈奇。那王小玉唱到極高的三四疊後，陡然一落，又極力聘其千迴百折的精神，如一條飛蛇，在黃山三十六峯半中腰裏，盤旋穿插；頃刻之間，周匝數遍。從此以後愈唱愈低，愈低愈細，那聲音漸

漸的聽不見了。滿園子的人，都屏氣凝神，不敢少動。約有二三分鐘之久，彷彿有一點聲音，從地底下發出，這一出之後，忽又揚起像放那東洋煙火，一個彈子上天，隨化千百道五色火光，縱橫散亂；這一聲飛起，即有無限聲音，俱來並發。彈弦子的，亦全用輪指，忽大忽小，同他那聲音相和相合，有如花塢春曉，好鳥亂鳴。耳朵忙不過來，不曉得聽那一聲的爲是。正在撩亂之際，忽聽霍然一聲，人絃俱寂。這時臺下叫好之聲，轟然雷動。停了一回鬧聲稍定，只聽那臺下正座上有一個少年，不到三十歲光景，是湖南口音，說道：「當年讀書，見古人形容歌聲的好處，有那『餘音繞梁，三日不絕』的話，我纔不信。空中設想，餘音怎能繞梁呢？又怎能三日不絕呢？及聽小玉先生說書，纔知古人措辭之妙。每次聽他說書之後，總有好幾天，耳朵裏無非都是他的書音；無論做什麼事，總不入神，反覺得三日不絕，這三日還嫌他下得太少，還是孔子三月不知肉味，『三月』二字，形容得透徹。」旁邊人都說道：「夢湘先生，論得透闢極了，於我心有戚戚焉！」說著，那黑妞又上來說了一段，底下便又是白妞上場。這一段，聞旁人說；叫做黑驢段，聽了去，不過是一個士子，見一個美人騎了黑驢走過去的故事。將形容那美人，先形容那黑驢子，怎樣好法。待鋪敘到美人的好處，不

邊數語，這段書也就完了。其音節全是快板，越說越快。白香山詩云，「大珠小珠落玉盤」，可謂盡其妙處。在說得極快的時候，聽的人彷彿都趕不上的樣子；聽他卻字字清楚，無一字不送到人耳輪深處，這是他的獨到。然比著前一段，卻未免遜一籌了。這時不過五點鐘光景，算計王小玉應該還有一段，不知那一段，又是怎樣好法。究竟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三章 金線東來尋黑虎 布帆西去訪蒼鷹

話說衆人以爲天時尚早，王小玉還要唱一段，不知只是他妹子出來敷衍幾句，就散場了。當時一闕而散。老殘到了次日，想起一千兩銀子，放在寓中，總不放心，卽到院前大街上，找了一家匯票號——是個日昇昌——字號匯了八百兩，寄江南徐家裏去；自己卻留了一百多兩銀子，向大街上，買了一疋縐綢，又買了一件大呢褂子，拏回寓去，叫個成衣匠，做了一身袍褂；因時已九月，天氣雖和暖，倘然西北風一起，立刻便要穿棉了。分付成衣已畢，吃了午飯，步出西門，先到趵突泉上，吃了一碗茶——這趵突泉是濟南府七十二泉中之第一泉；在大池之間，有四五畝地寬闊，兩頭均通溪河；池中流水，汨汨有聲，池子正中間，有三股大

泉，從池底冒出，翻上水面，有二三尺高。據土人云：『當年冒起有五六尺高，後來修池，不知怎樣，就低下去了。』這三股水，均比吊桶裏倒出來的要粗。池子北面，是個呂祖殿；殿前高搭涼棚，設著五六張桌子，十幾條板櫈，賣茶；以便遊人憩息。老殘吃完茶，走出趵突泉後門，向東轉了幾個灣，尋著了金泉書院，進了二門，便是投轄井，相傳即是陳遵宴客之處。再望西去，過一重門，即是一所蝴蝶廳；前後均是湖水圍繞。廳後許多芭蕉，雖只留幾片殘葉，尚是一碧無際。西北角裏，芭蕉叢中，有個方池，大約二丈見方，就是金線泉了。金線泉乃四大名泉第二。你道四大名泉，是那四個？剛纔說的趵突泉，並金線泉，南門外的黑虎泉，撫臺衙中的珍珠泉；這稱爲四大名泉。這金線泉相傳水中有條金線；老殘左右看了半天，不要說金線紋，連鐵線紋都沒有看見。幸而走一個土人來，老殘便作揖請教：『這「金線」二字是何用意？』那土人便拉了老殘的手，蹺到池子西門，彎了身，側著頭，向水面上睨看，便道：『你看一條游絲，彷彿如赤金的光亮，在水面飄動，看見了沒有？』老殘也側了頭，定睛看去，停時說道：『看見了，看見了！這是甚麼緣故呢？』想了一想道：『莫非底下是兩股泉水，力量相敵，所以中間射出這一線來？』那土人道：『此泉見於著錄好幾百

年，難道這兩股水力，經久沒有強弱嗎？」老殘道：「你看這泉常常左右擺動，這就是兩邊泉力不均的道理了。」那士子倒也點頭悟意。說完，彼此拱手各散。老殘出了金泉書院，順着西城而行，過了城角，仍是一條街市。一直向東，這南城外好一條大城河，河裏泉水澄清，看得見河底游魚；水草荈荈，有一丈餘長，被水流得搖擺擺擺，煞是有趣。走著看著，又見南面有幾個大長方池；許多婦女，坐在池邊石上搗衣。再過去，有一個大池，池南數間草房；走到前面，亦是一個茶館。老殘便進了茶館，靠北窗坐下。就有一個茶房泡了一壺茶來，茶壺都是宜興壺的樣子，卻是本地仿造的。老殘坐定，問茶房道：「聽說你們這裏有個黑虎泉，可知道在什麼地方？」那茶房笑道：「先生！你伏在窗臺上，朝外看，不是黑虎泉嗎？」老殘果然朝外一看，原來就在自己腳底下，有個石頭雕的老虎頭，約有二尺餘長，到有尺五六的寬徑，從那老虎口中噴出一股泉來，力量很大，從池子這邊，直冲到池子那面，然後轉到兩邊，流入城河去了。坐了片刻，看那夕陽，存漸漸西下的意思，遂付了茶錢，緩步進了南門，回寓。

到了次日，覺得游興已足，就拿了串鈴，到街上去混混。跑過撫臺門望西的一條斷甬口，有所中等房子，朝南大門，門上貼了「高公館」紅條，門前站個瘦長

臉的人，穿了件紫棕熟羅棉大襖，手裏捧著白銅水煙袋，面帶愁容。看見老殘，喚道：「先生你會看喉嚨嗎？」老殘答道：「略懂一二分。」那人便說：「請裏面坐！」進了大門，望西便是三間大廳，鋪設還文雅；兩邊字畫，多半是時下名人的筆墨；只有中間掛著一幅中堂，只畫了一個人物，彷彿是「列子御風」的形狀，衣服冠帶，均被風吹起，筆力甚健；上題著「大風張風」四字，也寫得極好。坐定，彼此問過姓名，原來這人是江蘇人，號紹殷，充當撫院內文案差使。他說：「有個小妾，害了喉嚨，已經五天，今日滴水不能進了。請先生診視，有救沒有？」老殘道：「須看了病，方好說話。」當時高公，即叫家人到上房照應一聲，說，「有先生來看病」。隨後就同著進了二門；即是三間上房。進得堂屋，有老媽子打起西房的門簾，說聲，「裏面坐！」進去房門，貼西牆靠北一張大床，床上掛著印花夏布帳子，床前靠西放了一張半桌，兩張方凳；高公讓老殘床前椅上坐下。帳子裏伸出一隻手來，老媽子拿了幾本書，墊在手下，診了一隻，又換一隻。老殘道：「兩手脈沈，是火被寒氣逼住，不得出來，所以越逼越重；請看一看喉嚨。」高公便將帳子打開。那婦人約有二十歲光景，面上通紅，甚為委頓的樣子。高公將他輕輕扶起，對著窗子的亮光；老殘低頭看了一眼，兩邊

腫的已將要合縫了；顏色淡紅。看過，對高公道：『這病本不甚重，原起只是一點火，被醫人用苦寒藥一逼，火不得發；兼之平常肝氣易動的緣故；祇須吃兩劑清涼發散藥就好了。』又在自己藥囊內，取出一個藥瓶，一支喉槍，替他吸了兩口。回出廳房，開了一張方，叫加味甘桔湯。用的是：生甘草，甘桔梗，牛旁子，荊芥，薄荷，辛夷，飛滑石八味，另加鮮荷梗做引子。方子開畢，送了過去。高公道：『高明得極！不知吃幾帖呢？』老殘道：『今日吃兩帖，明日再來覆診。』高公又問：『診金請教幾何？』老殘道：『鄙人行道，沒有一定的診資；果然醫好了姨太太的病，等我那肚子飢餓，賞碗飯吃，走不動時，給把轎資，儘夠了。』高公道：『既然如此說，病好一總酬謝罷！請問貴寓何處？倘有變動，可以著人來請。』老殘道：『在布政司街高陞店。』說畢分手。從此天天來請，不過三五天，病勢漸退，已經同常人一樣。高公歡喜得不得了，送了八兩銀子謝儀；在北柱樓辦了一席酒，邀請文案上同事作陪，也是個揄揚的意思。雖知一傳十，十傳百，官幕兩途，掌轎子來接，漸漸有日不暇給之勢。那日又在北柱樓吃飯，是個候補道請的；席上右邊上首的人，是王佐臣，已挂曹州府缺了。左道下首，與老殘上首的人，說道：『他班次甚遠，怎樣會補缺呢？』右邊

的人道：「因為他辦強盜很好，不到一年，有「路不拾遺」之風；宮保賞識非凡。前日有人對宮保說：「曾走曹州某鄉莊過，親見一個藍布包袱，棄在路旁，無人敢拾。某就問土人：『這包袱是誰的，為何無人收拾？』」土人道：『昨夜裏不知何人，將包袱放在這裏。』」某問：『你為何不拾去呢？』」都笑著搖搖頭道：「拾了，俺一家兒還有性命嗎？」如此可見『路不拾遺』，古人竟不是欺人的；今日也竟做到了。」宮保聽著，非常喜歡，所以辦的專摺保他的。」左邊的人又道：「佐臣人是能幹，可惜太殘忍了！不到一年，站籠站死兩千多人，硬做成這個美名，不知冤枉多少人？」旁邊一人道：「『冤枉』二字，不消說了。大凡酷吏的政治，外面都是好看的。諸君記得常剝皮做兗州府時，何嘗不是這樣？總做到人人側目而視就好了。」又一人道：「佐臣的酷虐，誠是酷虐；然曹州府的民情，實在可恨！那年兄弟做曹州府時候，幾乎天天出了盜案，養了二百名小隊，像那不捕鼠的貓兒一樣，毫無用處。及至各縣捕快捉來的強盜，不是貧弱鄉民，就是被強賊脅去看騾馬桃擔子的人；至於真盜，一百個中，也選不出一個來。現在被王佐臣雷厲風行的一辦，賊案竟然沒有了。相形之下，兄弟實在慚愧得很！」左邊的人道：「依兄弟愚見，還是少殺人為是。此人雖名震一時，將來

的果報也不爽。」說完，大家說：「酒也够了，賜飯罷。」飯畢各散。

過了一日，老殘無事，在寓中間坐，忽見門口一乘藍呢轎歇下，進來一個人，口中喊道：「鐵先生在麼？」老殘一看，便是高紹殷，趕忙迎出，說道：「在，在。」請房裏坐！只是地方卑污，跼促得很。」紹殷說：「那裏話？」一同走進二門內，朝東兩間廂房，靠南一張泥炕，炕上鋪著被褥；北面一張方桌，兩把椅頭；西面放著兩隻小小竹箱；桌上擺列著幾卷殘書，一方小硯，數枝禿筆；又有一個印色盒子。老殘請他上首坐了；他隨手揭開那書，細細一看，驚訝道：「這部宋版張君房刻本的莊子，從何處得來？」此書世上，久不見了。季滄葦黃丕烈諸人，俱未見過，算希世之寶呢！」老殘道：「不過先人遺下的幾本破書，又不值錢，隨便帶在行篋，解解悶兒當小說書看罷了；何足挂齒？」再望下翻，是一本蘇玉局手寫的陶詩，就是毛子晉仿刻的祖本。紹殷再三贊歎不絕，隨便問道：「先生是科第世家，爲何不在功名上講求，卻操此冷業？雖說富貴浮雲，未免太高尙了！」老殘嘆道：「足下以「高尙」二字許我，實過獎了。鄙人並非無志功名；一則，性情疏放；二則俗說「攀得高，跌得重，」不想攀高，跌也不重；所以不求上進了。」紹殷道：「昨晚在裏頭吃便飯，官保談：「幕府人才濟濟，凡

有所聞，無不羅致於此了。」同坐姚雲翁便道：「目下就有一個人在此，宮保未羅致。」宮保急問道：「是誰？」姚雲翁就將閣下學問怎樣，品行怎樣，而又通達人情，熟諳世務怎樣，說得宮保抓耳撓腮，十分歡喜。宮保就叫兄弟立刻寫個內文案札子送來；那是兄弟答道：「這樣恐不妥當；此人既非候補，又非投效，且還不知他有怎樣功名，札子不甚好下。」宮保說：「那們，就下個關書去請。」兄弟說：「若要請他看病，那是一請就到的；若要招致幕府，不知他願意，不願意，須先問他一聲纔好。」宮保說：「很好！你明日就去探探口氣，你就同了他來見我一見。」為此兄弟今日特來與閣下商議，可否今日同到裏面見宮保一見？」老殘道：「那也沒有甚麼不可，只是見宮保須要冠帶，我卻穿不慣，能便衣相見就好。」紹殷道：「自然便衣。稍停一刻，我們就去；你到我書房裏坐等，宮保午後從裏面下來，我們就在簽押房裏見了。」說著，又喊了一乘轎子，老殘穿著隨身衣服，同高紹殷進了撫署。原來這山東撫署，是明朝的齊王府，故許多地方，仍用舊名。進了三堂，就叫宮門口，旁邊就是高紹殷的書房，對面便是宮保的簽押房。方到紹殷書房坐下，不到半時，只見宮保從裏面出來：身體甚是魁梧，相貌卻還仁厚。高紹殷看見，立刻迎上前去，低低說了幾句；只聽張宮

保連聲叫道：「請過來，請過來！」便有個差官連聲喊道：「宮保請鐵老爺。」老殘連忙走來，向張宮保對面一站。張云：「久慕得很！」用手一伸，腰一呵，說：「請裏面坐！」差官早將軟簾打起。老殘進了房門，深深作了個揖。宮保讓在紅木炕上首坐下；紹殷對面相陪。另外搬了一張方檯，放在兩人中間；宮保坐了，便問道：「聽說補殘先生學問經濟，都出衆的很；兄弟以不學之資，聖恩叫我做這封疆大吏。別省不過盡心吏治就完了，本省更有個河工，實在難辦，所以兄弟沒有別的法子。但凡聞有奇才異能之士，都想請來，也是集思廣益的意思。倘有見到的所在，相指教一二，那就受賜得多了！」老殘道：「宮保的政聲，有口皆碑，那是沒有得說的了。只是河工一事，聽得外邊議論，皆是本賈讓三策，主不與河爭地的。」宮保道：「原是你看河南的河面多寬，此地的河面多窄呢？」老殘道：「不是這們說；河面窄，容不下，只有伏沉幾十天，其餘的時候，水力甚軟，沙所以易淤。要知賈讓只是文章做得好，他也沒有辦過河工。賈讓之後，不到一百年，就有個王景出來了。他治河的法子，乃是從大禹一脈下來的，專主禹抑洪水的「抑」字，與那賈讓之說法，正相反背。自他治過之後，一千多年，沒有河患。明朝潘季馴，本朝靳文襄，皆略仿其意，遂享盛

名。宮保想必也是知道的。」宮保道：「王景是用何法子呢？」老殘道：「他是從『播爲九河，同爲迺河』的『播』『同』兩個字上，悟出來的。後漢書上，也只有『十里立一水門，令更相迺注』兩句話。至於其中曲折，亦非傾蓋之間所能道盡，容慢慢的做個說帖，呈覽便了。」張宮保聽了，甚爲喜歡；向高紹殷道：「你叫他們，趕緊把那南書房三間收拾，只便請鐵先生搬到衙門裏來住罷；以便隨時領教。」老殘道：「宮保雅愛，甚爲感激；但是目下有個親戚在曹州府住，打算去探望一遭；並且風聞王守的政聲，也要去考察考察，究竟是何等樣人。等鄙人從曹州回來，再領宮保的教罷。」宮保神色甚爲快快。說完，老殘即告辭，同紹殷出了衙門，各自回去。未知老殘究竟是到曹州與否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四章 宮保求賢愛才若渴 太尊治盜疾惡如仇

話說老殘從撫署出來，即將轎子辭去，步行，在街上遊玩了一會兒；又在古董店裏，盤桓些時，傍晚回到店裏。掌櫃的連忙跑進屋子裏來，說聲「恭喜！」老殘罔然不知是何事。掌櫃的道：「我方纔聽院上高大老爺說，「因是撫臺要見你老，親自過來請的，」你老真好造化！上房一個李老爺一個張老爺，都拿了京

城裏的八行書，去見撫臺，三次五次的見不著；偶然見著一次，這就要鬧性子，勸不動拿了片紙，送到縣裏去辦。像你老這樣，撫臺夾出文案老爺來請你進去談談，這面子幾多大；那怕不是立刻就有差使！怎麼不給你老道喜呢？」老殘道：「沒有這事，你聽人胡說了。高老爺，我不過替他如夫人治好了病；我說，「撫臺衙門裏，有個珍珠泉，可能引我進去見識見識？」所以昨日高老爺偶然得空來約我看泉水的。那有撫臺來請的事！」掌櫃的道：「我知道的；你老別騙我；先前高大老爺在這裏說話的時候，我聽他管家說：撫臺進去吃飯，從高老爺門口走過，嘆道：「你吃過飯，趕緊去請呢。」又道：「那鐵先生恐出去得早，你去遲，又怕今兒見不著了。」」老殘笑道：「你別信他胡謔，沒有這事的。」掌櫃的道：「你老放心，我不開你借錢！」又聽外面大嚷，掌櫃的慌忙跑出去。只見一個人，帶了藍頂花翎，穿了一雙抓地虎靴子，紫呢夾襖，天青哈喇馬褂，一手提著巡撫部院燈籠，一手拿著雙紅名帖，嘴裏喊：「掌櫃的在嗎？」掌櫃的說：「在這裏，你老啥事？」那人道：「你這兒有位鐵老爺沒有？」掌櫃的道：「不錯，不錯；在這東廂房裏住著呢。我引你們去。」兩人進來，掌櫃的指著老殘道：「這就是鐵老爺。」那人趕一步上前，請了一個安，舉起手中帖

子，說道：「宮保請鐵老爺的安。今晚因學憲請吃飯，沒有留鐵老爺吃飯，所以叫廚房趕辦了一桌酒席，叫立刻送過來的。宮保說：『不中吃的，請鐵老爺包涵些！』」那人回頭道：「將酒席擡上來！」那擡的兩個人，擡著一個三層長方盒，揭起蓋子，頭層是碟子小碗；二層是魚翅，燕窩等類的大碗；三層是一隻燒小猪，燒鴨子；又有十多色點心。打開看過，那人就叫：「掌櫃的呢？」這時掌櫃同茶房等人，都站在旁邊，久已看厭了。那人就叫：「茶房！招呼送到廚房裏去。」老殘忙道：「宮保這樣費心，是不敢當的。」一面讓那人房裏去坐坐。那人再三不肯，老殘固讓，那人只得進去，在下首一個櫈子上坐下。讓他上炕，死也不肯。老殘拿茶壺替他倒了一碗茶，那人連忙立起請了一個安道謝；因說道：「大人分付趕緊打掃南書房，請鐵老爺明後天進去住呢。將來有什麼差遣，儘管到武巡捕房呼喚一聲，就過來伺候的。」老殘道，「豈敢豈敢！」那人便站起來，又請了一個安，說，「告辭了，要回衙銷差，請賞個名片。」老殘一面叫茶房來，給了挑盒的二吊錢；一面寫了個領謝帖，並二兩銀使力送了出去。那人再三謙讓，老殘仍送出大門，看那人上馬方回。掌櫃的笑迷迷的迎著說道：「你老強口嘴人，這回撫臺大人，送了酒席來，還有何說？剛纔來的人，是赫大

老爺，是個參將呢。上兩年住在我店裏，撫臺也常送酒席來，都不過尋常的菜，差個戈什送來就是了。像今日的尊重，俺這裏是頭一回呢。」老殘道：「那不必管他，尋常也好，異常也好，只是這桌菜如何銷法呢？」掌櫃的道：「或者分送幾個至好朋友；或者今晚請了客；或者寫了帖兒明日帶到大明湖上去吃。這撫臺送來的酒比金子還貴重呢。」老殘笑道：「既是比金子還貴，可有人要買，我就賣兩把金子，抵還你的房飯錢罷。」掌櫃的道：「別忙，你老房飯錢，我很不怕，自有人替你開發。你老不信，且試試我的話，看靈不靈？」老殘道：「管他什麼呢。只是這桌菜，今晚轉送了你去請客罷；我不願意吃這討厭的東西。」二人講了些時，仍是老殘出面，請本店裏住客，把酒席送到上房中間設著。這上房住的二個客人：一個姓李，一個姓張，本是極倨傲的。今日見鐵先生撫臺如此契重，正在想法，與他聯絡聯絡，以為引階，託他謀保舉地步；卻遇老殘借他中間講客，自然是他二人上坐，歡喜得無極；所以席間，將老殘恭維得渾身麻木；也沒法，祇好敷衍數語。一席酒吃完，各自散去。那知這張李二人，又親到廂房裏道了謝；一人一句，奉承了半日。姓李的道：「老兄可捐個同知，今年隨摺一個保舉，明年春間大案上過班，秋天引見，就可得濟東秦武臨道，先署後補，是意

中事。』姓張的道：『李兄是天津首富，如老兄照應他得兩個保舉，這捐官之費，李兄可以奉借；待老兄得了優差，再還不遲。』老殘道：『承二兄過愛，兄弟總算有造化了。只是目下尙無出山之志，將來如要出山，再來奉懇。』二人又力勸了一回，各自回房安寢。老殘心裏想道：『本想盤桓數天；看這光景，無謂的糾纏，要越逼越緊了；三十六著，走爲上著。』當夜遂寫了一封書託高紹殷代謝張宮保的厚意，天未明，即將店帳算清，雇了一輛小車，出城去了。

出濟南府西門，北行十八里，有個市鎮，名叫雒口。當初黃河未併大清河的時候，凡城裏七十二泉的泉水，皆從此地入河，木是個極繁盛去處。自從黃河併了，雖有商船貨船來往，祇不過十分之一二；差得遠了。老殘到了雒口，雇了隻小船，講明逆流送到曹州府屬的董家口。先付了兩吊船錢，船家買點柴米油鹽。卻好本日是東南風，掛起帆來，呼呼的去了。走到太陽西沈時，已到了齊河縣，拋錨停下。第二日，到了平陰。第三日，到了壽張。第四日便到了董家口。仍在船上住了一夜，天明開發船錢，將行李搬到店裏住下。這董家口，本是曹州府到大名的一條大道，故很有幾家車店。這店號叫董三房老店；掌櫃的也是姓董，有二十六多歲了，人都叫他老董。只有一個夥計，名叫王老三。老殘住在

店裏，本該雇輛車，就往曹州去。因想沿途打聽那王太尊的劣跡，故緩緩起行，以便察訪。這日辰牌時候，店裏住客，連那起身極遲的都走了。店夥打掃房間，掌櫃的帳已寫完，在門口閒坐。老殘也在門口長檯上坐著；向老董說道：『聽說你們府裏的大人，辦盜案好得很，究竟是個怎樣情形？』那老董嘆口氣道：『王大人官卻是清的，辦案也賣力的，但只是手段太辣呢。初起雖辦著幾個強盜，後來強盜摸著他脾氣，這王大人反做了強盜的兵器了。』老殘道：『什麼呢？』老董道：『我們這裏西南角上，有個村莊，名叫于家屯，也有二三百戶人家。那莊上有個財主，名叫于朝棟，有兩個兒子，一個女兒，又有孫兒孫女，也完娶出閣了；一家安樂。不料禍事臨門，去年秋天，被強盜搶了一次，其實也不過衣服首飾，所值只數白吊錢。這家報了案，王大人竭力嚴拿，居然也拿了兩個從盜的夥計，追出來的贓物，亦不過幾件布衣服；那強盜頭子，不知跑到那裏去了。誰知因此與強盜結了冤仇！到今年春天，那強盜竟在城裏，搶了一家子。王大人雷厲風行的，幾天也沒有拿著一個人。過了幾天，又搶了一家子；搶過之後，大張大著的放火。你想王大人可肯忍呢？自然調兵嚴捉起來。那強盜搶過之後，點起火把，呼嘯出城，手裏拿著洋槍，誰敢追擒？出了東門，望北走了十

餘里，火把就吹滅了。那王大人調了馬隊，走到街上；地保更夫，就將這情形細細稟報。當時放馬槍兵隊追出了城，遠遠還看見強盜的火把。追了二三十里，看見前面，又有火光，帶着兩三聲槍聲。王大人聽了，如何不怒？他膽子本來大，手下又有二三十匹馬，都有洋槍，還怕怎麼呢？一直追去，不是火光，便是槍聲。到了天將明的時候，離追上不遠了。那時恰到了這于家屯地方；過了于家屯，再往前追，槍聲沒有了，火光也沒有了。王大人心裏一想，說道：「不必往前追了，這強盜一定在這個村莊。」當即勒回兵馬。進了村中，在街上當中，有座關帝廟，下了馬，分付手下的馬隊，派了八個人，各路把守，不許一人進出；將地保，鄉正等人叫起。這時天已大明了。王大人自己帶着馬隊的人，自東至北，挨戶搜查。搜了半天，一些形跡也沒有；又從南面向西搜去。剛剛搜到這于朝棟家，搜出三枝土槍，又有幾把刀，幾十根桿子。王大人大怒，說道：「強盜一定在他家了。」坐在廳上，叫地保來，問：「這是什麼人家？」地保回道：「他是耕讀的人家，老頭子名叫于朝棟，有兩個兒子：長的名學詩，次的名學禮；都是讀書的。」王大人立刻把于家父子三人帶上來。你想，鄉下的人，見了府尊大人，又是盛怒之下，那有不怕的呢？上得廳來，父子三人跪下，已經颯

瘋的抖，那邊能說話？王大人怒道：「你好大膽！把強盜藏到那裏去了？」那老頭子早已魂魄沒有了。他的兒子是城裏讀過書，見過些世面，膽子略大點，跪著伸直了腰，向上回道：「儒生家裏，向來是農業，那有同盜往來，不敢藏匿強盜；況且去年被強盜搶劫，蒙大人查辦過的？」王大人道：「既沒有勾通，這凶器從那裏來的？」于學禮道：「因去年被盜之後，村上不常有盜搶劫，所以預備著這幾件刀桿，叫佃戶長工輪流來保家的；因強盜都有洋槍，洋槍不敢買，所以向打鳥的人，買了兩三枝土槍，夜裏放兩聲，驚嚇驚嚇強盜的。」王大人道：「胡說！那有良民敢置軍火的道理？一定通盜無疑！」叫一聲「來！」左右將齊聲答應。王大人又道：「你們把前後門守著，替我切實搜查！」這馬隊從上房裏搜起，衣箱櫥篋，全行搜過，稍值錢的首飾，都塞在腰袋裏了。搜了半天，沒有甚麼犯法的物件。那知後來搜到西北角一間屋裏，堆著破壞農具的，內有一個包袱，包著七八件衣裳，有三四件是舊綢子的。馬兵拿到廳上回說：「在堆田器的屋裏，搜出這個包袱，不像他自己的衣服，請大人驗看。」那王大人看了，眉頭一縐，眼睛一睜，說道：「我看這幾件衣服，彷彿如前天城裏失盜那一家子的。姑且帶了回衙，去照單查對。」就指著衣服，向子家父子道：「你這衣服，

究竟是那裏來的？」于家父子，面面相覷，都說不出來。還是于學禮說：「這衣服實在不曉得那裏來的。」王大人就立起來，分付：「留下十二個馬兵同地保，將于家父子，帶進城去聽審！」說著就出去。跟從的人，就牽過馬來，騎上了馬，帶著其餘的人，先進城去。這裏于家父子，同他家裏人，抱頭痛哭。這十二個馬兵說：「我們跑了一夜，肚子裏餓得很，你們趕緊給我吃點點心麪包子，趕緊走罷，大人的脾氣，誰不知道？恐遲去不得了。」地保也慌張回去，交代一聲，收拾行李，叫于家預備了幾輛車子，大家坐了進去，趕到已二更多了。這于學禮的媳婦，是城裏吳舉人的姑娘，想著他丈夫同他公公大伯子，都被捉去，斷不能釋放，當時同他大嫂子商量，說：「他們爺兒三個，都拘了去，城裏不能沒個人照料。我想家裏的事，大嫂子，託你老照管著，我也趕忙追進城去，找俺爹爹，想法子去；你看好不好？」大嫂子說：「很好，很好！正想著城裏要人照應，這些管莊子的，都是鄉下老兒，差進城去，同傻子一樣，沒有用的。」說着吳氏就收拾衣服，選了一輛雙套飛車，趕進城去；到了父親面前，號咷大哭。這時候不過一更多天，比他父子還早十里呢。吳氏一頭哭著，一頭把飛災大禍的事，告訴了一番。他父親——吳舉人聽了，渾身發抖，抖著說道：「犯著這位喪

門吊客星的事情，就大大不妥了。我先去碰一碰罷！」連忙穿了衣服，到府衙門求見。號房上去回過，說大人諭：「現在辦盜吃緊，無論怎麼人，一概不見。」吳舉人同裏頭刑名師爺要好，當進去見了師爺，把這種冤枉情形，述了一遍。師爺說道：「這案在別人手裏，沒有什麼要緊；但這位東家，向來不照律例辦的，如能交到兄弟書房裏來，包你無事；恐怕不交下來，那就沒有法了。」吳舉人作了一個揖，重託了出來，趕到東門口，等他親家女婿進城來。不過一鍾茶時候，馬兵押著車子已到。吳舉人搶步上前，見他三人，面無人色。朝棟看了一眼，只說得「親家救我」一句，那眼淚就同潮水般流下來了。吳舉人方要開口，旁邊的馬兵嚷道：「大人等候已久，已經撥四五個馬兵來催過了，趕快走罷！」車子也不敢停留。吳舉人便跟著車子走著，說道：「親家放心，湯裏火裏，我總設法就是了。」說着，已到衙門口，只見衙中許多公人出來催道：「趕緊帶上堂去！」當時來了幾個差人，用鐵鍊子將于家父子鎖著，帶上去跪下。王大人拿了失單交下，說：「失單上衣服樣子，一些不錯，你們還有何說？」于家父子，方說得「冤枉」一聲，但聽將驚堂一拍，大嚷道：「人賊俱獲，還說冤枉？把他上了站籠，站起來！」左右差人，拖拖拽拽，拉了下去。未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

分解：

第五章 烈婦有心殉節 鄉人無意遭殃

話說「于家父子，被差人拖拽下去。于學禮的媳婦，知事不妙，立刻把二班頭兒請來。那頭兒姓陳名仁美，是曹州著名的能役。吳氏將冤屈的情形，告訴了一遍，求他從中設法。陳仁美聽得，把頭搖兩搖，說：「這是強盜報仇，做成圈套，你們家裏上夜管家的，怎樣不小心，就讓強盜賊物，放在家裏呢。你都不知道，也算特等糊塗了！」吳氏嘆了一聲，就把手上的金鐲抹下，遞給陳班頭：「說道：『無論怎麼，總要班頭費心；但能救得三人性命，不拘花多少錢都願的——』即將田地房屋費盡，咱一家子沒飯吃，也都使得。」陳班頭道：「我去替少奶奶設法，做得成也別歡喜，做不成也別埋怨；俺有多少力量，就做多少事；這早晚，他爺兒三個人，恐怕要到了，大人已坐在堂上等著呢。我趕快替少奶奶打點去。」說罷告辭，回到班房，把金鐲子望堂中桌上一丟，開口道：「諸位兄弟伯叔們！今兒子家這案，明是冤枉，諸位有甚麼法子，大家幫湊想想；如能救得他們三人性命，一則，是件好事；二則，大家也可沾潤幾兩銀子。誰能想個

妙計，這副鑷子相送了。」大家說道：「那沒有一定的法子，只好相機行事，做到那裏，就是那裏算了。」說畢，各人先去通知站在堂上的夥計，留神方便。這時子家父子三個人已到堂上。王大人叫：「把他站起來！」有幾個差人橫拖倒扯，將他父子三人拉下堂去。這邊值日頭兒，就走到公案面前，跪了一腿回道：「稟大人，今日站籠沒有空兒，請大人示下。」那王大人一聽，怒道：「胡說！我這兩天記得沒有人上站，怎麼沒有空子呢？」值日差回道：「只有十二架站籠，三天已滿，請大人查簿子看。」王大人用手將簿子查點著說：「一，二，三，昨兒是三個；又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前兒是五個；又一，二，三，四，大前兒是四個；沒有空，倒也不錯。」差人又回道：「今兒可否將他們先行收監？明天定有幾個死的；等站籠出了缺，將他們補上好不好？請大人示下。」王大人癡了一凝神說道：「我最恨這些東西，若要將他收監，豈不是又被他多活了一天嗎？斷乎不可的！你去把大前天的四個放下，拉來我看。」差人去將那四人放下，拉上堂去。王大人親自下案，摸著四人的鼻子說道：「還有點遊氣。」復行坐上堂去，說：「每人打二千板子，看他死不死？」那知每人不消幾十板子，就都死了。衆人沒法，只好將子家父子站起，卻在脚下，填了三塊磚頭，可以

三四天不死，趕忙想法。誰知法子都想到了，仍是不濟！這吳氏真是極賢德婦人，他天天到站籠前來灌點參湯，灌了回去就哭，哭罷就去乞求人，嗑响頭，想法子，總沒有人挽回得動這王大人的忍心。究竟于朝棟高了年紀，第三天就死了。于學詩到第四天也死了。吳氏將于朝棟屍首領回，親自含殮；換了孝服，將大伯父的屍，也傾回殮殮。又將丈夫的事，囑託他父親，自己跑到府門口，對著于學禮，哭了個死去活來；末後向他丈夫說道：「你慢慢的來，我替公公地下收拾房子去了！」說罷，袖中摸出一把小刀，向脖子只一抹，就沒有氣了。這裏三班頭兒陳仁美這些人，看得吳少奶奶的節烈，自古少有，可以旌表門楣。便道：「我看這時把于學禮放下，還可以活，大家不如借這個題目，上去替他求一求罷。」衆人說有理。陳班頭立刻進去，見了稿案門上，把那吳氏節烈可風的話，說了一遍；又說民間的怨聲，說這吳氏雖屬爲夫自盡，其實「孝義節烈」四字俱全。可敬可憫，可否求大人將其丈夫寬恩釋放，以慰幽魂？」稿案說：「這話很有理，我就替你去回。」就抓了一頂大帽戴上，走到簽押房見了大人，把吳氏的孝烈，民間求稟乞恩的情形，說了一遍。王大人笑道：「你們倒好，忽然的慈悲起來了！你會替于家慈悲，你不會替你主人慈悲嗎？這事無論冤枉不冤枉，總不能

穀半途而折的；放他去了，恐不甘心，替父兄伸冤，不但沒有保舉，反連前程都保不住呢！此番申文一到，張宮保必替我拜個專摺，八月裏潮惠道缺出，就可以先署後補了；這藍頂子也血紅了。俗語說，『斬草除根，』就是這個道理。況這吳氏，尤其可恨。他肚子裏覺得我冤枉了他一家子，若不是個女人，雖死了還要打他二千板子出出氣呢。你傳話出去，誰要再來替子家求情，就是得賄，一體治罪。如有人再說，你也不用上來回話，也用站籠站起來，就完了。」稿案下來，一五一十的告知了陳仁美，大家嘆口氣就散了。那吳家業已備了棺木，前來收殮；到晚，子學禮也死了，一家四口棺木，都停在西門外觀音寺內。我今年春間進城的時候，從那門前走過，還進去看過呢。老殘道：『子家後來怎樣呢？就不想報仇的了？』老董說道：『這子家亦不過孤兒寡婦了，那有怎麼法子呢？況現在大清國的法律，民家被官冤殺，除卻「忍受」二字，沒有別的法了。倘若上控起來，照例仍舊發回來審問，再落在他手裏，還不是白白吃苦嗎？那子朝棟的女婿，也是一個秀才；那子學詩媳婦，也到了城裏商量著，要去上控。就有些老年的和見過世面的，說：「恐怕不妥。你想叫誰去呢？若叫外人去，事不干己，先受個多事的罪名，若叫大奶奶去，兩個兒子還小，家裏偌大的事業，全靠他

一人支持呢；倘再有個長短，這家業怕不是衆親族一分；這兩個小孩子，叫誰來撫養呢？反把于家的香火絕了！」又有人說：「大奶奶是去不得的，還是姑老爺去走一趟，倒沒有怎麼不可。」他姑老爺說：「我去很可去得，只是與正事無濟，反使站籠裏多一個屈死鬼。你想撫臺一定發回原官審問，縱然派個委員前來會審，官官相諱，他又拿着人家失單衣服來對，我們不過說，「那是強盜移賊，」他們問你，「會瞧見強盜移的麼？」你有什麼憑據？那時自然說不出來了。他是官，我是民，他有失單爲憑的，我們是憑空去翻沒有證據的，你想這官事打得贏打不贏呢？」衆人想想沒有法子，只好罷了。後來聽得他們說那移賊的強盜，聽見這樣，都悔得了不得，說：「我當初恨他報案，害了我兩個弟兄，所以用這條計，讓他吃幾個月官事，不怕不花費一兩千銀子。誰知道就鬧了個滅門之禍，傷了許多性命？委實我同他沒有大仇隙呢。」老董說罷，又說道：「你老想想看，強盜倒還有良心，這王大人反給強盜作兵器了。」老殘道：「這強盜的話，是誰聽見的呢？」老董道：「那是陳仁美這邊人，碰了釘子下來，看那于家死得可憐可慘，又平白裏受了一副金鐺子，心裏過不去，所以大家動了公憤，齊心齊意，要破這件案；又加那鄰近地方，有些江湖中的英雄，也恨這夥賊盜，做事

太毒，所以不上一個月，就捉住了五六個人。有三四個是牽連著別案的，也都站死了；有兩三個，專只犯了子家的案，被王大人放走了。」老殘道：「王賢這個酷吏，實在令人可恨！他除了這案，別的案子，不知怎辦呢？」老董道：「冤枉的，指髮難數呢。我慢慢說幾件與你聽：就咱這本莊，也有一案冤枉的，不過人命略少，不算事了。」老董正要開口說，只聽那王三夥計喊道：「掌櫃的！大家等你做麪飯吃呢！你老的話如布袋破口，說不完了？」老董聽著，就站起身來，走往後面，去挖麪做飯。後來接連來了幾輛小車，打尖的客，陸續到來。老董前後招呼，不暇來說閒話。

過了一刻，吃過了飯，老董在各處算飯錢，招呼生意，正忙得緊；老殘無事，便向街頭閒逛。出門向東走了二三十步，有個小店，賣油鹽雜貨的。老殘進去，買了兩包蘭州潮煙，順便一坐。看櫃內坐的人，年有五十多歲光景，問他，「貴姓大名？」那人道：「姓王，是本地人氏。」便問：「你老貴姓？」老殘道：「姓鐵，江南人氏。」那人又道：「江南是好地方！上有天堂，下有蘇杭，不比我們這裏黑暗地獄呢！」老殘道：「此地有山有水，也種稻，也種麥，與我江南何異？」那人嘆口氣道：「一言難盡！」就不往下說了。老殘道：「聞

你這裏府太守王大人，清厲得很。」那人道：「是個清官，是個清官！」說了兩句，又說：「衙門口有十二架站籠，天天不得空，難得那一天空了一個。」說話時候，有個中年婦人，在架子後面檢尋物件，手裏拿著一隻粗碗，瞧了他一眼，仍舊檢尋物件。老殘道：「這些強盜，那有許多呢？」那人道：「誰知道呢？」老殘道：「恐怕總是冤枉的多。」那人道：「不冤枉，不冤枉！」老殘道：「聽說他們隨便犯了怎麼事，都把他站籠站死；或者說話說不得法，犯到他手裏，總是死了，有這事嗎？」那人說，「沒有，沒有。」只見那人一面答話，一面臉上漸漸發青了，眼眶子也漸漸紅了，那人已經眼眶裏落下淚來。裏面走出那個婦人，朝外一看，卻止不住淚珠直滾下來了；一手用袖子掩住眼睛，向後面去了，纔走到院子裏，就亂翻的大哭起來。老殘再想問他，看那人顏色過於悽慘，知道必有一番負屈含冤的事，不敢說出來的光景，也只好搭訕著走了回店去。就到房內坐了一刻，看了兩頁書，想了二回事。見老董事已忙完，就緩緩走出，找著老董閒話，便將剛纔小店的事，告訴老董，問他：「是什麼緣故？」老董說：「這人姓王，只有夫妻兩個，三十歲上成家的；生了一個兒子，今年二十一歲。這家店賣的粗笨的東西，都是本莊有集會的時候買進；細巧一點子，都是

他兒子到府城裏去販的。春間到府城裏去，不知怎樣多吃了兩盃酒，在人家店門口，就把這王大人，怎樣糊塗，怎樣凶惡，隨口瞎說，被王大人心腹私訪的人聽見，就把他抓進衙門。王大人坐堂，口罵了一句，說：「你這東西，謠言惑衆，還了得嗎！」就上站籠，不到兩天，就站死了。你老纔見那中年的婦人，就是姓王的妻子，他也有四十多歲了。夫妻兩個，只有此子，另外更無別人。你提起王大人叫他怎樣不傷心呢？」老殘道：「這王賢真正死有餘辜的人！怎麼省裏官聲，頌揚的這個樣子？煞是怪事！我若得權，此人在必殺之列。」老董道：「你老矜子小點子！在此地說說，還不要緊；若到城裏，別要這樣說，要害性命呢！」老殘道：「承你關照，我當就心是了。」

當日吃過飯安寢。第二天辭了老董，上車，到夜住了馬村集。這集比董家口略小些，離曹州府，只有四五十里了。老殘在街上看了看，只有三家客店，兩家已經住滿，只有一家沒有人住，大門便掩著。老殘推門進去，找不著人。停了半天，有一個人出來說：「我家這兩天不住客人。」問他，「爲什麼緣故？」卻也不說。欲往別家，又無隙地。只得同他再三商量。那人無精打采，開了一房，還說：「茶水都沒有；客人既沒地方睡，只好在此將就些罷。我們掌櫃

的，今天進城收尸去了，店裏沒有人照管，客人要吃飯，南首有家飯店，可以吃的。」老殘連忙說：「承教承教；行路的人，將就是應該的。」那人說：「我睡在大門旁邊南首屋裏，你老有事，招呼一聲罷。」老殘聽了「收尸」二字，心裏放心不下。晚間吃完了飯回來，買了幾塊餅乾，四五包長生菜，又沽了兩瓶酒，連那酒瓶攜了回來。那個店夥把燈拿上；老殘對店夥道：「此地有酒，你門了大門，可以來喝一杯罷。」店夥欣然應諾，跑去把大門門上，一直進來，立著說：「你老自用罷，俺是不敢當的。」老殘拉他坐下，倒了一杯酒給他，他拱拱手，連說不敢；其實酒杯子已經送到嘴上去。初起說些閒話，幾杯後，老殘問他：「你方纔說，掌櫃的進城收尸去了，這話怎講？難道又是甚人害在王大人手裏嗎？」那店夥道：「幸得此地一個人也沒有，我可以放膽說兩句：俺們這個王大人，真是了不得！賽過活閻王，碰著了就死的！俺掌櫃的，爲的是妹夫，他這妹夫，也是極老實的人；因爲掌櫃的兄妹二人極好，所以都住在這店後面。他妹夫常常在鄉下機上買兩疋布，販到城裏去賣的，賺些錢也可貼補零用呢。那天背了四疋白布進城，在城隍廟門口地上擺著賣的。早晨賣去二疋，後來翦了五尺。末後一個人，定要整疋上的翦去八尺五寸，情願加你幾文錢；鄉下人見多賣

幾十個錢，自然依他翦了。誰知沒有兩頓飯的工夫，王大人騎著馬，從廟門口走過，旁邊有個人上去，不知說了兩句怎麼話，只見王大人朝他看了一眼，就把這個人連布帶到衙門裏去。到了衙門，大人就坐堂，叫把布呈上去：一看，就拍著驚堂，問道：「你這布那裏來的？」他說：「我鄉下買來的。」又問：「每疋有多少尺寸？」他說：「一疋翦過五尺，一疋翦過八尺五寸。」說：「你既是零賣，爲何一樣的布，這個上撕，那個上扯呢？你這布，還賸多少尺寸，怎麼說不出來？」叫差人量一量，當時量過，報上去，說：「一個是二丈五尺；一個是二丈一尺五寸。大人聽了，頓時大怒，發下一個單子來說：「你認得字嗎？」他說：「不認識字的。」大人說：「念給他聽！」旁邊一個書辦先生，拿這單子念道：「十七日早晨，金四報，昨日太陽落山時候，在西門外，十五里地方被劫。是一個人從樹林子裏出來用大刀在我肩膀上一刀，搶去大錢一吊四百，白布兩個：一個長二丈五尺，一個長二丈一尺五寸。」念到此，王大人便說：「布疋，顏色，尺寸，都與失單相符，這案不是你搶的嗎？你還想強辯？拉下去站起來！把布疋交還金四收領，完案。」未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原
书
空
白
页

老殘遊記卷二

第六章 萬民流血頂染猩紅 一席談心辯生狐白

話說店夥說到那妹夫扯去，上了站籠，布疋交金四領去完案。老殘便道：

「這事我已明白，自然是捕快做成圈套；你們掌櫃的，自然應該替他收屍呢。但

是他一個老實人，怎麼要害他這樣，你掌櫃的就沒有打聽打聽嗎？」店夥道：

「這事一被拏，我們就知道了：都爲他自己嘴快，惹下來的亂子。」我勸人家說

的，府裏南門大街西邊小胡同，有一家子，只有父女兩個人；他老子四十來歲，這

個女子十八九歲，卻有十分姿色，還沒有配人家。老子做些小生意，住了三間草

房，一個土牆院子。這女子那天站在門口，碰見了府裏馬隊上的什長花肱王

三。因王三看那女子標緻，不知怎樣胡二巴越的被他弄上手了。過了一時，應

該有事，被他老子回來，一頭碰見，氣了個半死；把女兒著實打了一頓，就把大門

鎖上，不許女兒出去。不倒半個月，那花肱王三就變了法子，把他老子也算了

強盜，用站籠站死。後來，不但他女兒作了王三的媳婦，就是那三間草房子，也

作了王三的產業了。俺掌櫃的妹夫，曾在他家賣過兩回布，認得他家，知道這件

事的。有一天在飯店裏，多吃了兩杯酒，就發起瘋來，同這北街上的張二禿子，一面吃酒，一面說道：「這些人怎麼沒有天理！」講了許多。那張二禿子，也是個不知利害的人，聽得高興，往上盤問，又說：「他是義和團的小師兄，那二郎關爺多少神祇，常附在他的身上，難道不保佑保佑嗎？」他妹夫說：「可不是呢。聽說前些時，他請孫大聖，沒有到，還是豬八戒老爺下來的；倘若不是他昧了良心，爲什麼孫大聖不下來，倒叫豬八戒下來呢？我恐怕他這樣壞心腸，總有一天碰着孫大聖不高興的時候，舉起金箍棒來，給他一棒，那他就受不住了。」二人談得高興，不知早被隊裏朋友聽見了。報給王三知道，把那二人的話，相貌，記得清楚。沒有數個月工夫，把他妹夫設毀了。張二禿子曉得勢頭不好，仗著沒有家眷，天明，一溜煙逃到河南歸德府去找朋友了。酒也吃完，你老睡罷！明天倘若進城，千萬說話小心。我門這裏，人人都擔著驚險，大意一點兒，站籠就會飛到脖兒梗上來的。」於是站起來，桌上摸了個半截線香，把燈撥了撥；說：「我去掣油壺來添油。」老殘說：「不用了，各自睡罷。」兩人分手。

到了次日早晨，老殘檢行李，叫車夫來搬上車子。店夥送出，再三叮嚀：「進了城去，切勿多話，切記切記！」老殘笑答：「多謝關照」一句。一面車

夫就將車子推動，向南首大路進發。不到午牌時候，早已到了曹州府城。進了北門，就在府前大街，尋了一家客店，找了個廂房住下。跑堂的來問了飯菜，就照樣辦了。吃過了，便到府衙門前來；看看那大門上，懸著大紅的彩綢，兩旁果真有十二架站籠，卻是空的，一個人也沒有。心裏詫異：『難道一路傳言，都是謊話嗎？』踱了一會兒，仍是回到客店裏。只見上房有許多戴大帽子的人，院子裏放著一乘藍呢大轎，許多轎夫，穿了棉襖，也戴大帽子的，在那裏吃餅；又有幾個人穿破衣，上寫著「城武縣民壯。」心裏想道：『這在上房住的，必是城武縣了。』過了許久，上房裏家人喊著一聲『伺候！』那轎夫便將轎子搭到階下；前頭打紅傘的擎在手裏，馬棚裏牽了二匹馬來；登時上房紅呢簾子打起，出來了一個水晶頂，補褂，朝珠，年紀約五十歲上下，從臺階上下來，進了轎子，呀的一聲擡起，出門去了。老殘見了這人，必裏想道：『何以十分面善？我也未到曹屬來過，此人是那裏見過的呢？』想了多時，想不出來，也就罷了。因天時尚早，復到街上，訪問本府政績，竟是一口同聲說好，不過臉上都帶著悽慘顏色。不覺暗暗點頭，深服古人「苛政猛於虎」，真是不錯。回到店中，在門口略爲小坐，卻好那城武縣已經回來了。進了店門，從玻璃窗朝外一看，與老殘正屬四目

相對。一恍的時候，轎子已到上房階下。那城武縣從轎子裏出來，家人放下轎簾，跟上臺階，遠遠看見他，向家人說了兩句；只見那家人向門口跑來，那城武縣仍站在臺階上等著。家人跑到門口，向老殘說道：『這位是鐵老爺嗎？』老殘道：『正是；你何以知道？你貴上姓什麼？』家人道：『小的主人姓申，新從省裏出來，撫臺委署城武縣的；請到申老爺上房裏去坐坐呢。』老殘忽然想起，這人就是文案上的委員申東造，雖會過二三次，未曾多有接談，故記不起了。老殘當時上去，見了東造，彼此作了個揖。東造讓到裏間屋內坐下，嘴裏運稱：『放肆——我換了衣服。』當時將官服脫去，換了便服，分賓主坐下，問道：『補翁是幾時來的？到這裏幾天了？可是就住在這裏的麼？』老殘道：『今日剛到；出省不過六七天，就到此地了。』東翁何時出省的？到過仔再來的嗎？』東造道：『兄弟也是今天到的，是大前天出省的；這夫馬人役，是接到省城去的。』出省的前一天，遊聽姚雲翁說：『宮保看補翁去了，心裏著實難過；說自己一生契重名士，以為無不可招致之人。今日竟遇著一個鐵翁，真是浮雲富貴！反心內照，愈覺得齷齪不堪了。』老殘道：『宮保愛才若渴，兄弟實在欽佩。至於出來的緣故，並不是肥遯鳴高的意思；一則，深知自己才疏學淺，不稱揄揚；二則

因這王太尊，聲望過大，到底看看是何等人物。至「高尙」二字，兄弟不但不敢當，亦且不屑爲。天地生才有數；若下愚之人，高尙點，也好借此藏拙；若真有濟世之才，竟是遜世，豈不辜負天地生才之心嗎？」東造道：「屢聞至論，本極佩服；今日之說，則更五體投地。可見長沮桀溺等人，爲孔子所不取的。只是目下，在補翁看來的意思，我們這王太尊究竟是何等樣人？」老殘道：「不過是下流的酷吏；又比郅都甯城等人次一著了！」東造連連點頭；又問道：「弟等耳目有所隔闕，先生布衣游歷，必可得其實在情形。我想太尊殘忍如此，必多冤枉，何以竟無上控的案件呢？」老殘便將一路所聞，細說一遍。說到一半的時候，家人來請吃飯，東造遂留老殘同吃，老殘亦不推辭。吃過之後，接著說去。說完了，便道：「我只有一事疑惑：今日在府門前瞻望，見十二個站籠都空著，恐鄉人之話靠不住。」東造道：「卻不然；我適在荷澤縣署中，聽說太尊因爲昨日接到院上知文，除已補授實缺外，在大案內特保了他，以道員在任候補，歸道員班後，賞加二品銜的保舉；所以停刑三日，讓大家賀喜。你不見衙門口挂著紅彩綢嗎？聽說停刑的頭一日，還有幾個半死的人都收監了。」彼此嘆息一聲。老殘道：「一路勞頓，時候不早，請安息罷。」東造道：「明日晚間，還請枉駕談

談，弟有極難處置的事，要領教領教；還望不棄纔好！」說罷，各自歸寢。

到了次日，老殘起來，見那天色，陰雲很重；西北風雖不甚大，棉袍子在身上，有飄飄欲仙之致。洗過了臉，買了幾根油條當點心，沒精打采，到街上徘徊些時。正想上城去眺望遠景，見那空中一片片的飄下許多雪花來，頃刻之間，那雪便紛紛亂下，迴旋穿插，愈下愈緊。趕急走回店中；叫籠了一盆火來。那窗戶上的紙，經雪花一打，破下來了；又被風吹的磔索磔索響個不了。其餘小紙，潮氣所逼，沒有聲音，卻亂搖不住。房內似覺陰風森森，異常慘淡。老殘坐著無事，箱中之書，不便取出，只是悶悶坐著，不禁有所感觸；遂向枕匣內，取出筆硯來，在牆上題詩一首，專咏王賢之事，詩曰：

得失淪肌髓，因之事急功。

冤埋城闕暗，血染頂珠紅！

處處傷鷓雨，山山虎豹風。

殺民如殺賊，太守是元戎。

下署「江南，徐州，鐵英題」七個字。寫完之後，便吃午飯。

午後那雪越大了。站在房門口，朝外一看，只見大小樹枝，彷彿用新棉花掛

著似的。樹上又有幾隻老鴉，縮著頸項，抖搜不住，身上翎毛幾乎被雪堆滿。

又見許多麻雀兒，躲在屋簷底下，把頭縮著，其飢寒之狀，殊覺可憫。因想：

『這烏雀無非靠著草木上結的實，並小蟲蟻兒充飢度命的；現在各種蟲蟻，伏入蟄中，都見不著了；就是那草木之實，經這雪一蓋，那裏還有呢？倘若明天晴了，雪略一化西北風一吹，雪又變成冰了；仍然是找不着，豈不要餓到明春嗎？』想到這裏，替這些烏雀愁苦呢。又想：『這些烏雀，雖然凍餓，卻沒有人放槍傷害他，又沒有網羅來置他；不過暫受飢寒，撐到明年開春，便快活不盡了。若像這曹州府的百姓呢；近幾年的年歲，也很不好；又有這等酷虐的父母官，動不動就捉當強盜辦，用站籠站殺；連一句話也不敢說；於飢寒之外，又多一層苦楚，罪豈不比這烏雀還要苦嗎？』想到此地，落下許多淚來。又見那老鴉，有一陣，刮刮的叫了幾聲，彷彿不是啼飢號寒，卻是為有言論自由的樂趣，來驕這曹州百姓似的。想到此處，不覺怒髮衝冠，恨不得立刻將王賢殺掉方息心頭之恨。正在胡思亂想，忽見門外，來了一乘藍呢轎，並執事人等，知是申東造拜客回店了。因想：『我為什麼不將所見所聞，寫封信，告訴張宮保呢？』於是從枕箱裏取出信紙信封，提起筆便寫。那知剛才題壁用過的硯臺上餘墨，已經凍了。於是，呵

一筆，寫一筆。寫了不到兩張紙，天已不早了。硯臺上呵開又凍，呵了一回，不過寫四五個字，所以就擱工夫。正在兩頭忙着，天色又暗起來了，更看不見——因為陰天，所以比平常更黑得早。即喊：『店家拿燈盞來！』喊了許久，店家方縮手縮腳的，拿燈進來，嘴裏念道：『好冷，好冷！』把燈放下，手指纏夾了個紙煤吹，吹了好幾口，纔吹著。那燈是新倒的凍油，堆的似蝶絲亮；點著還似不亮。店家道：『等油化開就亮了。』撥了撥燈，把手又縮到袖子裏去，站著看燈滅不滅。起初燈光如黃豆大，漸漸得了油，就有蠶豆大了。忽然看見牆上的字，吃驚道：『這字你老寫的嗎？寫的爲啥？別要惹出事來，不是玩耍的！』回頭過來，朝外看看，沒有人；又說道：『弄的不好，要壞命的；我們還要受累呢！』老殘笑道：『不要忙！底下寫著我自己的名字，不干你事的。』說著，外面進來一個人，戴著紅纓帽子，叫了一聲『鐵老爺！』那店家就趨趨起起的去了。那進來的人道：『敝上請老爺去吃飯。』原來就是申東造的家人。老殘道：『請你老爺自用罷！我這裏已經叫他們去做飯，一會兒就來了。說我謝謝罷。』那人又道：『敝上說，店裏飯不中吃，我們這裏，有人送了兩隻山雞，已經切片了；又切了些羊肉片子，請鐵老爺去吃火鍋呢。敝上說，如鐵老爺

不肯去，就叫飯開到這屋子裏來吃。我看還是請過去。那裏有大火盆，比這裏的有四五個大，和暖得多呢，家人們又好伺候呢。請你老方便家人罷。」老殘無法，只好上去。申東造見了說道：「補翁你在屋子裏做什麼？這般大雪天，我們喝兩杯酒罷。今日有人送來極新鮮的山雞，燙了吃，味很好，我就借獻佛了。」說著，便入了座。家人端上山雞片，果然有紅有白，甚爲鮮豔，燙著吃味更香美。東造道：「先生吃得出滋味麼？」老殘道：「果然清香！是什麼緣故呢？」東造道：「這雞出在肥城縣桃花山，這山多松樹，山雞專吃松花松子，所以有點松子香的，名叫「松花雞」；雖在近地，也很不容易得的。」老殘贊了一讚；廚房裏飯菜也端上了。兩人吃過飯，東造約到房裏吃茶。忽然看見老殘還穿棉袍，說道：「棉袍子豈不冷麼？」老殘道：「毫不知冷；我們從小不穿皮袍子的人，棉袍子的力量，恐怕比你的狐皮，還要暖呢。」東造道：「究竟不妥。」叫家人「你將我的扁皮箱內，一裏圓白狐袍子，取出來，送到鐵老爺那邊去！」老殘道：「千萬不要費心，我決不客氣。天下焉有個穿狐皮袍子，搖串鈴的呢？」東造道：「你串鈴本可不搖，何必矯俗到這個地步？承蒙不棄，還看我兄弟是人，我有兩句話放肆，不管你先生惱不惱。我昨兒聽得先生鄙薄肥遜鳴高的人，

說天地生才有限，不宜妄自菲薄，這話我——兄弟聞之，五體投地了。然而先生作事，與言相背。宮保定要先生出來做官，先生夜半逃走，一定要出來搖串鈴。試問與那「鑿坯而道」，「洗耳不聽」的，何所分別呢？兄弟的話鹵莽，有冒犯處，請先生寬容！請再三思，莫怪兄弟責備呢。」老殘道：『搖串鈴無濟於世道；難道現在做官，有濟於世道嗎？請問先生是城武縣的民父母了，其可以濟於民處何在？先生必然胸有成竹，望賜教一二。我知先生在前已做了二三任縣宰，可有濟民於水火，出類拔萃的政績呢？』東造道：『不是這般說；像兄弟的庸才，只好在政界混混呢；如閣下這等宏才大略，不出來替朝廷治事，所以政略不振了。實在可惜！有才者隱而不仕，庸俗者溺職誤事，將來我大清帝國，豈不斷送了嗎？』老殘道：『庸俗者溺職，不甚要緊；最要緊，有才者，強要做官，又想做高官，頂子血紅，害民媚上；這等事，都是有才的做出來呢。你看那王太尊好不好嗎？他只爲欲做官，又欲做大官，傷天害理，做到這樣，而且政聲如此赫赫，不數年就要方面兼圻的了。官愈大，害愈廣；守一府則一府傷；撫一省則一省殘；宰一國則一國殞。由此看來：還是有才的害大，無才的害小。請教以爲何如？倘若此輩，像我們搖搖串鈴的，做官行政；自忖也無濟於事了；替人治些

小病，雖無益於世，諒不致塗炭一方呢，還算是救人於水火；雖普天下醫生，一月治死一人，歷萬年總抵不上曹州府一任的冤死之數呢！」申東造又有何說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七章 借箸代籌一縣策 納楹閒訪百城書

話說老殘與申東造議論王賢正爲有才，亟於做高官，弄得害天傷民，至於如此，彼此嘆息一回。東造道：「正是！我昨日說有要事與先生密商，就是爲此。先生想，此公殘忍至於此極，兄弟不幸，偏在他的屬下；依他做，實在不忍，不依他做，實無良法。先生閱歷最多，所謂險阻艱難，備嘗之矣，民之疾苦，知之久矣，先生必有良策，勿吝賜教！」老殘道：「知難則易者至矣！閣下既不恥下問，先請問宗旨如何？若要在上官討好，做得烈烈轟轟，有威有勢，只好依著王公這個辦法，所謂「逼民爲盜」的四個字。若念「父母官」三字，爲民除害，亦有化盜爲良之法。若轄境稍寬，自然容易些。但一縣之地，缺分清苦，未免棘手；然亦非不能辦也。」東造道：「自然以爲民除害爲主呢。果能地方安靖，雖無不次之遷，要亦不至凍餒足矣；子孫飯吃他做什麼呢？但是缺分清

苦，前任養衛隊五十名，盜案仍是發出。加以官款虧空，因此呈誤去官的。弟但求地方安靜，被累一層，尚可彌補。老殘道：「五十名小隊，所費太重。養如許斷卒，在地方上反屢無事自擾，有何益處？以此缺論，一年能籌款若干，不至賠累呢？」東造道：「籌一千金，尚不致爲累。」老殘道：「此事卻易辦呢。閣下壽一千二百金，卻不用管找如何辦法，我可以代畫一策，包你境內沒有一件盜案。倘有盜案，包你頃刻便獲。閣下以爲何如？」東造道：「能得先生爲我幫助，是我的恩人了！」老殘道：「我不用去，只教閣下至美極良的法則。」東造道：「先生不去，這法誰人施行呢？」老殘道：「正爲薦一個行此法的人。惟此人千萬不可怠慢他，若怠慢此人，立刻便去；去後，地方禍必烈矣。此人姓劉，號仁甫，卽是隣邑平陰縣人，家住平陰，桃花山。其十四五歲時，在嵩山，少林寺學拳術，徒博虛名，無甚出奇制勝。於是奔走江湖十年，在四川，峨嵋山上，遇著一個和尚，武功絕倫；就拜和尚爲師，學了一套太祖神拳。因請教和尚拳法，從那裏得來的，和尚說是少林寺。他就大爲驚疑，說：「弟子在少林四五年，並未見這派拳法，師父從那一個學的？」那和尚道：「這是少林拳法，卻不是從少林學的；現在少林寺裏，拳法早已失傳了。你所學太祖拳，

就是達摩傳下的。那少祖拳，是神光傳下來的。當初傳下這拳法時候，專爲和尙們練習。這拳習了身體可以結壯，精神可以悠久。若當朝山訪道之時，單身走路，或遇虎豹，遇豺狼，遇強人，和尙們又不帶兵器，所以這拳法專爲保護身命的。肌骨強壯，身體堅固，便可以忍耐凍餓。你想行脚僧，在荒山野僻裏，訪求高人古德；宿食二字，一字難以周全的；此卽太祖，少祖，傳下拳法的美意了。那知後來少林寺拳注出了名，外邊來學的人極多。學出去的人，有做強盜的；也有奸淫婦女的；屢有所聞。現在這老和尙以前四五代上的老和尙，就將這正經拳法收起了，只用些外光面沒緊要的拳法，敷衍門面而已。我這拳法，從漢中府裏一個古德學來的，若能認真修煉，將來可以到得甘鳳池地位。——劉仁甫在四川，住了三年，盡得其妙。當時粵匪擾亂的時候，他從四川出來，就在湘軍淮軍營裏出過力。因是湘軍必須湖南人，淮軍必須安徽人，方有照應，所以沒有保舉外省人，不過敷衍而已。然仁甫倒也得了個都司。後來，軍事漸平，他也無心戀棧，遂回家種了頃把田，聊以自給。閒暇無事，在齊豫兩省隨便游行。這兩省練武功的無人不知他的名氣，他只不肯傳授徒弟。若是深知這人，一定安分的，他就教幾套拳棒，十分謹慎呢。所以這兩省有武藝的人，都敵他不過，且敬畏

他。若將此人，延爲上賓，將這每月一百兩，交付此人，聽其如何應用。諒他只招十名小隊，供奔走之役，每個人月餉六兩，其餘四十兩，供應過往豪傑酒水之資，也就够了。大概這河南，山東，直隸三省，及江蘇，安徽兩個北半省，共爲一局。此局內強盜，計有二種：大盜，有頭目，有號令，有紀律的，此中有本領的人甚多。小盜，隨時隨地，無賴之徒及游手頑民，胡亂搶劫的，尙無兵器槍砲，又無團體相助，劫過之後，無非賭博酗酒之事，最容易犯案。譬如王太尊所辦的盜，十分中，有九分半是良民，內有半分，是這種小盜。若論那大盜，無論頭目人物，就是羽翼並沒有被那王太尊捉去一個的。然大盜卻容易相與，如京中鏢局，無論十萬二十萬，只須一二個人，便可保得一路無事。試問如許巨款，就聚了一二百強盜，搶去，也就够用了，難道一二個鏢司務，就敵得過他們嗎？只因大盜相沿，有個規矩，不作與鏢局爲難；所以凡保鏢的車上，有他的字號，叫個口令；這口令喊出，那大盜覷面相撞，彼此打個招呼，大盜決不動手，就遠去了。鏢局幾家字號，大盜都知道的；大盜有窩巢，鏢局也知道。倘若羽翼到了鏢局所在，進門打個暗號，他們就知道是那一路的朋友，必須留他吃酒吃飯，臨走還要送他盤費呢。若是頭目，就須竭力應酬了。這是江湖上的規矩。我方

纔說的劉仁甫，江湖上都是大有名的，京城裏鏢局上，請過他幾次，他都不肯去，情願隱在鄉間，做個農夫。若是此人來時，待以上賓之禮，彷彿開了一引保護人民財產的鏢局；他無事時，在街上茶館酒肆中坐坐，這過往的江湖上朋友，他到眼便知，隨便給做幾個茶飯東道，不銷十天半月，各處大盜頭目，就統聽得了。立刻便要傳出號令：「某人立足之地，不許打擾」呢。每月所餘四十金，就是做這個用處。至於小盜，他本無門徑，隨地亂劫，近處自有人來報信；失主尙未來縣報案，他的手下人已將盜犯獲住了。若是稍遠的地方出了案子，沿路他的朋友，替他暗中捕下；無論走到何處，俱捉得到的。所以要十名小隊——其實，只要四五個應手的人，已夠用了；那餘的五六個人，使他在轎子面前，擺擺威風，或者接差送差等事用的。」東海道：「閣下所設之法，自然極妙。但是此人不肯應鏢局之聘，若是兄弟小邑中請他，恐又不肯來，如之何呢？」老殘道：「只是你去請他，他自然不肯來。所以我詳細寫封信去，拿救一縣無辜良民的話，打動他一腔義心，自然就肯來了。況且與我交情甚厚，我若勸他，一定來的。因為我二十幾歲時候，看天下一定有大亂，所以竭力留心將才，談兵的朋友很多，此人當年在河南時，我與他最莫逆，相約國家有事，用我們的日子，凡我同人，俱

要出來相助的。其時，談輿地，武功，製造，兵法的朋友都有，惟劉君獨精武功呢。後來大家明白了，治天下別有一種人才，若是我輩所學，全是無用了；故各人都弄個謀生之道混飯吃，把這英雄氣概，拋入東洋大海去了。雖如此說，當年交情，斷不爲負的。所以我寫信去，一定就來呢。」東造聽了，深深作揖道：「我自從掛牌委署斯缺，未嘗一夜安寐，今日得了這法，如夢初醒，如病初愈，真是萬幸了！但這封信，差何等人送去方好呢？」老殘道：「必須要個親信朋友，吃這箇辛苦方好；若隨便差個人去，便有輕慢之意，一定不肯出來，連我也遭怪了。」東造連說：「是的，是的。我有個族弟，明天就到了，可以煩他去辛苦一趟。先生的信幾時寫呢？就費心寫起最好！」老殘道：「明日一天不出門，我此刻寫一封長函，致張宮保的，託姚雲翁轉呈，爲細述王實的酷政，大約也要明天寫完，並此一同寫起；我後天就要動身的。」東造道：「你後天往那裏去？」老殘道：「先往東昌府，訪柳小惠家，想看看他收藏的宋、元版書，隨後即返濟南省城過年。再後的行止，連我自己都不知道呢。今日夜已深了，可以睡呢。」立起身來；東造叫家人：「打個手照送鐵老爺回房。」揭起門簾，只見滿院子，已有七八寸深，過不去了。只有這上學到大門口一條路，常有人往

來，不住的掃雪；那到廂房一條路，已看不出影子，同別處一樣高了。東邊叫人鏟出一條路來，讓老殘回房。推開門來，燈已滅了。上房送兩枝燭臺，將火點起，再想寫信，那筆硯竟遠抗萬方，不遵調度，只好睡了。

到了次日，雪雖已止，寒氣卻比前日更烈，喊店家秤了五斤木炭，燒了一個大火盆，買了數張皮紙，將窗縫一糊，頃刻之間，房屋裏暖氣週和，非昨日可比，遂把硯池烘化；將昨日未寫完的信，詳細寫完封好；又致劉仁甫的信，亦寫畢，一總送到下房；交東造收了。東造將致姚雲翁的一函，加個馬封，送到驛站；當面將劉仁甫的信，藏入枕頭箱內。廚房也開了飯來，二人一同吃過，又復清談片時。只見家人來報：「二老爺同師爺都到了，住在西邊店裏，洗完臉就過來的。」停了一會，只見門外進來不到四十歲光景的人，尙未留鬚，穿了一件二藍半舊寧綢大毛袍子，元色長袖皮褂子，蹬了一雙絨靴子，已經被雪漫了幫，慌忙走進堂屋，替乃兄作了個揖。東造就說：「這是舍弟，號子平。」回過臉來說：「這是鐵補殘先生。」申子平走進一步，作了個揖，說聲「久仰得很！」東造便問：「吃過飯沒有？」子平說：「纔到，未曾吃飯。」東造分付：「廚房！做二老爺的飯來！」子平道：「且慢，停一刻同那老夫子一塊兒吃。」家人上來說：

『廚房裏已經分付，叫他們送一席菜去，請二老爺同師老爺吃呢。』那時又有一個家人，揭了門簾，拿了好幾個大紅名帖進來。老殘知道那師爺們來見的，就趁勢走了。到了晚飯之後，申東造又請老殘到上房，將那如何往桃花山訪劉仁甫的話，對着子平詳細說了一遍。子平又問：『從那裏去爲便？』老殘道：『從此地去，怎樣走法，我卻不知道。昔年從省城順黃河到平陰縣，出平陰向西南三十里，就到那山脚下；進了山，就不能坐車，最好帶個小驢子，到那平坦之地，就騎驢子，稍微危險些，就走兩步，也是穩當的。進山去，有兩條大路，西路裏走進有十幾里光景，有座關帝廟，那道士與劉仁甫，常相往來的。你到廟裏打聽就知道了。那山裏關帝廟有兩處：集東一個，集西一個。申子平問得明白，遂回房安息去了。』

次早日起，老殘出去雇了一輛驛車，將行李裝好，候申東造上衙門去稟辭，他就將前晚送來一件狐皮裘，加了一封信，交給店家，說：『等申大老爺回店來的時候送上，此刻不要送去，恐有舛錯。』店裏掌櫃的慌忙開了木箱，藏在箱內，然後送老殘動身；上車，逕往東昌府去了。風餐露宿，已兩三日，到了東昌城內找了一家清淨車店住下。當晚安置。次日早飯後，往街上尋覓書店，尋了許久，

祇有一家書鋪，三間門面；這邊賣紙張筆墨的，那邊賣書的。遂走上書櫃外坐下，問：『此地行銷什麼書籍？』那掌櫃的道：『我們這東昌府，文風最著的，所管十縣地方，俗稱叫做「十美圖」，無一縣不是家家富足，戶戶絃歌。那十縣用的書，無一家不是小店買的；小店後面還有棧房，又有作坊；許多書籍，都是自備版子，不到外路去販的。你老貴姓？來此何幹？』老殘道：『敝姓鐵，到貴府來訪個朋友的。你這裏可有舊書嗎？』掌櫃的說：『有，有，有！你老要什麼書？名目儘多。』一面回過頭來，指著架上紙簽兒，數道：『你老臨，這是崇辨堂墨選，目耕齋初二三集，大題文府，小題文府，最古書有八銘呢。這都是文學的書；要雜學的，還有古唐詩，又有合解，還有一部寶貝書，叫做性理精義，讀了這書，性情道理，精神禮義都全懂呢。你老可要買一部讀讀？』老殘笑道：『這書非我能懂得。』那掌櫃的說：『還有，還有。那是陽宅三要，這是滯海子平，諸子，百家，我們小號都全的。濟南省城，是大地方，恐備不齊許多書。那黃河以北，就算小號第一家了。所以有三百里內學堂所用三，百，千，千，這等書，都是小號裏買去的。』老殘道：『貴處所銷的三，百，千，千，那是什麼書呢？』掌櫃的道：『我看你老很文雅，別要連這些書都不知道。』

這不是一部呢；三，是三字經；百，是百家姓；千，是千字文；還有一個千，是千家詩。這千家詩，還是半冷貨，一年不過銷得百把部，不比百，千，的銷得廣。」老殘道：「難道四書五經，一年也有四五部可銷嗎？」掌櫃的說：「儘有，儘有。」又說：「聞你老來訪朋友，是那一家呢？」老殘道：「我訪那柳小惠，當年他老太爺在敝地做過漕督，聞他收藏古書最多，刻了一部書，名叫納書櫃，都是宋元版書，我想廣廣眼界，不知道可有法可以看得見嗎？」掌櫃的道：「柳家是俺這裏的第一個大人家，怎麼不知道呢？只是，這柳小惠大人，早已去世，他們小爺叫柳鳳儀，是兩榜，在戶部做主事的；聽他說家裏書很多，用大木箱裝著，只怕有好幾百箱，堆在大樓上，永遠沒有人去看他。他有個近房，叫柳三爺，是個秀才，常到我們這裏來坐的。我問他：「家裏那些書，是什麼寶貝，可講給我們聽聽？」他說：「也未嘗見過，怎麼樣子。」我問他：「藏著不怕蛀蟲嗎？……」」掌櫃的說到此，只見外面走進一個人來，拉了拉老殘說：「趕緊回去，曹州府差人急等你呢。快點走罷！」老殘說：「你叫他等著我，略停一刻就來了。」那人道：「我在街上找了半天，俺掌櫃的急得了不得，你老早點回店罷。」老殘道：「你既找著我，你就沒有錯了。」店小二返身去了。掌

櫃的看來人去遠了，慌忘低聲向老殘道：「你老店裏行李值多少錢？此地有幫得住朋友嗎？」老殘道：「我行李不值多錢，此地亦無靠得住朋友。你問這話有什麼意思呢？」掌櫃的道：「現在曹州府，是姓王的，這人很惹不起的。無論你有理沒理，只要他自己打定主意，就上了站籠，立時站死。既是曹州府差人到來，不知誰人攀上你老了，定然凶多吉少，不如此刻逃走罷。行李既不值錢，捨去了好；總是性命爲重。我是見的多了，切莫輕意呢！」老殘道：「不怕的，他能拿我當強盜嗎？」點點頭道謝去了。街上迎面來了一輛小車，半邊放著行李，半邊坐人。老殘眼快，看見，喊道：「那車上是金二哥麼？」即忙走上前去。那車上人，即忙跳下車來，定了定神，說道：「噯呀！這不是鐵二哥嗎？你怎麼到此地來？」老殘告訴了原委，就說：「你應該打尖了，就到我店裏坐坐談談不遲呢。你從那裏來，往那裏去？」那人道：「這時什麼時候，我已打過尖了，今天還要趕路呢。我是從直隸回南，因家下急事，不能就攔了。」老殘道：「既是這般，也不留你。只是請你略坐片時，我要帶信與劉大哥，託你捎去罷。」說過，就回書店買了筆，紙，信封，借了店裏的硯台，草草寫了一封信，交給金二，插在懷內。作了個揖，說：「恕不遠送了！」山裏朋友，見著都替我

開安。』那金二接了信，便拱手下車。老殘也就回店去了。不知那曹州府來的差人，究竟是否捉拿老殘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八章 桃花山下遇虎 柏樹峪雪中訪賢

話說老殘聽見店小二來說道，曹州府有差人來尋，心中甚爲詫異：「難道王賢竟拿我當強盜待嗎？」及至步回店裏，見有一個差人，趕上前請了一個安，手中提了一個包袱，提著放在旁邊椅上，向懷內取了一封書信來，雙手呈上，口中說道：「申大老爺請鐵老翁的安。」老殘接過信來一看，原來是申東造回寓，店家將狐裘送上，東造甚爲難過。繼思狐裘不肯受，必因與行色不符；因在估衣鋪內，選了一身羊皮袍褂，專差送來，並寫明「如再不收，便是絕人太甚了。」老殘看罷，笑了一笑，就向那差人說：「你是府裏的差嗎？」差人回說：「是曹州府，城武縣的壯班。」老殘遂明白，方纔店小二漏掉下三字了。當時寫了一封回書，賞了贖差二兩銀子盤費，打發去後，又住了兩天。訪知這家書鎖在大箱子內，不但外人見不著，就是他族中人亦不能見，悶悶不樂，提起筆來，在牆上題一絕道：

滄葦遵王士禮居，藝芸精舍四家書。

一齊歸入東昌府，深鎖嬌娘飽蠶魚！

顯罷，啼啼了幾聲，也就睡了。暫且放下。

卻說那日申東造到府稟辭，與王公相見，無非勉勵治亂世用重典，講究站籠的話，再敷衍幾句，也就罷了。王公端茶送出。東造回到店裏，掌櫃的恭恭敬敬，將袍子一件，老殘信一封，雙手奉上。

東造接來一看，心中悵悵不樂。適

申子平在旁，便問：「大哥何事不樂？」東造便將看老殘身上著的，仍是棉衣，

故贈以狐裘，並彼此辯論的話，述了一遍；又說：「你看他臨走時，將袍子留下，

未免太嬌了。」子平道：「這事大哥也失於檢點。我看他不受，有兩個意思：

一則，因這裘價過貴，未便遽受；二則，布褂內不能著狐裘，受之無用。大哥既

欲盡情，叫人去買羔羊皮的袍褂一套，或布面子，或繭綢面子的，差人送去，一定

受了。我看此人並非矯飾詐偽的人，不知大哥以爲何如？」東造說：「很是，

很是！你就叫人照樣辦去。」子平一面辦妥，差了人送去；一面看乃兄動身赴

任，他就向縣裏要了輕車，簡從向平陰進發。到了平陰，換了兩部小車，推著行

李，在縣裏要了一匹馬騎著，不過一早晨，已到了桃花山脚下。再要進去，恐怕

馬也不便。幸喜山口有個村莊，只有石地鋪的小店，暫且歇下，向村戶人家，雇了一匹小驢，將馬打發回去了；打過尖，吃過飯，向山裏進發。才出村莊，見前面一條沙河，有一里多寬，卻都是沙；惟有一線水道，土人架了一塊板，當橋，不過丈數長的光景，橋下雖結滿了冰，還有水聲在冰下潺潺的流，聽著像似環珮響的聲音，知道是流水，帶著小冰，與大冰相撞，所以致此。過了沙河，即是東峪。原來，這山從南面迤邐至北，中間龍脈起伏，一時雖看不到；只是這左右兩條大路，就是兩堤長嶺，山崗重沓，到此相交，除著中間山峯不計外，左邊一條大溪河，名叫東峪，右邊一條大溪河，名叫西峪。兩峪裏的水，在前面相會，併成一溪，左環右轉，三曲出了溪口。出口後就匯到剛纔走過的那條沙河了。子平進了山口，擡頭看時，只見前面不遠，就是一座高山，像屏風的樣子，迎面蹶起，土石相間，樹木叢雜。卻當大雪之後，石是青的，雪是白的，樹枝是黃的，又有許多翠柏是綠的，一層一層，如畫的一樣。騎著驢，玩著山水，雖有颯風，實在快樂得極，思想吟兩句詩，以助清興。正在凝思，只聽壳鐸一聲，覺得腿上一軟，身子一搖，竟跌下山澗去了。幸喜這路在山澗旁的，雖跌下去，也不甚深；況且澗內的雪也厚，只為水面浮了一層薄冰，做了個雪的包皮；子平一路滾下去，

那薄冰也一路滾著，好像從彈鏡裏滾下來似的；滾了幾步，就有一塊大石，將他攔住；所以一點沒有碰傷。連忙扶著石頭，立起身來。那知倒把雪毀了一個窟窿，有一尺深。看那驢子在上面，兩隻前蹄，雖已經立起；兩隻後蹄，還陷在洞裏，不得動彈。忙喊跟隨的人，並那推行李車子的人。前後一看，影兒俱無。你道是什麼緣故呢？原來這山路，行走的人，本來少的；故那路上積的雪，雖比旁邊稍薄，卻還有五六寸深。驢子一步一步走來，不甚吃力。子平因貪看山色雪景，未曾顧著後面的車子。可知那小車輪子壓倒地上，往前推的，所以積雪的阻力很大，一人推著，一人挽著，尙走得不快。本來離著驢子，已落後有半里多路了。申子平陷在雪中，不能舉步，只好忍耐性子等著小車子到來。約有半頓飯工夫，車子到了，大家歇下，來想法子。下頭的人，固上不去，上頭的人，也下不來。想了半天，說只好將捆行李的繩索解下來，結了繩頭，將一頭放下澗去，申子平自己將繩結束腰間，那上邊四五個人，齊心用力收繩，方纔把他吊上來。跟隨的人，將他身上冰雪，拂了又拂；然後將驢子牽過，重復騎上，慢慢的再行。這路本和羊腸蠶叢相似，又加那忽高忽低，細石小徑，再加冰雪一凍，異常滑腳。自飯後一點鐘起身，走到四點鐘，還沒有十里路程。心裏想道：「村

莊人說，到山集不過十五里路，然走了三個鐘頭，只走了一半；冬天日腳落得快，况又是山嶼，兩邊都是高嶺子遮著，愈黑得早了。」一面走，一面算著，不知不覺，那天已黑了。勒住了驢韁，同推車子的商議道：『看看天已黑了，大約還有六七里路呢。路又難走，車子又推不快，怎麼好呢？』車夫道：『那也沒有法子，好在今兒是個十三日，月兒早出，不管怎麼，總要趕到集上去。大約這荒僻山徑不會有強盜的，雖再晚些，倒也不怕呢。』子平道：『強盜雖沒有，即使有了強盜，我行李不多，也不怕他，拏就拏去，也不要緊；實在可怕的是豺狼，天黑了，倘若從山裏出來，把我們咬傷了，奈何？』車夫道：『這山裏豺狼，有山神管著，從不傷人的；只是狼雖多，聽見他來，我拏著棍子在手裏，也不怕他。』說著，已走到一條橫澗。原是本山的一支小瀑布，流入溪河的，那冬天瀑布，雖然乾了些，那被沖的山澗，尙有兩丈多深，約有二丈多寬，當面隔住。一邊是高山，一邊是深峪，更無別處繞越。子平看得如此光景，心裏不禁作慌了；立刻勒住驢頭，等那車子推到，說：『那不得了！不得了！我們走差了路，走到死路上了！』那車夫把車子歇下，喘了兩口氣，說：『不要慌，不要慌。這條路影，一顧來的，並無第二條路，不會差的。等我前去看看該怎麼走呢。』

朝前走了幾十步，回來說：『路倒是有的，只是不好走。你老下了驢罷。』子平下來，牽了驢，依著走到面前看時，原來走過大石，靠裏有人架了一條石橋。只是此橋僅有兩條石柱，每條不過一尺多寬，兩柱又不相黏靠，當中還縛著幾寸寬的一個空當兒，石上又有一層冰，滑溜溜的。子平道：『可嚇煞我了。這橋怎麼走法？』一滑脚，就是死了！我沒有這個膽子走呢。』車夫及隨人說：『不要緊。好在我們穿的都是蒲草毛窩，脚下很把滑的，不怕他。』那人道：『等我先走一輪試試。』遂跳竄跳竄的走過去了。嘴裏還喊著『好走，好走。』立刻又走回來，說：『車子卻沒有法子推，我們四個人擡一輛，作兩回擡過去了。』申子平道：『車子擡得過去，我卻走不過去。那驢子又怎樣呢？』車夫道：『不怕的，且等我們先把你老扶過去，別的你就不要管了。』子平道：『就是有人扶著，我也是不敢走的。告訴你，我兩條腿已軟了，那裏還能走路呢？』車夫說：『那個也有辦法，你老向地睡下來，我們兩個人擡頭，兩個人擡脚，把你老擡過去，何如？』子平道：『不興，不興！』又有一個車夫說：『還是這樣罷：解根繩子，你老拴在腰間，我們夥計，一個拉著前面繩子，一個拉著後面繩子，這樣走法，你老膽子壯了，腿也不軟了。』子平一想，只好這樣

罷。於是將繩把子平繫著，挽了過去。隨後又把車子擡過。倒是一個驢子，死不肯走，費了許多的時候，仍是把眼睛蒙著，一個人牽，一個人打，牽了過去。等到事畢，月兒很亮，滿地都是樹影子了。大家好容易歇了一歇，吃了袋煙，再望前進。

走了三四十步，聽得遠遠的嗚嗚兩聲，車夫說：「是虎叫！」一頭走著，一頭留心聽著。又走了數十步，車夫將身子歇下，說：「老爺你別要騎著驢子，下來罷。你聽那虎從西邊叫來，越叫越近了，恐怕要到這路上來，我們避一避罷。倘到了跟前，就避不及了。」說著，子平下了驢子。車夫道：「我們捨了一個驢子喂他罷。」路旁有枝小松，將驢子的韁，拴在小松樹上，車子就放在驢子旁邊，人卻倒廻走了數十步，把子平藏在石壁縫裏，車夫躲在大石脚下，用些雪把身子遮了；又有兩個人，盤在山坡高樹枝上，都把眼睛朝西探望。只見西邊嶺上，月光之下，竄上一個物件來，到了嶺上，又是嗚嗚一聲，只見把身子往下一探，已經到了西澗邊上，又是嗚的一聲。這裏的人，又是冷，又是怕，止不住格格亂抖，還用眼睛看著那虎。那虎既到西澗，卻立住了。那虎眼睛映著月光，灼亮灼亮，並不朝著驢子看，卻對著那幾個人，又嗚的一聲，將身子一縮，對著這邊撲

過來了。這時候山裏本是無風，卻聽得樹梢枝葉，呼呼亂飄，激激落地，人面上冷氣稜稜，這幾個人，已嚇得魂飛魄散了。大家等了許久，卻不見虎的動靜，還是那樹上的車夫膽大些，下來喊衆人道：「大家出來罷，虎去遠了。」車夫等人次第出來，從石壁縫裏，將子平拉了出來，已經嚇得呆了，過了半天，方能開口說話，問道：「我們是死的是活的哪？」車夫道：「虎過去了。」子平道：「虎怎樣過去的，一個人沒有傷麼？」那在樹上的車夫道：「我看他從西澗沿過來時候，只是一穿，彷彿鳥兒似的，已經到了這邊；他落脚的地方，比我們這樹梢還高著七八丈呢。落下來之後，又是一縱，已經到了這高嶺上邊，嗚的一聲，向東去了。」子平聽了，方纔放心，說：「我兩隻腳稀軟稀軟，立不起來了，怎樣好呢？」衆人道：「你老不是立在這裏呢？」子平抵頭一看，知道自己並不是坐著，也笑了笑，說道：「我的身子真不聽我調度了。」於是衆人挽著，勉強走了數十步，漸漸活動，可以立住。嘆了一口氣道：「命雖不送在虎口裏，這夜若再遇見那樣的橋，斷不能過的。肚子餓了，身子也冷了，活凍也凍死了。」說著，走到小樹旁邊，看那驢子，也伏在地下，知是被那虎一叫，嚇的如此。跟來的人，把驢子拉起，把子平扶上驢子，慢慢的走過一個石嘴。忽見前面一片的燈

光，約有許多房子，大家喊道：「好了好了！前面就是集鎮了！」只此一聲，人人振起精神，不但那人腳輕了許多，就是那驢子，也不比前時畏縮了。不消片刻工夫，已到燭光之下。原來並不是個集鎮，只有幾家人家，住在這山坡內，因山有高下，故遠遠看去，好似層樓大市一樣。到此大家商議住宿，不肯再走了。硬行敲人家的門戶，要求借宿，別無他法了。當時走近一個人家，外面係虎皮石砌成石墻，一個牆門裏面，房子也不少，大約總有二三十間的光景。於是車夫上前扣門；扣了幾下，內裏一個老者，應聲出來，開了門。見那老者頭髮雪白，手裏執了一枝燭燈，問道：「你們來怎麼？」申子平急上前和顏悅色的，把路途吃苦的原委，說了一遍；又道：「明知並非客店，無奈荒山僻靜，從人難行，求個方便，借宿一宵。」那老翁點點頭道：「你等一等，我去稟告姑娘。」門也不關，進裏而去了。子平心裏十分詫異：「那偌大的人家，竟無主翁？何以去稟姑娘？難道是女孩兒當家嗎？」又想到：「諒必是老太太做主。那老者是個姪兒，姑娘卽姑母之稱；這是一定不錯了。」霎時間那老者跟了個中年漢子出來，手中仍擎著燭臺，說聲「客人裏面坐！」原來這人家，進了牆門，就是一並五間平房，門在中間，門前臺階十餘級。那中年漢子，手中執著燭臺，照著申子平上

階。子平分付：『車子等人，在院子裏略站一站，等我進去，看了情形，再招呼你們罷。』子平上得臺階，那老者立於堂檐說道：『北邊有個坦坡，把車子驢子推進那房子裏去。』衆人進得屋內，朝西的三間敞屋，兩頭隔斷了。這敞屋北首是竈炕，南首是個空房，將車子行李推進空房內安頓，一同五人睡在炕上。然後老者問了子平的姓名道：『請客人裏面坐。』於是引過穿堂，就是臺階，上去有塊平地，都是栽著花木，映著月色，異常幽暢；且有一陣清芬，沁肺濯心。北面乃是三間朝南的精舍，一棟俱是迴廊，用帶皮杉木做了柱子扶闌。進得房來，上面掛著四盞紗燈，湘妃竹紮成架子，寫著名人字畫，甚爲雅巧。兩間屋子隔著一間作房，桌椅几案，布置極爲幽雅。房門掛了一幅褐色布簾，老者到房門口，喊了一聲，『姑娘！那姓申的客人進來了！』卻掀起門簾，裏面走出十八九歲娉娉婷婷的女子，穿了一身淺淡色衣服，相貌端莊明媚，瑩靜大雅。見了子平道個『萬福。』子平連忙答了長揖。女子說：『請坐。』卽命老者做飯充饑。那老者退去；女子道：『先生貴姓大名，到此何幹？』子平將『奉家兄命，特訪劉仁甫』的話，說了一遍。那女子道：『那劉先生，前住在集東，現在已搬到集西了，是個柏樹峪地方。』子平問：『那柏樹峪在怎麼地方？』女子答：『在

集西，有三十多里路。那邊的路，更加難走。家父前日退差回來，說今天有貴客過此，路上受了驚嚇，分付我們遲些睡。預備些酒飯，以款待遠客的；並說簡慢了，千萬不要見怪。」子平聽了，更爲驚訝：「荒山裏面，並無衙署，怎麼有值差退差呢？河以預爲知道呢？那女子何以如此大方，豈古人所謂「林下風範」嗎？我到要問個明白。」不知申子平能否察出女子何人，且聽下回分解：

第九章 一客吟詩買手面壁 三人品茗促膝談心

話說申子平正在凝思，此女子舉止大方，不類鄉人，况其父在何處退差。正欲詰問，只見外面簾子動處，中年漢子，已端進一盆飯來。那女子道：「就擺在西屋炕桌上罷。」這西屋靠南窗的，原是磚砌的暖炕，靠窗又設了個長炕几，兩面兩個矮炕几，當中一個正方炕桌，桌子三面，可以坐人的。西面牆上，一個大月洞鑲了一塊玻璃；窗前設了一張書桌；中堂雖隔斷，卻是一個大落地罩。那漢子已將飯食，列在炕桌之上。只是一個饅首，一壺酒，一罐小米稀飯，又有圓色小菜，無非山蔬野菜，並無葷腥。女子道：「先生請用飯，我少陪，一刻就來。」說著便向東房去了。子平本來饑寒多時，於是上炕，先將酒喝了兩杯，後來吃了

個饅首，盛一碗稀飯，已覺和煖非常。那漢子舀了一盆水來。洗了臉兒，立起身來，在房內踱了幾回，舒展肢體。擡頭看見北面牆上掛著四幅大草屏條，寫得飛龍舞鳳，字字驚人，下面落的雙款：上款是「西峯柱史正非」，下款是「黃澱子書並稿。」那大草書雖不全識，卻有十之八九。仔細看下，原是六首七絕。咬嚼起來，倒也有意味。既不是寂滅虛無，又不是鉛汞龍虎。看那月洞窗下書案上，尚有紙筆，遂把幾首詩錄了出來，預備帶回衙門裏去，當新聞看。你道那幾首詩，即是：

曾拜瑤池九品蓮，希冀授我指元篇。

光陰住苒異迅速，回首滄桑五百年。

紫陽屬和翠虛吟，音傳空山霧巖琴。

剎那未除人我相，天花黏滴護身雲。

情天慾海足風波，渺渺無邊是愛河。

引作園中功德水，一齊都種曼陀羅。

石破天驚一鶴飛，黑夜漫漫五更雷。

自從三宿空桑後，不見人間有是非。

野馬塵埃晝夜馳，五蟲百卉互相欺。

偷來鷺嶺涅槃藥，換取壺公杜德機。

菩提葉老法華新，南北同傳一點燈。

五百天童齊得乳，香花供奉小夫人。

子平將那詩鈔完，回頭看那月洞窗外的月色，又清朗，又皎白，映著那疊疊層層的山，一步高一步的上去，真是仙境，迥非凡俗，一點沒有塵囂氣象；何妨出去，上山閒步一回，豈不妙呢？剛要動身，又想起這山，不是我們纔走過的山嗎？這月豈不就是剛纔踏的月嗎？爲何來的時候，便陰森森慘離氣象，令人驚

魄傷心的，此刻山月依然，令人心曠神怡的了？就想到王右軍說的「情隨景易，

交在勢遷」之意，眞真至言。低徊了一刻，也想做兩絕詩。只聽後邊嬌嬌滴滴的聲音說道：「飯用過了嗎？怠慢得很！」子平慌忙轉過面來，說：「如此盛意，一生難報了。」見那女子，又換了一件淡綠襖子，淡青大脚袴子，愈顯得嫵媚，眉似春山，目如秋水，兩腮肥厚如蘋果，白裏透出紅來，不是北方的打扮；嘴唇用胭脂一點，如櫻桃的樣子，口頰之間，時帶喜笑，眉眼之際，又似振矜，眞令人愛中生敬呢。那女子又道：「何不請炕上坐，和暖些兒？」彼此坐下。那

老蒼頭進來問姑娘道：「申老爺的行李，放在那處呢？」女子說：「太爺前日去的時候，分付就在這間安歇，那被褥就鋪在大爺睡的榻上。跟隨的人，吃過飯沒有？你叫他早些歇罷。驢子去喂了！」蒼頭一一答應，都說：「齊備了。」姑娘又說：「你煮茶來罷。」蒼頭連聲應「是。」子平道：「塵俗之身，不願叨擾清地，見前面有個大炕，就同他們一道睡罷。」女子道：「不必過謙，此是家父分付的；不然，我一個山鄉女子，也不能深夜迎客。」子平道：「蒙惠過分，感激已極！只是貴姓台閣，還未曾請教。尊公在何處做官，在何處值差？」女子道：「敝姓涂氏，家父在碧霞宮值差的，五日一班，每月之中，半月在家，半月在宮的。」子平又問：「這屏上的詩是何人做的？只怕也是個仙班的人？」女子道：「是家父的朋友，常到此地談天，就是去年在此地寫的。這個人也是不衫不履的，與家父最為相契。」子平道：「這人究竟是個和尚還是道士？何以詩句好似道人口氣；又有許多佛家的典故呢？」女子道：「非和尚，亦非道士，其人卻是俗裝。他常說：「儒，釋，道三教，譬如三個鋪子掛了三樣招牌：雖賣的物品各異，其經絡章程一同的。不過儒家鋪子最大，釋家的小些，道家的更小。凡道教有兩層：一個道面子，一個道裏子；道裏子都是同的，道面

子各有分別了。如和尚剃了頭兒，道士挽了髻子，叫人一望而知，那是和尚，那是道士。倘若叫和尚留了頭髮，挽了髻子，披件鶴氅；道士剃了髮，著件袈裟；教人又要顛倒叫喚起來了。難道眼耳鼻口，還有別的用法嗎？」又說：「所以這面子有分別，那道裏子是一樣的。」所以黃龍先生，把儒，釋，道三教，隨便吟咏呢。」子平道：「得聞妙論，佩服已極！只是三教的裏子，既然一樣；在下愚笨得極，尙未明晰宗旨，倒要請教同處在什麼地方，異處在什麼地方？何以大小之分別呢？儒教之大，大在什麼地方？敢求詳細指示！」女子道：「其同處在誘人爲善，引人處于大公；人人好善好公，則天下大平矣；人人營私作惡，天下大亂矣。惟儒教公到極處：你看孔子一人，遇了多少異端——如長沮，桀溺，荷蕢丈人等類，均不十分佩服孔子，而孔子反贊揚他們不置，是孔子的公處大處。所以說「攻乎異端，斯害也已。」若佛，道，二教，就有了偏心，惟恐後世人，不崇奉他，所以捏造許多「天堂地獄，閻王鬼卒」的話來嚇人；還是勸人爲善，不失爲公。甚至但崇奉他的教，一切罪惡，即可消滅，不崇奉他的教，就是魔鬼入宮，死了必落地獄——刀山血池，油鍋寸桀，無所不有，這就是私了。所以世人做强盜，做屠戶的，削髮爲僧，雖殺多少性命，罪孽就沒有了。

至於外國的一切教門，更爲爭教與兵，開戰殺人，試問他與初心合不合呢？所以這等教就小了。若問國教，說戰死的血光如玫瑰色的寶石一樣，更騙人到極處了。惜儒教失傳已久，漢儒拘守章句，反遭大旨；到了唐朝，直沒人提及。

昌黎是個通文不通道的脚色，他胡言亂道，做篇文章，名叫原道，真正原到道的反面去了。他說：「君不出令，則失其爲君；民不出米，粟，絲，麻，奉其上，則誅。」據他說來，那桀紂很會出令，又很會誅民，是桀紂爲有道皇帝，那桀紂時的百姓爲不好了。豈不是非顛倒嗎？他又譯起佛老來，倒又與和尚做朋友，俗語說「各人自掃門前雪，莫管他家瓦上霜」，此老實在多事，弄得官也降職了。後來儒教的人，學孔孟之道太費事，不如弄兩句口頭禪，就算是聖門之徒，豈不省力？弄得朱夫子也不出這個範圍，只好從韓老的原道，去改孔夫子的論語，把那「攻乎異端」的「攻」字，百般改捏，竟說不圓穩。卻把孔孟的儒教，被宋儒弄得小而又小，以至於絕。」子平聽說，肅然起敬道：「聽君一夕話，勝讀十年書；真是聞所未聞！只是還不懂長沮溺，倒是異端，佛老倒不是異端，何故呢？」女子道：「皆是異端。先生要知「異」字當「不同」講，「端」字當「起頭」講，「執其兩端」，是執兩頭的意思；若異端當邪教講，豈不兩端要當標枚教講，「執

其兩端」便是抓住了他的樑枚呢？成何話說呀？聖人的意思：殊途不妨同歸，異曲不妨同工；只要他誘人爲善，引人爲公起見，都無不可；所以叫做「大德不踰閑，小德出入可也。」若只是爲攻訐起見，初起尙只攻佛，攻老，後來朱陸異同，遂操同室之戈。併是祖孔孟的，何以朱之子孫要攻陸，陸之子孫要攻朱子？此之謂「失其本心」，反被孔子「斯害也已」四個字，定成鐵案。」子平聞了這番議論，連聲贊歎道：「今日幸見姑娘，如對明師！但是宋儒誤會聖人意旨的地方，也是有的，然其發明正教的功德，亦不可及。卽如「理欲」二字，「主敬」「存誠」等字，雖皆是古聖之言，而一經宋儒提出，後世實受惠不少——人心由此而正，風俗由此而醇。」那女子嫣然一笑，秋波一流，向子平睇了一眼。子平覺得翠眉含嬌，丹脣啓秀；又似一陣清香，沁入肌骨；不禁神魂飄蕩。那女子伸出一隻白玉如錦的手來，隔着炕桌子，握了子平的手。握著說道：「請問先生，此時比你少年時，在書房裏，貴業師握你手，「朴作教刑」的時候，何如？」子平默無以對。女子又道：「憑良心說，你此刻愛我的心，比愛貴業師如何？聖人說的，所謂「誠其意者，毋自欺也；如惡惡臭，如好好色。」孔子說「好色如好德」，孟子說「食色性也」，子夏說「賈賈易色」，這好色乃人之本性。」宋

儒要說好德不好色，非自欺而何？自欺欺人，不誠極矣！他偏要說「存誠」，豈不可恨？聖人言情言禮不言理欲；刪詩以關雎爲首，試問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，求之不得，輾轉反側；」難道所說是天理不是人欲嗎？舉此，可見聖人不是欺人處。關雎序上說道：「發乎情，止乎禮義。」發乎情，是不期然而然的境界；卽如今夕，嘉賓惠臨，我不能不喜，發乎情也；先生來時，甚爲困憊，又歷多時，更加憊矣，乃精神煥發，可見是很歡喜，如此亦發乎情也。以少女中男，深夜對坐，不及亂，止乎禮義矣。此正合聖人之道。若宋儒之種種欺人，口難罄述。然宋儒固多不是，然是處亦不少。若今之學宋儒者，直鄉愿而已！孔孟所深惡痛絕者也……說話未了，那蒼頭送了茶來，是二個舊綠古瓷茶杯，放在桌上，清香撲鼻。只見那女子接過來啜了一口，又嗽了一口，都吐了炕前痰盂之內；笑道：「今日無端談了道學，令我腐臭之氣，沾汚齒牙，此後只許談風月，不許再道迂腐之言。」子平諾諾連聲，卻端起茶盃，喝了一口，異常清香，咽了下去，一直清到胃腸裏，那舌根左右，津液汨汨的翻上來，又香又甜。一連喝了兩口，似乎那香味又冲到鼻子上去，說不出的好。問道：「這是什麼茶葉，爲何這般清香？」女子道：「茶葉也不出奇，不過本山上的野茶，所以味是厚的；卻虧

這水，是東山頂上汲的泉水，故味清腴；又用松花作柴，砂瓶煎的：三合其美，所以好了。尊處吃的菜蔬，都是外間買的，無非種茶，其味必薄；又加以水火俱不得法，味道自然差了。」只聽窗外有人叫道：「璵姑！今日有佳客，何不招我來陪？」女子連忙立起來說，「龍叔這樣時候還能來呢！」說著，那人已經進來，著了一件藍布百褶大襖，科著頭，不束帶，又不著馬褂，有五十來歲光景，面如丹砂，鬚如黑漆。見了子平，拱一拱手，說：「申先生路上受驚了。」子平暗中詫異。當問：「先生貴姓？」那人道：「穆姓埋名，以黃龍子為號。」子平道：「高仰高仰，拜讀佳作已多時了。」女子道：「也上坑坐罷。」黃龍子遂上坑，至坑桌裏面，盤膝坐下，說道，「璵姑！你說請我吃筍，筍在何處呢？可以拿來我吃了。」璵姑道：「前日正想去挖，偶然忘記，被滕六公佔去了，龍叔要吃，自去找滕六公罷。」黃龍子仰天大笑。子平向女子道：「不敢冒犯，璵姑二字，是大名了？」女子道：「小名叫仲璵，姊叫伯璠，故叔伯輩，皆自小喊慣的。」黃龍子向子平道：「申先生倦不倦？如其不倦，今宵良會，可以不睡，明日遲遲起來最好。」柏樹峪地方，路極險峻，很不好走，又有大雪，路影看不清楚，跌下去有性命之憂。

劉仁甫今天晚上檢理行李，大約明日午牌

時，到集上關帝廟來，你明天用過早飯動身，正好相遇了。」子平聽說大喜，說道：「今日得遇諸仙，三生有幸！請問上仙誕降之辰，還是在唐在宋？」黃龍子又大笑道：「何以知之？」子平說：「尊作題的『回首滄桑五百年』，可知不止五六百歲了。」黃龍子道：「盡信書不如無書，此鄙人之遊戲筆墨耳，公直當桃花源記讀，可矣。」就舉起茶杯，品那新茶。與姑見子平杯內茶已將盡，就舉小茶壺代爲斟滿。子平連連欠身道：「不敢！」亦舉起杯子，仔細品評。卻聽窗外遠遠的吼了一聲，那紙窗颯颯的響，那屋塵簌簌的落下來；回想路上光景，不覺毛髮森飆，忽然變色。黃龍子道：「這是虎嘯，不要緊，山家裏看此種物，如你城市裏看騾馬一樣，雖知他會傷人，卻不怕他，因爲相習已久，知他傷人，也不是常有的事。山上人與虎相習；尋常人固避虎，虎也怕人的，故傷人的事，也不是常有的，不必怕他。」子平道：「聽這聲音，離此尚遠，何以紙窗竟爲震動，屋塵竟爲落下呢？」黃龍子道：「這就是虎威。因四面是山，空氣常聚，一聲虎嘯，四山皆應。在此處左右二三十里，皆是這樣。若虎到了平原，就無這個威勢了。所以古人說：龍若離水，虎若離山，便要受人欺侮了。即如朝廷裏做官的人，無論爲了怎麼難受的事，只好回家老婆孩子發發氣，在外面決不

敢發洩半句硬話；也是不敢離了那個官。同那虎不敢下山，龍不敢出水的道理是一樣。」子平連連說，「不錯，不錯！只是我還不明白，虎在山裏就有這大的威勢，是何道理呢？」黃龍子道：「你念過千字文沒有？這就是「空谷傳聲，虛堂習聽」的道理。虛堂就是小空谷，空谷就是個大虛堂。你在這門外，放個爆竹，此地要響好半天呢。所以山中的雷，比平原要響好幾倍，也是這個道理。」說完，轉過頭來，對女子道，「瓊姑！我多時不聽見你彈琴，今日難得佳客在此，何妨彈一曲，連我也好沾光一聽？」瓊姑道：「龍叔！這是何苦呢？我那琴如何彈得，惹人笑話！申公在省城裏好琴聽得多，何必聽我的山裏的逆鼓！不如我去取瑟來，請龍叔鼓瑟罷；這瑟城裏還希罕點兒！」黃龍子說：「也可，也可。就是，我鼓瑟，你鼓琴罷。搬來搬去，很費事，不如竟到你洞房裏去彈罷；好在山家女兒，比不得官宦家小姐閨房，是不准人到的。」說罷，便走下坑來，持了燭，對子平揮手說，「請裏面坐。」瓊姑引路先走，子平在後，黃龍子又後。一同走過中堂，揭開門簾，進門是上下兩個榻；上榻安置衾枕，下榻堆積書畫。朝東一個窗下，一張方桌，面前有個小門。瓊姑對子平道：「這是家父的臥室。」進小門，地下駕空鋪了木板，彷彿迴廊似的，卻有窗軒。向北一

轉，又向東一轉，朝北朝東，俱有玻璃窗子；北窗望去，離山甚近，一片峭壁，穿空而上，向下一看，似極深的。忽聽砰礮一聲，彷彿如山崩下來，脚下震震搖動。子平嚇得魂不附體。未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章 驪龍雙珠光照琴瑟 犀牛一角聲叶篋篋

話說子平聽得天崩地裂的一聲，脚下震動，魂不附體，怕是山倒下來的樣子。黃龍子道：『莫怕！這是山上的凍雪，被泉水澆空了，大塊的滾下來，夾雪夾冰，又夾水聲，所以有這大的響呢。』說著向北一轉便是一個洞門；洞不過兩間房子大。朝外半截，窗臺上面，安著窗戶，其餘三面，俱坦平雪白的；頂是圓的，像城門洞樣子。洞裏陳設甚簡，有幾架樹根的坐具，卻是七大小不均的，都是磨得鏡光。几案也是古籐天然住就不方不圓，隨樣製的。東壁橫了一個枯槎，獨睡榻子，榻旁放了兩三隻黃竹箱子，想必是盛衣服雜物的了。洞內並無燈臺，北窗上嵌了兩顆夜光珠，有已斗的大小。光色發紅，不甚光亮。地下鋪著地毯甚厚。榻右立了一個曲局形的書架，放了許多書，都是草訂的抄本，不曾訂切過的。夜光珠旁，掛了些樂器；有兩張瑟，兩張琴，是認得的；又有那不認得

的很多。璵姑到得洞裏，將燭臺吹息，放在窗戶檻上坐下。聽得外面嗚嗚七八聲，又接連響了多聲，窗子卻不震動。子平說道：「這山裏怎樣虎多呢！」璵姑笑道：「鄉下人進城，樣樣不識得，被人笑話；城裏人下鄉，卻也是樣樣不識，恐怕也有人笑。」子平道：「你聽外面嗚嗚的叫，不是虎嗎？」璵姑道：「這是狼嗥。虎那有這多呢。虎的音旺，狼的音尖，所以虎叫爲嗥，狼叫爲嗥，古人下字眼都有斟酌的。」黃龍子移了兩張小桌，摘下一張琴，一張瑟來。璵姑也移了三個杌子，讓子平坐了一個。彼此調了一調絃，同黃龍子各坐一杌。絃已調準，璵姑與黃龍子商酌了兩句，就彈起來了。初起不過輕輕彈慢剔，聲音悠柔。一段之後，散泛相應，其音清脆。兩段之後，吟揉漸多。那瑟之句，挑夾絃中，與琴之綽注相應。初聽若彈琴鼓瑟，各自成韶，細聽則如珠鳥一雙，此唱彼和，節奏嚮往；四五段以後，吟揉漸少，雜以批拂，蒼蒼涼涼，磊磊落落，下指甚重，聲韻頓繁；六七八段，間以曼衍，愈轉愈清，其調愈逸。子平本會彈十幾調琴曲，所以聽得入彀。因爲琴韻與瑟韻大相區別，格外留神。聽那瑟韻音韻，在右手發聲，左手邊邊揉頓，其餘音也就隨着猗猗靡靡，真是聞所未聞。初聽還看他指法調頭，既而便耳中有音，目中無指；久之，耳目俱無，覺得自己的身體，

飄飄蕩蕩，如隨長風浮沈於雲霞之間；久之又久，身心俱忘，如醉如夢。於恍惚杳冥之中，鏗鏘幾聲，琴瑟俱息，乃通見聞，人亦警覺。欠身而起，說道：「此妙到極處！」小子也曾學過二年，見過多少高手；從前聽過孫琴秋先生琴，有漢宮秋一曲，以爲非凡響，與俗手不同；不想今日得聽此曲，又高出孫君的漢宮秋萬萬矣。請教這是怎麼曲名？有辨沒有？」陳姑道：「此曲名叫水天風之曲，譜是從來沒有的。不但此曲塵世所無，即洞中亦少人能彈，非外人所知。你們彈的，依著韻譜，一人之曲；如兩人合彈，彼也「宮」，此也「宮」，斷不敢爲「羽」爲「徵」的；即使三四同鼓，也是這樣。實是同奏，並非合奏。我們彈的曲子，一人彈與兩人彈，迥乎不同，一人彈的，名「自成之曲」；兩人彈的，則謂「合成之曲」。所以此「宮」彼「商」，彼「角」此「羽」，相協而不相同。聖人所謂「君子和而不同」，就是這個道理。「和」之一字，後人誤爲別解久矣。」當時陳姑立起身來，向西壁一個小門，開了，大聲喊着；卻不知甚話，聽不清楚。黃龍子亦立起身來，將琴瑟掛在壁上。子平於是也立起，走到壁間，細看那夜光珠，到底怎麼樣子，以便回去，誇談於人。及走到珠下，伸手一摸，那夜光珠卻甚熱，有些烙手。心裏詫異：「這是什麼道理呢？」看黃龍子琴瑟已掛好，

便問道：「先生！這是什麼珠？」黃龍子笑答道：「驪龍之珠，你不認得麼？」

子平又問：「驪龍怎麼會熟？」黃龍子道：「這是火龍所吐，怎麼不熟？」子平

說：「火龍珠那得如此一樣大的一對呢？雖則是火龍所吐，難道永遠是熱的嗎？」

黃龍子道：「然則我說的話，先生有不信的意思。既不信，我把熱的道理，開給你看。」那夜明珠旁，有個小銅鼻子，一拔，那珠是便像一扇門的，張開來了。

原來是個珠壳，內是很深的油池，當中用棉花線捲的燈心，外面用千層紙做的燈筒，上面有個小煙囪，從壁子上出去，上頭有許多黑煙，同洋燈的道理一樣，不及洋燈精緻，所以不免有黑煙上去。看過也就笑了。再看那珠壳，原是大螺蚌壳

磨出的，所以不及洋燈光亮。子平道：「與其如此，何不買個洋燈，豈不省事

呢？」黃龍子道：「我們山裏，那有洋燈買呢？這油就是前山出的，與你們用

火油是一樣的；只是我們不會製造，所以光色俱濁，把她嵌在壁子裏頭呢！」說過，便將珠壳關好，依然是兩顆夜明珠了。子平又問：「這地氈是什麼做的？」

答道：「俗名叫籬草，因為可以做籬衣用的。將籬草半枯時候，采來晾乾，劈成細條，和麻織成的。這是與姑自己親做起來。因山地潮溼，所以先用雲母鋪

了，再加鋪籬毯呢；人就不受病了。這壁上也是用雲母粉，和那紅泥膠塗的，可

無潮溼，又禦寒氣，比你們用石灰好得多呢。」子平又看壁上，懸著一物，好似彈棉花的弓，裨安了無數絃線，知道是個樂器。就問：「叫做何名？」黃龍子道：「此物名爲箜篌。」用手撥撥，也不甚響的，就說道：「我們小時讀詩，題目裏就有箜篌，不知道是這個樣子。請先生彈兩聲，以廣見聞，何如？」黃龍子道：「單彈沒有什麼意味，待我看看時候何如，再邀一個客來就好。」走至窗前，朝外一看月光，說：「此刻不過亥時，桑家姊妹恐沒有睡呢，去請一請看。」遂向璵姑姑道：「申公要聽箜篌，不知桑家阿廬，能來不能來？」璵姑姑道：「等蒼頭送茶來，叫他去問。」於是各人坐下。蒼頭捧進黃泥小爐子，一個水瓶子，一個茶壺，幾隻小茶杯，安放在矮几上。璵姑姑說：「你到桑家問廬姑姑睡未？能來不能來？」蒼頭一諾去了。此時三人在靠窗一個梅花几間坐著，子平靠窗臺更近。璵姑姑取茶送與二人，大家靜坐吃茶。子平看窗臺上有幾本書，取來一看，面上題了四個大字，曰，此中人語。揭開一看，也有詩，也有文，惟長句子的歌謠最多，俱是手錄的，字跡娟妍。看了數首都不甚懂。偶然翻得一本，中有一張花牋，寫了四首四言詩，是個單張紙。想要鈔下，便向璵姑姑道：「這紙我想抄去，未知可以不可以？」璵姑姑拈去看了一看，說：「你歡喜拿去就是。」

子平接來細看，上寫道，

銀風謠

東山乳虎，迎門當戶；明年食麋，悲生齊魯。(一解)

殘骸狼藉，乳虎乏食；飛騰上天，立豕當國。(二解)

乳虎斑斑，雄據西山；亞當孫子，橫被摧殘。(三解)

四鄰震怒，天眷西顧；斃豕殪虎，黎民安堵。(四解)

子平看了又看：說道，「這詩彷彿古歌謠，其中必有事跡，請指教一二。」黃龍子道：「既叫做此中人語，必不能爲外人道矣；閣下靜候數年，便會知道。」與姑道：「乳虎就是你們毓太尊，其餘你慢慢揣摩，也就可以知道的。」子平會意，也就不往下問了。其時邊遠有笑話聲，一息工夫，只聽迴廊上有許多脚步声，頃刻已到了前面。蒼頭先進來報道：「桑家姑娘來也。」黃與二人，接上前去，子平也立起身來。只見一個約有二十歲上下年紀，穿著一件紫色花襖；下著燕尾青的裙子，頭上倒梳雲鬢髻，挽了個墮馬妝；後面一個，約有十三四歲，著了個翠藍襖子，紅地白花的椅子，頭上正中挽了個髻子，插了一朵慈菰葉的翠花，一步步娉婷而來。彼此讓了坐。與姑介紹，先說：「這是武城縣的申老父台的

令弟，今日趕不上集店，在此借宿；適值龍叔也來，大家談得高興，申公要聽聽篋，所以有勞二位芳趾。擾破清睡了，得罪得很！」兩人齊道：「豈敢，豈敢！只是鄙俚之音，難入高耳。」黃龍子說：「無庸過謙了。」璵姑指著年長者，對子平道：「這位是扈姑姑姐姐。」又指年幼的道：「這是勝姑妹子。都是我們貼緊的隣居，平常也甚相得。」子平說兩句客套的話。卻看那扈姑豐頰長眉，眼如銀杏，脣紅，齒白；於豔麗之中，有股英俊氣象；那勝姑幽秀俊俏，眉目清爽。那蒼頭進來取水瓶；將茶壺注滿；清水注入茶瓶；即退了出去。璵姑取了兩個杯子，各敬了茶。黃龍子道：「時候不早，請起手罷。」璵姑於是取了篋，一遞給扈姑。扈姑不肯接手，說道：「我彈篋篋不及璵妹；我卻帶了一枝角來，勝妹帶了鈴來，不如璵妹彈篋，我吹角，勝妹搖鈴罷，豈不俱妙？」黃龍子道：「甚好，甚好；就是這樣辦了！」扈姑道：「龍叔做什麼呢？」黃龍子道：「我做聽。」扈姑道：「不害臊？稀罕你聽！龍吟虎嘯，你吟罷。」黃龍子道：「水龍纔會吟，我是田龍，只會潛而不用。」璵姑說：「有了法子了。」即將篋放下，跑到靠壁几上，取過一架馨特來，放在黃龍面前，說：「你半嘯半擊，帮襯音節罷。」扈姑遂從襟底取出一枝角來，光彩奪目，如

玄玉一般；先緩緩吹起來。原來這角上有個吹孔，旁邊有五六個小孔，手指可以按放，亦復有宮，商，徵，羽，不是巡街兵吹的海螺聲音。那角聲吹得嗚咽頓挫，悲壯跌宕。璵姑也將箏篋取在膝上，將弦扣好。勝姑將鈴取出，左手掀了四個，右手掀了三個，亦凝神看著扈姑。只見扈姑角聲一闌將終，勝姑便將兩手七個鈴，同時取起，嘎嘎響起了。那鈴搖起之時，璵姑亦將箏篋舉起，蒼蒼涼涼，緊摘慢鉤，連批帶拂。鈴聲已止，箏篋丁咚斷續，與角聲相和，如狂風吹沙，屋瓦欲震，那七個鈴便參差不一，應機赴節。這時黃龍子穩几仰天，撮脣齊口，發噓相和。爾時喉聲，角聲，鈴聲，弦聲，俱分辨不出。耳中但聽得風聲水聲，人馬雜沓聲，旌旗熠燿聲，干戈擊軋聲，金鼓薄伐聲。約有半小時，黃龍子舉起聲來，在磬上鏗鏗鏘鏘的亂鼓，協律諧音，乘虛蹈隙。其時箏篋漸緩，角聲漸底，惟餘清磬鏗鏘未已。少息勝姑起立，兩手筆直，亂鈴再搖，衆樂俱歇。子平起立拱手道：『有勞衆位，感戴之至！』衆人俱說：『見笑，見笑。』子平道：『這曲叫什麼牌名？何以有如許殺伐之聲呢？』黃龍子道：『這曲叫枯桑引，又名胡馬嘶風曲，乃軍陣樂也。凡箏篋所奏，無平和之音，多半淒清悲壯；其至急者，可令人泣下。』談心之頃，各人已將樂器送還原位，復行坐下。扈

姑對璵姑道：『璠姑怎麼多日不歸？』璵姑道：『大姐姐因外甥子不舒服，關了兩個多月了，所以不曾歸來。』勝姑道：『小外甥子什麼病？怎麼不趕緊醫治呢？』璵姑道：『可不是呢。小孩子淘氣；治好了，他就吃壞，所以又發；已經發了兩次了，何嘗不替他治呢？』又說了許多家事，遂立起身來告辭去了。子平也立起身，與黃龍子說：『我們也前面坐罷。此刻諒有子正的時候了。』璵姑娘也要安睡呢。』說著，同到前面來，仍從迴廊走過。只是窗上已無月光；窗外壁，已上半截雪白灼亮，下半截烏黑了。是十三日的月亮，已經大歪西了。走至東房，璵姑道：『二位就此地坐罷，我送扈姐出去。』到了堂屋，扈勝止住道：『不用送了，我們也帶個蒼頭來，在前面候著呢。』聽他們唧唧噥噥，說了好久，璵姑方回。黃龍子道：『你也回罷，我陪坐一刻呢。』璵姑就告辭回房，說：『申先生就在此榻安睡罷，我少陪了。』璵姑走後，黃龍子道：『劉仁甫卻是個好人，然其病在過真呢。山林有餘處，城市恐不足，大約一年的緣分，你們是有的；過此一年之後，局面又要改動了。』子平便問：『一年之後，是什麼光景呢？』黃答：『不過小有更動。五年之後，風潮漸起；十年之後，局面就大不同了！』子平又問：『是好是壞呢？』黃答：『自然是壞了！然壞即是好，好即

是壞；非壞不好，非好不壞。」子平道：「這事我更不懂了。好竟是好，壞竟是壞；如先生這個說法，豈不是好壞不分了嗎？務請切實指示！不才往常見人讀佛經，什麼「色卽是空，空卽是色」這種無稽之口頭禪，聞之頭昏腦悶，今日遇見先生，如撥雲霧見青天，不想又說這懂懂話來，豈不令人悶煞？」黃龍子道：「我且問你，比如這個月亮，十五就明了，三十就暗了，上弦下弦，就明暗參半了。那初三，初四的月亮，只有一牙。請問他什麼緣故：過了此日，就慢慢的長滿了？十五以後，又慢慢的缺暗了呢？」子平道：「這個道理，容易明白。因爲月球，本來無光，受了太陽的光反射，所以朝太陽的半個是明的，背太陽的半個是暗的。初三，初四，月身斜對太陽，所以眼看只有三分明，七分暗了，就像一牙似的。其實，月球并無分別，只是半個明，半個暗。盈，虧，圓，缺，都是人眼現出來的景像，與月球毫不相涉。」黃龍子道：「你既知道這個道理，應須明白好卽是壞，壞卽是好，同那月球明暗一個道理。」子平道：「這個道理，不能與月球有圓缺，有明暗，相提並論，那月是暗的半邊向人，人就說月黑了；明的半邊向人，人就說月明了。初八，廿三的月，人正對伊側面，所以半明半暗，就叫做上弦下弦。因人所看的方面不同，喚做盈，虧，圓，缺。若在二十八九

的月亮，全黑的時候，人若飛到月球上面去看，自然仍是明的。這就是明暗的道理，我們都懂得呢。究竟半個明，半個暗，是一定不移的道理。半個明的，終久是半個明；半個暗的，終久是半個暗。若說明即是暗，暗即是明，理性終不能通。」正說得高興，忽聽背後有人叫道：「申先生你錯了。」畢竟此人是誰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原
书
空
白
页

老殘遊記卷三

第十一章 疫鼠傳殃成害馬 癩犬流災化毒龍

卻說申子平正與黃龍子辯論，忽聽背後有人喊道：「申先生，你錯了。」回頭一看，卻是璵姑，業已換了妝束，僅穿一件花布襖子，小腳褲子露出一雙四寸金蓮，著了一雙靈芝頭的鞋，愈顯伶俐俊俏。那一雙秋波，黑白分明，都像透水似的。申子平連忙立起，說：「璵姑還沒睡嗎？」璵姑道：「我本要睡，聽你二位談得興濃，故來聽二位的高論，好長些學問。」子平道：「不才那敢辯論；只是生性愚魯，一時不得徹悟，所以求黃公討論指教呢。方才姑娘說我錯了，請指教一二！」璵姑道：「先生不是不明白，是沒有仔細想想。大凡人都聽人甚麼說，便是甚麼話不能達出自己的聰明。方才說月球，半個明的，半個暗的……：試思月球在天上，動物呢，不是動物？月球繞地，是人人曉得的，既曉得繞地，則不能不動，不能不轉，是很明的道理呢。月球既轉，何以對著太陽的是明了？由此可知無論其爲明爲暗，于月球本體毫無增減，亦無生滅；其理本來易明，都被

宋代以後三教的子孫，挾了一肚子欺人自欺的心，做了經注，把那三教聖人的精義，都注歪了。所以天降奇災，北拳南革，將聖賢名教，一概抹殺。此也是自然之理，不足為奇的事。不生不死，不死不生，即死即生，即生即死，那會錯過一絲毫呢？」申子平道：「方才月球，即明即暗的道理，我方有二分明白了，今又為姑娘如此一說，又把我送入糊缸裏去了。我現在也不想明白這個道理了，請二位將那五年之後，風潮漸起，十年之後，就大不同的情形，開示一二！」黃龍子道：「三元甲子之說，閣下是曉得的；同治三年甲子，是上元甲子第一年，閣下想必也曉得的。」子平答應一聲道：「是。」黃龍子又道：「此一個甲子，與以前三個甲子不同。此名為轉關甲子，一六十年中，要將以前的事，全行改易；同治十三年甲戌，為第一變；光緒十年甲申，為第二變；甲午為第三變；甲辰為第四變；至甲寅則清祚早更，國由新造，為第五變。五變之後，諸事俱定。若是咸豐甲寅的生人，活到八十歲，這六甲變態，都是親身閱歷，倒也是個極有意味的事。」子平道：「前三甲更動，不才大概也都見過了。大約：甲戌為同治帝昇天，大局為之一變；甲申為法蘭西福建之役，安南之役，大局又為之一變；甲午為日本侵我東三省，俄德出為調停，藉收漁人之利，大局又為之一變；此都已見過

了。請問後三甲的變動如何呢？」黃龍子道：「將來北方有義和團拳匪出現了；大抵起于戊子，現於甲午；至庚子，子午一沖，其暴發也勃然，而其漸滅也忽然；北方之強也。其信從者，上自宮闈將相，下至士庶匹夫而止；其主義爲壓漢驅洋。又有南方革命之舉，起於戊戌，而成於甲辰；庚戌之中，辰戌一沖而暴發，其興也漸進，其成也迅速；南方之強也。其信從者，上自將相，下至士夫，而主義爲改正革命之舉，所以開文明也。甲寅之後，文明大著，中外之猜疑，滿漢之疑忌，盡皆消滅。魏真人參同契所說，「元年乃芽滋；」指甲辰而言。辰屬土，萬物生於土，故甲辰以後，爲文明芽滋之世——如木之坼甲，如笋之解籜，其實滿目所見者，皆木甲竹籜也，而真苞已隱藏其中矣。十年之間，籜甲漸解，至甲寅而齊。寅屬木，爲花萼之象，甲寅之後，爲文明華敷之世；雖燦爛可觀，尙不足與西方諸國並駕齊驅。直至甲子，爲文明結實之世，可以自立矣。然後由歐洲新文明，進而復我三皇五帝舊文明，駸駸進於大同之世矣。然此事尙遠，非三五十年的事也。」子平聽得歡欣鼓舞，因又問道：「天既好生，又是世界之主，爲什麼要生此許多劫數呢？俗語說，這叫做晴間。」黃龍子點頭長嘆，默無一言。稍停，問子平道：「你莫非改上帝爲獨尊無二之神聖嗎？」子平答

道：『自然是了。』黃龍搖頭道：『還有一位尊神，比上帝還要尊呢。』子平大驚道：『這就奇了！不但中國自有書籍以來，未曾聽得有比上帝再尊的人，即寰球各國，亦沒有人說上帝之上，更有那一位尊神呢。這真是聞所未聞了！』黃龍子道：『你看過佛經，就不知阿修羅王與上帝爭戰之事嗎？』子平道：『那卻曉得，然我實不信。』黃龍子道：『這話不但佛經上說，就是西洋各國宗教家，也知道這阿修羅王之事，那也絲毫不錯的。須知阿修羅隔若干年，便與上帝爭戰一次，末後總是阿修羅戰敗，再過若干年，又來爭戰。試問當阿修羅戰敗之時，上帝爲什麼不把他滅了呢——等他過了若干年，又來害人？不知他害人，是不智也；知道他害人，而不滅之，是不仁也；豈有個不仁不智之上帝呢？足見上帝的力量，是滅不動他，可想而知了。譬如兩國相戰，雖有勝敗之不同，彼一國卽不能滅此一國，又不能使此一國，降伏爲屬國，雖然戰勝，則兩國仍爲平等之國，這是一定的道理。上帝與阿修羅亦然：既不能滅之；又不能降伏之，惟吾之命是聽；則阿修羅王與上帝，便是平等之國了。而上帝與阿修羅，不能出這尊位之範圍，所以曉得這位尊者，位分實在上帝之上。』子平忙問道：『我從未聽說過。請教這位尊者，是何法號？』黃龍子道：『法號叫做勢力尊者。勢力之

所至，上帝亦不敢違拗他。我說個比方與你聽：上天有好生之德，由冬而春，由夏而秋，上天好生的力量，已用足了。你試想夏天之樹木，百草，百蟲，無不滿足的時候，若由著他老人家性子，再往下去好生，不要一年，這地球上便容不了，又到何處去找塊空地，容放這些物事呢？所以將霜雪寒風出來一殺，殺得乾乾淨淨的，再讓上天來好生。這霜雪寒風，就是阿修羅王部下了。可知一生一殺，都是勢力尊者所作用的。此尙是粗淺的比方，不甚的確；要推其精義，非一朝一夕所能談得盡的。」璵姑姑道：「龍叔！何以今日發出許多奇關的議論，不但申先生未曾聽過，我也未曾聽過呢？究竟還是真有個勢力尊者，還是龍叔自撰的寓言？」黃龍子道：「你想，有一個上帝沒有？如有一個上帝，定然有一個勢力尊者。要知道上帝同那阿修羅，都是勢力尊者的化身。」璵姑姑鼓掌大笑道：「我明白了！勢力尊者，就是儒家說的個無極；上帝同阿修羅王合起來，就是個太極了。對不對呢？」黃子龍道：「是的，不差。」申子平亦欣然起立道：「被璵姑姑一講，連我也明白了。」黃子龍道：「是卻了，然而被你們一講，豈不上帝同阿修羅，都成了宗教家的寓言了嗎？若是寓言，就不如竟說「無極」「太極」的妥當。要知道申子平同阿修羅二人，實有其人，實有其事，且等我慢慢說

與你聽。這個勢力尊者，即主持太陽宮者是也。環繞太陽之行星，皆憑這太陽為主動力。由此可知凡屬這太陽部下的勢力，總是一樣，並無分別。又因這感動力相交，生出種種變相，莫可紀述，所以各宗教家的書，總不及儒家的易經為最精妙。易經一書，專講爻象。何以謂之爻象，你且看這「爻」字……：「乃用手著指桌上畫道：『一撇一捺，這是一爻；一撇一捺，又是一爻；天上天下一切事理，盡在於兩爻之中。初爻為正，再爻為變，一正一變，互相乘除，就沒有紀極了。』這個道理甚精微，他們算學家略懂得一點。算學家說，同名相乘為正，異名相乘為負，無論你加減乘除，怎樣變法，總出不了這正負兩個字的範圍。所以季文子三思而後行，孔子說，「再思可矣。」只有個再，沒有個三。話休煩絮，我且把那北拳南革，再演說一番。這拳譬如人的拳頭：一拳打去，行就行，不行就罷了，沒甚要緊；然一拳打得巧時，也會送了人的性命；倘若躲過去，也就沒事。將來北拳的那一拳也幾乎送了國家的性命，殺是可怕。然究竟只是一拳，容易過的。若說「革」呢：革是個皮，即如馬革牛革，是從頭到脚，無處不包著的；莫說是皮膚小病，要知道渾身潰爛起來，也會致命的；只是發作的慢，若留心醫治，也不致於有害大事。惟此「革」字，上應卦爻，不可小覷了他。諸位切

詞，若攙入他的黨裏去，將來也是跟著潰爛，送了性命的。小子且把澤火革卦，演說一番：先講這「澤」字；山澤通氣，就是溪河。溪河裏不是水嗎？管子說，「澤」下尺升上尺，當云「恩澤下於民」，這澤字不明明是個好字呢？爲什麼澤火革，便是個凶卦呢？偏又有個水火既濟的個吉卦，放在那裏，豈不令人納悶？要知道這兩卦的分別，就在陰陽二字上：坎水是陽水，所以就成個水火既濟吉卦；兌水是陰水，所以就成了澤火革凶卦。坎水陽德，從悲天憫人上起的，所以成了個既濟之象；兌水陰德，從憤懣嫉妒上起的，所以成了個革象。你看，彖辭上說道：澤火革，二女同居，其志不相得。你想人家有一妻一妾，互相嫉妒，這個人家會好嗎？初起總想獨據一個丈夫，及至不行，則破敗主義就出來了。因愛丈夫而爭，既爭之後就損傷丈夫也不顧了，再爭則斷送自己性命也不顧了。這叫做嫉妒之性質。聖人只用「二女同居，其志不相得」兩句，把這兩革諸公的小像直畫出來，比那照相的還要清爽。那些南革的首領，初起都是官商人物，并都是聰明出衆的人才；因爲所乘的是婦女陰水嫉妒的性質，只知有己，不知有人，所以在世界上，就不甚行得開了。由憤懣生嫉妒，由嫉妒生破壞。這破壞豈是一人做得的事呢？於是同類相呼，水流濕，火就燥，漸漸的越聚越多，鈎連上些人家的

敗類子弟，一發做得如火如荼。其已得舉人，進士，翰林，部曹等官的呢，就談朝廷革命；其讀書無成無著子弟，就學兩句愛，皮，西，提，或阿，衣，烏，愛，窩，便談家庭革命。一談了革命，就可以不受天理，國法，人情的拘束，豈不大痛快呢？可知太痛快了，不是好事。吃得痛快傷食，飲得痛快病酒；今者不管天理，不畏國法，不近人情，放肆做去，這種痛快不有人災，必有鬼禍，能得長久嗎？」楓姑道：「我也常聽父親說起現在玉帝失權，阿修羅當道——然則這北拳南革，都是阿修羅部下妖魔鬼怪了。」黃龍子道：「這是自然。聖賢仙佛，誰肯做這些事呢？」子平問道：「上帝何以也會失權？」黃龍子道：「名為失權，其實即是讓權。並讓權二字，還是假名；要論其實在，只可以叫做伏權。譬如秋冬的肅殺，難道真是殺嗎？只是將生氣伏一伏，蓄點力量，做來年的生長。道家說道：「天地不仁，以萬物為芻狗；聖人不仁，以百姓為芻狗。」又云：「取已陳之芻狗，而臥其下必昧。」春夏所生之物，當秋冬都是已陳之芻狗了，不得不洗刷一番。我所以說是勢力尊者的作用。上自三十三天，下至七十二地窖，人，非人等，共總兩派：一派，講公理的；就是上帝部下——聖賢仙佛。一派，講私利的；就是阿修羅部下——鬼怪妖魔。」申子平道：「南革既是破敗

了天理，國法，人情，何以還有人信服他呢？」黃子龍道：「你當天理，國法，人情，是到南革的時代纔破敗嗎？」久矣亡失的了！西游記是部傳道的書，滿紙寓言。他說：那烏鷄國王，現坐著的是個假王，真王卻在八角琉璃井內。現在的天理，國法，人情，就是坐在烏雞國金鑾殿上的假王；所以要借著南革的力量，把這假王打死，然後慢慢地從八角琉璃井內，把真王請出來。等到真天理，國法，人情出來，天下就太平了。」子平又問：「這真假是怎樣個分別呢？」黃龍子道：「西游記上說著呢：「……叫太子問母后便知道了。母后說道：三年之前溫又暖，三年之後冷如冰。」這冷暖二字，便是真假的憑據。其講公理的人，全是一片愛人的心，所以發出來是口暖氣；其講私利的人，全是一片恨人的心，所以發出來，是口冷氣。還有一個祕訣，我儘數奉告，請牢牢記住，將來就不至入那北拳南革的大劫數了：北拳以有鬼神爲作用，南革以無鬼神爲作用。說有鬼神，就可以妝妖作怪，鼓惑鄉愚，其志不過如此而已。若說無鬼神，其作用，就很多了：第一條，說無鬼就可以不敬祖宗，爲他家庭革命的根原；說無神，則無陰譴，無天刑，一切了違背天理的事，都可以做得，又可以掀動破敗子弟的興頭——他卻必須住在租界，或外國，以聘他反背國法的手段；必須痛詆人說有鬼神的，以

聘他反背天理的手段；必須說叛臣賊子是豪傑，忠臣良吏爲奴性，以聘他反背人情的手段。大都皆有辯才，以文其說。就如那妒婦破壞人家，他卻也有一番堂堂正正的道理說出來——可知道家也卻被破了。南革諸君的議論，也有驚采絕艷的處所——可知道世道卻被他攪壞了。總之：這種亂黨，其在上海日本的，容易辨別；其在北京及通都大邑的，難以辨別。但牢牢記住：事事託鬼神，便是北

拳黨人；力闢無鬼神的，便是南革黨人。若遇此等人，敬而遠之，以免殺身之禍，要緊，要緊！」申子平聽得五體投地，非常佩服。再要問時，聽窗外的晨鷄，已經喔喔的啼了。瑛姑道：「天可不早了，真要睡了。」遂道了一聲「安置」，推開角門進去。黃龍子就在對面榻上，取了幾本書做枕頭，身子一欹，已經鼾聲雷起。申子平把將剛纔的話，又細細的默記了兩遍，方始睡下。

一覺睡醒，紅日已經滿窗。慌忙起來，黃龍子不知幾時已經去了。老蒼頭送進熱水洗臉；少停，又送進鷓鴣羹碗的早飯來。子平道：「不用費心——替我姑娘前道謝；我還要趕路呢。」說著，瑛姑已走出來，說道：「昨日龍叔不說嗎？你早去也無益的；劉仁甫午牌時候方到關帝廟，用過中飯去不遲。」子平依著，再坐數時，用過飯，辭了瑛姑，逕奔山集上。看那集上，人煙稠密，店舖

雖不多，兩面攏地攤，售賣農器及鄉下日用物件的，不一而足。問了鄉人，纔尋著了闕帝廟。果然劉仁甫已到。見過，叙了寒溫，便將老殘書信取出，遞給仁甫。仁甫接函說道：『在下粗人，不懂衙門規矩；才具又短淺，恐怕有累令兄的政事之聲；總是不去爲妙。因爲接著金二哥捎來鐵哥的信，說一定要去的；又恐住的柏樹峪地方，路途難走，恐覺不著，所以迎候在此，面辭一切。總請二先生代爲力辭方好。並不是躲懶，又不是妝矯，實在恐不能勝任，有誤尊事呢。務求原諒！』子平道：『不必過謙。家人來，恐不敬，所以家兄特使小弟，遠涉驅程，敦請先生的；萬勿推辭！』劉仁甫看勢難辭，只好應允。遂安排已事，料理清楚，然後同申子平同到城武縣署。見過申東造，彼此談了欽慕之意，果然待以上賓之禮；其餘一切，均照老殘所屬付的辦理。初起也還有一兩起盜案，一月之後，竟到了犬不夜吠的光景了。欲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二章 寒風凍塞黃河水 暖氣催成白雪辭

卻說老殘由東昌府動身回省城去，一日，走到齊河縣南城，覓店住宿，看那街上客店，都住滿了客，心裏詫異道：『從來此地無此熱鬧，這是什麼緣故呢？』

正在躊躇，只見門外進來一人，口中喊道：『好了，好了，快打通了，大約明晨一早可以走了。』老殘也無暇訪問，且找了店家問道：『有屋子沒有？』店家說：『都住滿了，請到別家去罷。』老殘說：『我已走了兩家，都沒有屋子；你可以不管好歹，湊付一間罷。』店家道：『此地實在沒法了，東隔壁店裏，午後走了一幫客，你老趕快去，或者還可以暫住呢。』老殘隨即到東邊店裏，問了店家，果然還有兩間屋子空著，當即搬了行李進去。店小二跑來打了臉水，拏了一枝線香燃著，插在桌上的爐內，說道：『客人抽煙。』老殘問：『這兒爲什麼這樣熱鬧，各店都住滿了客？』店小二道：『刮幾天大雪，又打了北風，河裏的水，有屋子大，擺渡船不敢走渡，恐怕碰上，就要壞了。到了昨日，上灣子水插住了。道灣子底下，可以走船呢——卻又被河邊上的冰，把幾隻渡船，冰得牢牢的。昨日晚上，東昌府李大人到了，要見撫臺回話；走到此地，過不去了。縣衙裏派了地保，雇了許多民夫打冰，今兒打得一天，看看可以過了，只是歇手，就凍上了。你老看客店裏都住滿，俱是走不過去的人。我們店裏，今晨還是住滿，因爲有一幫客，內中有個年老的，在沿河看了半天，說：「這冰是打不開了，不必在這裏死等，我們到維口去，有怎法子沒有法子，也到那邊再打算了。」午

牌時候，開車去的。你老真好造化，不然，直沒有屋子住呢！」店小二話已說完，將行李鋪好。老殘洗過面，把房門鎖上，走了出來。先到河隄上看看，見那黃河從西南下來，到此卻正是個灣子，過此便向正東去了。河面不甚寬，兩面相距不到二里；若以此刻河水而論，也不過百丈寬的光景；只是面前的冰，插得重重疊疊的，高出水面七八寸厚。再向冰上游走了一二百步，只見那上流的冰，一塊一塊落下來，到此被前面攔住，走不過，就積住了；後來的冰趕上，與前面積住的冰相撞，如洪鐘般响，後冰又被流水逼住，就溜過前面去了。那河身雖有百丈寬，當中大溜的，不過二三十丈；兩邊俱是平水。那平水已結成冰了；冰面被那岸上沙土吹滿，好似沙灘一般。中間一道溜河，仍然奔騰澎湃，有聲有勢。那走不過去的冰，擠到兩邊；平水上的冰，被亂冰擠破了，往岸竄出，有五六尺遠。許多破冰積起來，像個插瓶似的。看了一點多鐘的工夫，老殘復往下游走去。過了原來的地方，再往下走，見有兩隻船，船上有十多個人，都擎的木杵打冰；向前打些，又向後打些。對岸也有兩隻船，也是這樣打。看著天色漸漸昏了，打算回店。再看那隄上柳樹影子，都已照在地下，原來月光已經放了。回到店中，開了門，喊店小二點上燈。吃過晚飯，又到隄上閑步。

這時北風已息，誰知道冷氣逼人，比那有風的時候，還厲害些。幸得老殘已穿上申東造所贈的羊皮袍子，故當得起冷呢。只見那打冰的船，還在那裏打，每船上點了一個小燈籠，遠遠望去，彷彿有「正堂」二字，一面有「齊河縣」三字；——由他去了。擡起頭來，看那南面山上，一條白光，映著月色，分外好看，一層一層的山嶺，都分辨不清。又有幾片白雲在裏面，所以分不出是雲是山。及至定睛看去，方纔看出那是雲，那是山來。雖然雲是白的，山也是白的，雲有亮光，山也有亮光，只因爲雲在月下，月在雲上，所以雲的亮光，從背後透過來；那山卻不然，山的亮光，由月光照到山上，被那山上的雪，反射過來，所以光是兩樣了呢。然只稍近的地方如此。那山望東去，越望越遠；天也是白的，山也是白的，雲也是白的，就分辨不出來。老殘對著雪月交輝的景致，想起謝靈運的「明月照積雪，北風勁且哀」兩句詩，若非經閱北方寒像，那裏知道「北風勁且哀」的個「哀」字呢？這時，月光照滿地上，擡起頭來，天上的星，一個也看不見；只有北方北斗七星，也像淡白點子光了，還算看得清楚呢。那北斗斜倚著紫薇星垣的西邊上面，杓在上，魁在下。心裏想：『歲月如流，眼見斗杓，又將東指了，人又要添一歲了！一年一年的如駛的過去，如何結局呢？』又想到：『詩經上

說，「雖北有斗，不可以挹酒漿。」現在國家多事之秋，那王公大人只是怕耽處分，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弄得百事俱廢，將來是怎樣個結局？國事如此，丈夫何以為家？」想到此地，不覺滴下淚來，也就無心觀玩景致，慢慢的回店去了。一面走著，覺得臉上，有件物件挂著，用手一摸，原來兩邊是滑溜溜的兩條冰。初起不懂這物那裏來的，既而想著，自己也笑了。原來方才滴下的淚，天寒就凍在臉上。立著的地下，必有許多冰珠了呢。回到店裏，也就睡了。

次日早起，再到隄上看看，兩隻打冰船在河上，已凍牢了。問了隄旁人，說：「昨兒打了半夜；往前打去，後面就凍住了；往後打去，前面又凍住了；所以今兒歇手不打了——不如等到冰結實了，從冰上走罷。」因此老殘也用這個法子。閑著無事，到城裏散步一會，只見大街上有幾家鋪面，其餘背街上，瓦房都不甚多，是個荒涼寥落的景象。因北方大都如此，故看了不甚驚異。遂回店中，打開書篋，取了一本書來，是八代詩鈔，記得在省城裏，替一個湖南人治好了病，當謝禮的；在省城事忙，未及細看，就藏在箱內；趁今日無事，仔細看一遍；原來二十卷書；頭二卷是四言的；卷三至十一，是五言詩；十二至十五，是近體詩；十六至十七，是雜句；十八是樂府；十九是歌謠；二十是雜誌。再把那細目

翻揭一看，見近體的，選了謝朓的二十八首，沈約的十四首；古體裏，選了謝朓的五十四首，沈約的三十七首；心裏很不明白。就把那第十卷與十二卷，同取出，看看實分不出近體古體來。心裏又想：『這詩是王綽秋闈選的，這人負一時盛名，而湘軍誌一書，做得委實不差，有目共賞，何以這詩鈔選的未愜人意呢？』既而又想：『沈歸愚選的古詩源，將那歌謠與詩混雜一起，也是大病。』王漁洋古詩選，亦不當人意。算來，還是張翰風的古詩錄，差強些呢。不管他怎樣，且把古人的吟詠消遣罷！』

看了半日，復到店門口閒立。立了一會兒，方要回身，見一個戴紅纓帽的家人，走到前面打了一個千，說：『鐵老爺幾時來的？』老殘道：『我昨日到的。』說著，心中記不起這個人是誰的家人。那家人知道老殘記不起，便笑說道：『家人叫黃升，敝上是黃應圖老爺呢。』老殘道：『哦，是了，是了。我的記性真壞！我常到你公館裏來，怎麼就認不得了？』黃升道：『貴人多忘事咧。』老殘道：『人是不貴，事卻多忘。你貴上是幾時來的，住在什麼地方？我在此地正悶，要找你貴上談天去。』黃升道：『敝上是總辦張夫人娶的，在這齊河上下，買八百萬料，現在也辦齊了，驗收委員也驗收過了，正打算回省消差呢。你

老也住在這店裏嗎？在那間房子？」老殘手向西指道：「就在這個西屋裏。」黃升道：「敝上也住在上房北屋裏，前兒晚上到的。前些時都在工上，因為驗收委員過去了，纔住到這裏呢。此刻在縣裏吃午飯，吃過了飯，李大人留住談話，不知道晚飯回來不回來吃的。」老殘點點頭，黃升就去了。原來黃應圖名人瑞，年紀三十多歲，江西人氏，其兄由翰林轉了御史，與軍機達賴密知己，故這黃人瑞捐了個同知，至山東來投効河工，有軍機的八行，撫臺是格外相應的，眼看大案保舉，就可過班，便是知府大人了。人倒不俗，在省城與老殘時相往來，故此認得老殘的。

老殘又在店門口，立了一會，回到房中，差不多黃昏時候了。房裏又看半本詩，燈已昏了；接上蠟燭。只聽房門口有人進來，嘴裏喊道：「補翁，補翁！」老殘連忙立起來看，正是黃應圖，彼此作了揖，坐了，各自談了些別後事情。黃人瑞道：「補翁諒沒有用過晚飯，我這裏雖有人送了個一品鍋，幾碟熱炒，恐怕不中吃；倒是我早起叫廚子做的一隻蒜菹雞，還可下口；請到我屋子裏用飯罷。」古人道：「最難風雨故人來，」這凍河無聊，比風雨更難受呢；好友相逢，就不寂寞了。」老殘道：「甚好，甚好！既有嘉肴，你不叫，我自己也要來叨擾的。」

人瑞看桌上放著的書，順手拏來一看，是八代詩選，說：「這詩總算選得好。」隨便看了幾首，丟下說道：「請到我屋子裏坐罷。」於是兩人出來，老殘把書理了一理，拏了鎖，將門鎖了，就隨著人瑞進上房來：是三間屋子，一個套房，門上挂著一幅呢帘，中間安放一張八仙桌，桌子上鋪了一塊漆布。人瑞問：「好了沒有？」家人說：「還須等一等，雞子還不十分爛。」人瑞道：「先拏碟子來吃酒罷。」家人聽聲出去，一霎時轉來，將桌子抹淨，擺上四幅杯箸。老殘問：「還有那位？」人瑞道：「停一會兒，你就知道。」杯盤安設定妥，只有兩把椅子，又出去尋椅子。人瑞道：「我們炕上坐坐罷。」那西首原有一個土炕，炕上鋪滿了墊褥，上面鋪了一張大虎皮毯，中間安放盤子，盤中煙具；兩邊又鋪狼毯，當中將煙燈點起，晃晃的太谷燈，分外明亮。何爲叫做「太谷燈」？因爲山西地方財主最多，卻人人嗜煙，所以這太谷縣煙具，比別省精緻。這個燈樣式也好，火光又足，五大洲數這爲第一呢。可惜出在中國，若是出在歐美各國，第一個造燈的人，各報館替他揚名，國家就要給他專利憑據了；無奈中國素無此例，獎給提倡工藝的人，所以太谷地方，第一個造燈人，同那籌州造斗字的人，雖能使器物利用，通行天下，而自己聲名卻埋沒。雖擇術不正，可知時會使然。閑話少

說。那盤中又有景泰藍的盒子，兩枝廣竹烟槍。人瑞讓老殘上首坐，自己在下首躺下，隨手擎枝籤子，挑煙來燒，說道：「補翁是不吃嗎？其實這個東西，吃了費時失業的，自然害人的；若不上癮，隨便消遣，倒是個談心的妙品，你何苦拒絕呢？」老殘道：「我吃煙的朋友甚多，爲求他上癮，一個也沒有；都是消遣消遣套上了。至上癮後，不但耗費人財，又成了終身之害！我看你老哥，總是不消遣爲是！」人瑞道：「自有分寸，斷不上這個當的。」說著，只見門簾一響，走進二個妓女：前頭一個十七八歲的，鵝蛋臉兒；後頭一個瓜子臉兒，十五六歲。進得門來，朝炕上請了兩個安。人瑞道：「你們來了。」朝老殘指道：「這位是鐵老爺，是我省裏的朋友；翠環，你伺候鐵老爺，坐在那邊罷！」只見十七八歲的一個，挨著人瑞在炕沿上坐下了。那十五六歲的，卻立住，不好意思坐到老殘身旁。老殘就脫了鞋子，挨進炕內，盤膝而坐。那翠環就側著身坐下了。老殘對人瑞道：「我聞人說此地素無堂子，現在怎麼也有了？」人瑞道：「是沒有的；他們姐兒在平原二十里鋪做生意的，他爺媽是城裏的人；他媽同他姐兒，俱住在二十里鋪；前月他爺死了，他媽恐他跑走，所以一同回來的。這是我住此間極無聊，叫他找來作伴。這個叫翠花，那個名翠環，都是雪白的皮膚，很可愛

的。你瞧他手呢，包管你合意。」老殘笑道：「不用瞧，你說的還會錯嗎？」翠花倚住人瑞，對翠環道：「你燒口煙給老爺呼一口。」人瑞道：「鐵老爺不吃煙，叫他燒起給我吃罷。」把籤子遞與翠環；翠環鞠著腰燒了一口，遞給人瑞道：「大人請用。」人瑞接口，扯扯呼完了，翠環再燒。那家人把一品鍋與碟子擺好，說：「請老爺用酒。」人瑞立起身，讓老殘上坐，自己對坐，命翠環坐在上橫頭，翠花坐在下橫頭。翠花擎過酒壺，把各人酒杯斟滿，放下酒壺，舉箸先敬老殘的菜。老殘道：「不用攔菜，各自便罷。我們不是新娘子，自己會吃的。」又攔了黃人瑞的。人瑞也替翠環攔了一筷菜，翠環連忙立起身來說：「不敢，不敢。」又替翠花攔了一筷，翠花說：「我自吃罷。」就用瓢子接過遞到嘴裏吃了一些，就放下來。人瑞再三讓翠環吃，翠環只是答應，並不動手。人瑞忽然將桌子一拍，說：「是了，是了。」遂喊了一聲「來嘍！」只見門外走進一個家人來，離席六七尺立著，人瑞叫他走近耳邊，說了一句話，家人答道「是，是，」回頭就出去了。過了一刻，門外進來一個漢子，手裏擎兩把絃子：一把給了翠環，一把遞給翠花；嘴裏回翠環說：「叫你吃菜，好好服伺老爺呢。」翠環彷彿聽不清楚，朝那漢子看了一眼。漢子又道：「叫你吃菜，你還不明白嗎？」

翠環道：「知道了。」當時就拿起筷子，布了黃人瑞一塊火腿，又攔了一塊，布了老殘。老殘道：「不用布最好。」人瑞道：「我們先乾了杯罷，讓他姐妹唱兩曲，給我們下酒。」說著，他們三絃子均和好了，一遞一段的唱了一支曲子。人瑞用筷子在一品鍋內，撈了半時，一樣沒中吃的菜，便說道：「這一品鍋裏的物，都有徽號，你知道不知道？」老殘說：「不知道。」他使用筷子指著，說道：「這叫怒髮衝冠的魚翅，這叫百折不迴的海參，這叫年高有德的雞，這叫酒色過度的鴨子，這叫恃強拒捕的肘子，這叫臣心如水的湯。」說著，彼此大笑一回。他們姐兒兩個曲唱完，又唱第三曲了。家人捧上自己燉的蔴燕雞。老殘道：「酒很夠了，就趁熱盛飯來吃罷。」家人當時端上四碗飯來，翠花接過，放在各人面前，泡了雞湯。用完飯，擦了臉，人瑞說：「我們還是炕上坐。」家人撤去殘肴，四人都到炕上；老殘欵在上首，人瑞欵著下首；翠花欵在人瑞的懷裏，替他燒煙；翠環坐在炕沿無聊，撥弄弦子。人瑞道：「補兄！我多日不見你詩，今日也算他鄉遇故知，也該做一首，我們拜讀拜讀。」老殘道：「我這兩天，見凍河，頗想作詩，正在打算寓意，被你一陣亂攪，將我的詩意攪壞了，攪到酒色過度的鴨子裏去了。」人瑞道：「你別恃強拒捕，我將要怒髮衝冠了。」

說罷，彼此哈哈大笑。老殘道：『有人有。天明寫給你罷。』人瑞道：『不行！你看，牆上有斗大一塊新粉的，就是特備你題詩的。』老殘搖頭道：『留給你題的。』人瑞將槍一放，說道：『稍縱即逝，能由得你嗎？』就立起身，跑到房裏，掣了一枝筆，一塊硯，一錠墨出來，放在桌上；說：『翠環你來磨墨。』翠環倒了點冷茶，磨起墨來，一刻間磨好了，說：『您寫罷。』人瑞取了簞子道：『翠花你執燭，翠環捧硯，我掃去灰塵。』把枝筆，遞在老殘手裏。翠花擎高燭臺，人瑞先跳上炕，將新粉的一塊壁上，將灰刷淨，招手道：『來，來！』老殘笑道：『你真會鬧。』也就站上炕去，將筆蘸飽，舉起手就在牆上七倒八歪的寫起來了。翠環恐怕硯上墨凍，不住的呵，那筆上還是裹了細冰，筆頭越寫越肥。頃刻寫完，看是：

地裂北風號，長冰蔽河下。

後冰逐前冰，相凌復相亞。

河曲易爲塞，嵯峨銀橋架。

歸人長咨嗟，旅客空嘆咤。

盈盈一水間，軒車不得駕。

錦筵招妓樂，亂此淒其夜。

人瑞看了說道：「好詩，好詩。爲甚不落款呢？」老殘道：「題個『江右黃人瑞』罷！」人瑞道：「那可要不得，冒了會做詩的名譽，擔了個挾妓飲酒革職的處分；有點不合算。」老殘便題了個「補殘」二字，跳下炕來。翠花姊妹放下硯臺燭臺，都到火盆邊上去烘手，看炭已將燼，就取了些生炭添上。老殘立在炕邊，向黃人瑞拱拱手道：「多擾多擾，我要回屋子睡覺去了。」人瑞一把拉住說道：「不忙不忙，我今天聽見一件驚天動地的案子，其中關係著無限的性命，有天矯離奇的情節，正要與你商議，明天一黑早就要復命的。你等我吃兩口煙，長點精神，說給你聽。」老殘只得坐下。未知究竟是件甚麼案情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三章

娓娓青燈女兒酸語

滔滔黃水觀察嘉謨

話說老殘復行坐下，等黃人瑞吃了煙，好把這驚天動地的案子，說給他聽，也就隨便聽下了。翠環此刻，也有些相熟了，就倚在老殘腿上，問道：「鐵老，你貴處是那裏？這詩上說甚麼話？」老殘一一告訴他。他便凝神想了一想道：

『真是不錯。但這詩上，也與說這些話嗎？』老殘道：『詩自然與說的。』翠環道：『我在二十里鋪時候，過往客人甚多，也常有題詩在牆上的；我最喜歡講給我聽，聽來聽去，大約不出兩個意思：上等的人，總無非說自己才氣大，天下人都不在眼裏；次一等的人，無非說姐兒長怎麼好怎麼醜的意思。你老才氣大不相同，我們是猜度不到的。只是過來過去的人，怎麼都是大才？爲啥想一個沒有才的看看，都看不著呢？我說一句傻話，既是沒才的這們少，俗語說得好，物稀爲貴，豈不是沒才的成了寶貝嗎？這且不去管他，那些說姐兒長的好的人，無非是我們眼前幾個人，有些連眼睛鼻子還沒有長的周全呢，他們不是比西施，就是比王嬌；不是說他沈魚落雁，就是比他閉月羞花了。我不知王嬌是誰，有人說昭君娘娘即是呢；我想昭君娘娘，同那西施娘娘，難道都是這種模樣子的人嗎？想是靠不住了。至於說姐兒恩情怎樣好，怎樣愛——我有一回發傻，去問那個姐兒，說他住了一夜，就麻犯了一夜；天明問他討兩把銀子買買花粉，他就反轉面皮，直掙著_子，亂嚷道：「我正帳昨夜開發了，還要甚麼花粉錢？」那姐兒再三央告說：「正帳的錢，店裏夥計扣一分，掌櫃的又扣一分，賸下都是領家的媽掣去，一個錢也不放出來，俺們的胭脂花粉，身上穿的衣裳，都是自己買的；聽曲子

的老爺們不能向他要錢，只是住宿的老爺們，可以討兩個伺候辛苦錢。」再三哀告，給他二百錢一個小串子，望地下一擲，還要撇著嘴說道：「你們這些強盜姪子，真不是東西，混賬忘八蛋！」你想有恩情沒有？因此，我想做首詩，是沒意思的，不過遣些謠言罷。你老的詩，怎麼不是這個樣子呢？」老殘笑道：「各師父，各傳授；各做法，各變法；俺們師父傳俺們的時候，不是這個傳法，所以不同呢。」黃人瑞剛纔把筒煙吃完，放下煙槍道：「真是人不能看貌相，海水不能斗量！做詩不過遣些謠言，這些話真被那孩子道著了！從今後我也不做詩了，免得造些謠言，被他孩子們笑話。」翠環道：「誰敢笑話你老呢？我們是鄉下人，沒見個世情的，孩子胡言，老爺不要見怪，我給你老磕個頭罷。」就側著身子，朝黃人瑞磕了個頭。人瑞道：「誰怪你呢？實在說得不錯！倒是沒有人說過的話，可見旁觀者清，當局者混。」老殘道：「這也罷了，只是你說那希奇古怪的案情，既是明天一早要復命的，這麼還要慢慢騰騰的呢。」人瑞道：「不用忙；且等我先講個道理你聽，慢慢的再講那個案子。我且問你，明天的冰，能開不能開？」答道：「冰是不能開。」問：「冰上你敢走嗎？明日能動身嗎？」答：「不能動身。」問：「既不能動身，明天早起，有甚麼要事沒

有？」答：「沒有。」黃人瑞道：「卻又來！既然如此，你慌著回屋子去，幹甚麼？當此沈悶之時，有個朋友談談，也就算苦中作樂了；況且他們姐兒兩個，雖比不上牡丹芍藥，難道比不上牽牛花淡竹葉嗎？剪燭品茶，也就很有趣味的。我對你說，在省城裏，你忙我也忙，總是暢談沒有個空兒，難得今天相遇，正好暢談一回。我常說人生在世，最苦是沒有談心處。你看一天說到晚，還說沒有地方說話呢？大凡人肚子裏發話，有兩個所在：一個是從丹田底下出來的，那是自己的話；一個從喉嚨底下出來的，那是應酬的話。省城裏那些人，不是比我強的，就是不如我的；比我強的人，瞧不起我，所以不能同他說話；那不如我的人，又要妒忌我，又不能同他說話。難道沒有同我差不多的人嗎？境遇雖同，心地就不同了；他自以為比我強，他就瞧不起我；他自以為不如我，就要妒忌我了。真沒有談的地方！像你老哥，總算局外的人，今日難得相遇，我素來欽仰的，我想你應該憐惜我，同我談談；你偏要走，怎麼教人不難受呢？」老錢道：「好，好，我就陪你談談！我對你說：我回屋子也是坐著，何必矯強呢。因為你叫了兩個姑娘，正好同他說說情話，或者打兩個皮料兒，嬉笑嬉笑，我在這裏不便呢。其實，我也不是道學先生，想吃生豬肉的人，做甚麼假規矩呢？」人瑞

道：『我也正爲他們的事情，要同你商議呢。』站起來把翠環的袖口一抹，露出臂腕來，給老殘看，說道：『你看這傷痕，可慘不可慘呢？』老殘看那腕上，一條條的，一條條的。人瑞道：『你看臂上如此，身上更可慘呢？』翠環：『你把我身上解開看看！』翠環這時淚珠兒已落下許多了。翠環說：『看甚麼，怪臊的。』人瑞道：『你瞧，這孩子傻不傻，看看有甚麼羞？難道做了這項營業，還害臊呢？』翠花這時眼眶也擱下淚道：『別要他脫了。』回頭朝窗外一看，低低向人瑞耳畔一說，不知說了甚麼話，人瑞點點頭也不作聲了。老殘此刻躺在炕上，心裏想：『這些人，都是良家女兒，父母養他的時候，不知費了幾許精神，費了多少辛苦，痛愛憐惜，自不待言；誰知撫養成成人，因過年寒飢餓，或父母好嫖，好賭，好嫖，或費官司，弄到萬不得已時候，將女兒賣到這個門戶人家來；被鴇母逼打，有不可以言語形容的境界。』因此，觸動自己的生平所見所聞各處鴇母慘毒，真是一師傳授的，都是一樣手段。又是憤怒，又是傷心，不覺眼中含住了淚。此時大家默無一言，靜悄悄的。只見外面一人，搨了一捲行李，由黃人瑞的家人，帶了進來，送到裏房去了。那家人出來，向黃人瑞道：『請老爺討了鐵老爺房門上鑰匙來，將翠環的行李搬進去。』老殘道：『自然也搨到你們老爺

房裏去。」人瑞道：「得了！別要想生猪肉吃，把鑰匙給我罷！」老殘道：「這個不行，我從未幹過這事。」人瑞道：「你是迂闊，而今果然。」人瑞又說：「我早屬付過了，錢也給他了，你何苦呢？」老殘道：「錢給了不要緊，我明兒給還你就是；既已付了錢，他老鴇也沒有甚麼多說了，怕他甚麼呢？」翠花道：「你當真叫他回去，逃不了一頓棍兒，總是說他得罪了客。」老殘道：「我還有法子，今兒送他回去，告訴他，明兒仍舊叫他來，就沒事了。況且他是黃老叫的人，干我甚事呢？我情願出錢，豈不省事呢？」黃人瑞道：「我原是爲你叫來，我昨兒已經留了翠花，難道今兒好叫翠花回去嗎？不過大家解解悶兒，我不是要你一定如此。昨晚翠花在我屋裏講了一夜，坐到天明，不過我們慰個寂寞，也解他兩頓打，那是積德的事呢。我先是因他們規矩不留夜不准動筷子的，倘若未黑時來，餓到半夜回去，還受一頓棍兒，他老鴇總說：「客人既留到這個時候，自然是愛你的，還會回來，一定是應酬不好，」所以逃不過一頓打。故我告訴他都已留下了，你不見他夥計叫翠花吃菜嗎？這就是他的暗號呢。」說到此，翠花向翠環道：「你自己告求鐵老爺憐憫你罷。」老殘道：「我非爲別的，錢是照數給你，讓他回去，他也心安，我也心安呢。」翠花鼻子哼了一聲說：「你

心安，是真的；他的心，恐不大安了。」翠環側著身子，把臉兒向老殘道：「鐵老爺！我看你老樣子怪慈悲得很，怎麼不肯慈悲我們孩子一點呢？你老屋子的炕有一丈二尺長，你老的鋪蓋不過三尺寬，還多著九尺地方，捨不得給孩子避這一宿呢？倘若賞臉，叫我們伺候，裝煙倒茶，都會做的；倘若嫌惡，也求你老包涵，賞個炕角兒混一夜，就是太恩典了。」老殘伸手將袋內鑰匙取出，遞與翠花說道：「任你們怎麼去攪罷。只是我的行李，動不得呢。」翠花站起來遞與那家人說：「勞駕，請你著我們夥計，將被服送進去了，把門鎖上！」那家人接著鑰匙去了。老殘用手撫摩著翠環的臉兒，問道：「你是那裏人？你搗母姓甚麼？你是幾歲賣給他的？」翠環道：「俺的母姓張……」說了一句，便不說了，袖內取出塊手帕來，將眼淚揩了又揩，只是不作聲。老殘道：「你別哭呀！我問你自己家裏的事，是替你解悶的；你不願意，不說罷了，何苦這般難受呢？」翠環道：「我原沒有家的。」翠花道：「你老別要生氣，這孩子就是這脾氣不好，所以常時挨打。其實，也怪不得他。二年前，他家還是個大財主，去年纔賣到我媽這裏來，他自小沒受過磨折，所以種種不討好；俺媽待我們孩子，算頂慈善呢。他到明年，恐怕如今年的日子也沒有了。」說到這裏，那翠環竟嗚咽起來。翠

花喊道：『嘿！你這孩子可是不想活了。你瞧，老爺們叫你來尋開心的，你自己倒哭開心咧；那不得罪人嗎？快別哭咧！』老殘道：『不必，不必，讓他哭哭很好。你想，他煞了一肚子氣，到那裏去哭？難得遇見我們兩個沒有脾氣的人，讓他哭個够，也算痛快一回——用手拍著翠環道——你就放聲哭也不要緊，我和黃老爺，是沒有忌諱的人，只管哭，不要緊！』黃人瑞在旁大聲道：『小翠環好孩子！你哭罷！勞你駕把黃老爺肚裏煞的一肚子悶氣，也替我哭出來罷！』大家聽了這話，不禁發了一笑，連翠環也捏著臉，撲嗤的笑了一聲。原來翠環也知道客人房裏，萬不能哭的；只因老殘問到他自家的事，又被翠花說出二年前還是個大財主，觸起他傷心，故眼淚不由直穿出來，要忍也忍不住了。及至聽到老殘說，他受了一肚子悶氣，到那裏去哭，讓哭個夠，也算痛快一回；心裏想道：『自從落難以來，從沒有人怎樣體帖，可見世界上男子，不是個個人將女兒作糞土踐踏的；只不知道像這等人，世界上多不多呢？我今生還能遇見幾個？既能遇見一個，恐怕一定還有咧。』只顧這們盤算，把剛才傷心的事，就忘記了；反側著耳朵，聽他再說甚麼話。被黃人瑞喊著，要託他替哭，怎樣不好笑呢？所以含著兩包眼淚，撲嗤的笑一聲，並擡起頭看了人瑞一眼。那知被他看了這個情形，越

發笑個不止。翠環此刻，心裏一點主意沒有，看看他們傻笑，只好糊裏糊塗，陪著他們嘻嘻的喘了一回。老殘便道：「哭也哭過了，笑也笑過了，我還要問你，怎麼二年前，還是個大財主呢？」翠花道：「他是這鄰邑齊東縣人，他家姓田，在南門外有二頃多地，在城裏還有個雜貨店。他父母只養活了他，還有個小兄弟，今年纔五六歲呢；他還有個老奶奶。俺這大河邊的地，多半是棉花地，一畝地，足值一百多串錢呢。他二頃多地，不就是二萬多串嗎？連上鋪子，足有三萬多了。俗說，萬貫家財，一萬貫就算財主，三萬貫豈不是大財主嗎？」老殘道：「怎麼樣就窮得這般快呢？」翠花道：「那纔道呢！不消三天，就家破人亡了！這就是前年的事。俺這黃河，不是三年兩頭的陷口子嗎？張撫臺爲這個事，焦灼萬分；聽說有個南方來的才子，他上了一本什麼書，給撫臺看，說這個河身患處，因是河身太窄，非放寬不能安靜，必得廢了民埝，退守大堤。這話一出，那些候補人員，個個說好；撫臺就說：「這堤內百姓怎麼退呢？須給錢叫他搬開纔好。」誰知道這些候補王八蛋，說：「不能叫百姓知道；你想這堤中間五六里寬，五百里長，總有幾十萬家，一被他們知道了，這百萬男女，守住堤埝，那還廢得掉嗎？」張撫臺點點頭，嘆了一口氣，開

說還落了幾點淚呢。這年春天，就趕緊修了大堤，在濟陽城南岸，又打了一條隔堤。這兩樣東西，就是殺幾十萬人民的一把大刀；可憐我們百姓，並不知道呢。看看到了六月初的時候，只聽大汛到了，一到大汛，那堤上隊伍，不斷的往兩頭跑走；那河水一天漲一尺多，不到十天工夫，那河水就比堤提高了；平地裏水有一兩丈了。到了十三四裏，只見堤上，報馬來來往往。一會一會到了。至第二天晌午時候，各營的掌號的人，把隊伍到開大堤上去了。那時就有急令到來，教他們預備搬家。誰知夜裏三更時候，又趕上大風大雨，只聽得砰砰翻翻一響，黃河裏水，如山巖倒下一樣的倒下。那些村莊上人，大半都睡著，呼的一聲，水沖進去，驚醒過來，那水已沒屋簷了。天又黑，雨又大，風又猛，水又急，你老想這個時候，能逃不能逃呢？沒有甚麼法子了……」未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四章 大縣若蛙半浮水面 小船如蟻分送饅頭

話說翠花接著說道：「夜也深了，風也息了，雨也止了，雲也散了，透出一個月亮來，清明浩明的。那村莊裏情形，還看不清，只是靠堤附近的，有那抱著門

板，或抱桌椅，飄到近堤，救上了堤。又有那民塄上住的人，拏著竹桿擲人，擲起的也不少。這些人有了性命，喘過一回氣，想起一家人都沒有了，單膽自己一個，沒一個不號咷痛哭，喊爺叫媽，呼子哭夫，一條哭聲，五百多里路長。你看慘不慘呢？」翠環接口說：「六月十五這一天，俺娘兒們正在南門鋪子裏，半夜時候，聽說水下來了；大家都起來。這一天本來很熱，人多是在院子裏睡著，雨下時，纔進屋子裏。剛睡到朦朧，外邊人聲鼎沸，連忙跑到街上看，城門也開了，人都向城外跑。城圈子外頭，本有個小塄，每於倒口時用的，這塄有五六尺高，這些人都去守塄。那時雨方住，天還陰著。一霎時只見城外的人，拏命跑進來，又見縣官也不坐轎子，跑進城內，上了城牆。只聽一片喧嚷聲：「城外人家，不許搬東西，叫人趕緊進城，就要關門了。」我們也爬到城牆上去看，這裏許多人用蒲包裝泥，預備塞城門的。縣官在城上喊叫：「人都進城了，趕緊關城！」城內本已預備土包；關上城門，用土包在門後疊住。俺有個齊二叔，也住在城外，也爬上城牆。這時候雲彩已回了山，月光很亮，俺媽看見齊二叔，問他：「今年怎麼厲害呢？」齊二叔道：「可不是呢；往年倒口子，初起不過尺把高，正水頭到了也不過二尺多高，從不過三尺的；纔不到一頓飯工夫，水頭過去

了；總不過二尺來；今年水真霸道，一來就一尺多，一霎時就二尺了；縣大老爺看勢頭不好，恐怕小埧守不住，叫趕緊進城罷，那時水已四尺光景了。大哥這兩天沒有見，敢是在莊子上嗎？可擔憂的很！」俺媽就哭說：「可不是呢。」當時城上一片嘈嚷之聲，說：「小埧漫咧！小埧漫咧！」城上的人，呼呼價往下跑呢。俺媽哭著，就地一坐，說：「俺就死在這兒，不回去了。」俺沒法，只好陪著，在旁哭呢。只聽人說：「城門縫裏水進了，無數人亂跑，也不管是人家，是鋪子，抓著被褥，就是被褥，抓著衣服，就是衣服，全拏去塞城門縫子。一會兒，把咱街上估衣店的衣服布疋，都拏去塞城。漸漸聽說：「水不進了。」又聽說：「土包單弱，恐怕擋不住。」就看著多少人到我店裏去搬糧食口袋，望城門洞裏去填滿了。看看搬空了；又有紙店的紙，棉花店的棉花，又是搬個乾淨。那時天也明了，俺媽也哭昏了；俺也沒有法，只好坐住守著。耳朵裏不住的聽說：「水真了不得，城外屋子已到屋簷，這水頭怕不快有一丈多深嗎！從來沒有聽說這般大的水！」後來還是店裏幾個夥計上來把俺媽同俺架了回去。回到店裏，那不像樣子了。聽伙計說：「店裏整袋糧食，都填滿了城門洞；圍子裏散糧，被人搶了精光；只有潑灑在地下的，掃了起來，還有兩三擔。店裏原有兩個老

媽子，他們家住在鄉下，聽說這們大的水，想必老老少少，也都沒有命了，直哭得要死不要活。一直鬧到太陽歪西，伙計們把俺媽灌醒了；大家喝了兩口小米稀飯。俺媽醒了，睜眼一看，說：「老奶奶呢？」他們說：「在屋裏睡着呢，不敢驚動他老人家。」俺媽說：「請他老人家起來吃點呀。」待得走到屋裏，誰知他老人家不是睡着，是嚇死了！摸了一摸，鼻子裏已經沒氣。俺媽看見，呀的一聲，吃的兩口稀飯，跟着一口血塊子，一齊嘔出來，又昏過去了。虧得王老媽在老奶奶身上，儘自摩挲一會，忽然喊道：「不要緊，心口裏滾熱呢。」連忙嘴對嘴的吹氣；又叫：「快熬薑湯來！」到了午後時候，奶奶也過來了，這算一家平安了。有兩個夥計，在前院說話，一個說：「聽說城下的水，有一丈四五尺深了；這個多年的老城，怕守不住呢。倘若進了城，怕一個活的也沒有了。」又有一個夥計道：「縣大老爺還在城東，料想是不要緊的。」……」老殘對人瑞道：「我也聽說，究竟是誰出這個主意來的？擊的是甚麼書？你老哥知道麼？」人瑞道：「我是庚寅年來的，這是己丑年的事，我也是聽人說的，未知確否？據說是史鈞甫出的主意，那史觀察創議，就是賈讓的治河策。他說：「當年齊與趙魏，以河爲境，趙魏瀕山，齊地卑下，作堤去河二十五里，河水東抵齊堤，則西泛趙

魏，趙魏亦爲堤去河二十五里。可見戰國時，兩堤相距是五十里地了，所以沒有河患。今日兩民堤相距不過三四里，兩大堤相距尙不足二十里，比之古時，未能及半，若不廢民埝，河患斷無已時。」那天司道都在院上，他將這一番話，說與大家聽。宮保說：「這個道理我也明白，只是這夾堤裏面，盡是村莊，均屬腴膏之地，豈不要破壞幾萬頃生產嗎？」他又指治河策給宮保看，說：「請看這一段，說：難者將曰，若此，破壞城廓田廬家墓，以數百萬，人民怨恨。賈讓說：昔大禹治水，山陵當路者，毀之；故鑿龍門，闢伊闕，拆砥柱，破碣石。壘斷天地之性，尙且爲之；況此乃人工所造，何足言也？」且又說：「小不忍，則亂大謀。宮保以爲夾堤裏的百姓廬墓生產可惜，難道年年決口，就不傷人民生命嗎？此一勞永逸之事——所以賈讓說：大漢方制萬里，豈其與水爭咫尺之地哉？此功一立，河奠民安，千載無恙，故謂之上策。漢朝方制，不過萬里，尙不當與水爭地，我朝國家，方制數萬里，若反與水爭地，豈不令前賢笑後生嗎？」又指着儲同人批評云：「三策遂成不刊之典，然自漢以來，治河者率下策也。悲夫，漢晉唐宋元明以來，讀書人無不知賈讓治河策，等於聖經賢傳，惜治河者無讀書人，所以大功不立也！宮保若能行此大策，豈不是賈讓二千年後的知己，功垂竹帛，

萬世不朽嗎？」宮保皺著眉頭道：「固是一件要緊的事——只是我捨不得這幾十萬百姓現在的身家。」司道說：「如果可以一勞永逸，何不另籌一款，把百姓遷徙出去了？」宮保說：「只有這個辦法，尙屬較妥。」後來聽說撥了三十萬銀子，預備遷民，至於爲甚不遷，我卻不知這個情節了。」人瑞對翠環說道：「後來怎麼樣呢？你說呀。」翠環道：「後來我媽，拏定主意，聽他說：水來，就淹死罷。」翠花道：「那一年我在齊東縣，住在北門三姨家，北門離民埕頂近，北門外大街鋪子又整齊，所以街後有兩個小埕都不矮，聽說有一丈三高，那邊地勢又高，所以北門沒有漫過來。十六那天，到城牆上，看見河裏漂的東西，不知有多少呢；也有箱子，也有棹椅牀凳，也有門窗；那死人更不必說了，漂的滿河都是，不遠的一個一個漂過，沒有人顧及去撈。有錢的打算自己搬家，就是雇不出船來。」老殘道：「船呢，到那裏去了？」翠花道：「都是官裏拏了，差送饅頭去了。」老殘道：「送饅頭給誰吃？要這些船幹啥？」翠花道：「饅頭功德，可就大了！那莊子上的人，被水沖的有一大半；還有一小半呢，都是急伶點的人，一見水來就上了屋頂；所以每一個莊子裏屋頂上總有百把幾十人。四面都是水，到那兒去摸吃的呢？有餓急了重行跳到水裏自盡的。虧得有撫臺派的委

員，駕着船各處去送饅頭；大人三個，小孩兩個。第二天，又有委員，駕着空船，把他們送到北岸，這不是好極的事嗎？誰知這些渾蛋，還有許多蹲在屋頂上不肯下來的。問他爲啥？他說在河裏有撫臺給他送饅頭，到了北岸，就沒人管他，那就餓死了。其實撫臺送了幾天，就不送了，他們還是餓死。你說這些人，渾不渾呢？」老殘向人瑞道：「這事真正荒唐！是史觀察不是，雖未可知，然創此議之人，卻也不是壞心，並無一毫爲己私見在內，只因但爲讀書，不諳世故，舉手動足便錯。孟子所以說：『盡信書則不如無書。』豈但河工爲然？天下大事，壞於奸臣者，十之三四，壞於不通世故之君子者，倒有十分之六七也！」又問翠環道：「後來你爹找著了沒有？還是就被水沖去了呢？」翠環收淚道：「那還不是十分去了嗎？要是回家，總不能了！」大家嘆息了一回，老殘又問翠花道：「你纔說他到了明年，只怕要過今年這個日子也沒有了；這話是個甚麼緣故？」翠花道：「俺這個爹不是死了嗎？喪事裏多化了一百幾十串錢，前日俺媽賭錢擲骰子，又輸了二三百串錢，共總虧空四百多串，今年的年，是萬過不去的了；所以前兒打算把環妹賣給二禿子家。這二禿子，出名的厲害，一天沒有客，就要擲火筷子烙人。俺媽要他三百兩銀子，他給了六百串錢，所以沒有說妥。你老

想，現在到年，還能有多少天？這日子眼看著越過越緊。倘若到了年下，怕他不賣嗎？這一賣，翠環可就夠他難受了。」老殘聽了，默無一言。翠環卻只措淚。黃人瑞道：「殘哥，我纔說爲他們的事情，要同你商議，正是這個緣故。我想我看著這一個老實孩子，送他鬼門關裏頭去，實在可憐！算起不過三百銀子的事情，我願出一半，那一半找幾個朋友湊湊，你老哥也隨便出幾兩，不拘多少。但是這個名，我卻不能擔；倘若你老哥能把他要回去，這事就容易辦了；你看好不好？」老殘道：「這事不難。銀子呢，既你老哥肯出一半，那一半就是我兄弟出了罷；再要跟人家化緣，就不妥當了。只是我斷不能要他，還得再想法子。」翠環聽到這裏，慌忙跳下炕來，替黃鐵二公，磕了兩個頭，說道：「二位老爺菩薩，救命恩人！捨得化銀子，把我救出火炕，不管做甚麼丫頭，老媽子，我都情願。只是有一件事我得稟明在前：我所以常挨打，也不怪俺的媽，實在是俺自己的過犯。俺媽當初因爲實在餓不過了，所以把我賣的。俺這媽得了二十四串錢，謝犒中人等項，去了三四串，只落了二十串錢。接著去年春上，俺奶奶死了，這錢可就光了。俺媽領著俺個小兄弟討飯吃，不上半年，連餓帶苦，也就死了。只贖了一個小兄弟，今年六歲。虧了俺有個舊街坊李五爺，現在也住在這

齊河縣做小生意，他把他領了去，隨便給點吃吃。只是他自願還不足的人，那裏能管他飽呢？穿衣服是更不必說了。所以我在二十里鋪的時候，遇著好客，給我一串，八百錢的呢；我就一兩個月，攢個三千兩串的，給他寄來。現在蒙兩位老爺救我出來，如在左近二三百里的地方呢；那就不說了，我總能省幾個錢，給他寄來。倘要遠去呢；請兩位恩爺，許我把這個孩子帶著；或寄放在菴裏，或找個小戶人家養著。俺田家祖上一百世的祖宗，做鬼也感激二位爺的恩典，結草銜環一定會報答你二位的！可憐俺田家，就這一線的根苗……」說到這裏，便又號咷痛哭起來。人瑞道：「這又是一點難處。」老殘道：「這也沒有什麼難，我自有個辦法。」遂喊道：「田姑娘你不用哭了，包管你姊弟兩個，不離開就是了！你別哭，讓我們好替你打主意。你把我們哭昏了，就想不出好主意來了。快快別哭罷！」翠環聽罷，趕緊忍住淚，骨琴骨琴，替他們每人磕了幾個響頭。老殘連忙將他攙起。誰知他磕頭的時候，用力太猛，把額頭碰了一個大苞，苞又破了，流血呢。老殘扶他坐下，說：「是何苦來呢？」又替他把額上血輕輕搽了，讓他在炕上躺下；這就來同人瑞商議，說：「我們辦這件事，當分個前後次第。以替他贖身爲一事，以安置他小兄弟爲一事，替他贖身一事，又分兩

層：第一步，替他贖身；第二步，替他擇配。又以私商爲第一步，公斷爲第二步。此刻別人出他六百串，我們明天把他領家的叫來，也先出六百串，隨後再添。此種人不宜過於爽快；你過爽快，他就覺得奇貨可居了。此刻銀價，每兩換二串七百文；三百兩，可換八百一十串；連一切開銷，一定是用的了。看他領家的來，口氣何如；倘不執拗，自然私了爲是；如懷奸刁狡呢，就託齊河縣替他當堂公斷一下，仍以私了結局。人翁以爲何如？」人瑞道：「極是！極是！」老殘又道：「老哥固然萬無出名之理，兄弟也不能全出名，只說是替個親戚辦的就是了。等到事情辦妥再揭明擇配的宗旨。不如是，領家是不肯放的。」人瑞道：「這個辦法很好，一點不錯。」老殘道：「銀子是我各出一半，無論用多少，皆是這個分法。但是我行篋中所有，願不敷用，要請你墊一墊；到了省城，我就還你。」人瑞道：「那不要緊；贖兩個翠環，我這裏的銀子，都用不了呢。只要事情辦妥，老哥還不還都不要緊的。」老殘道：「一定要還的；我在有容堂遺存着四百多銀子呢，你不用怕我出不起，怕害我沒有飯吃；你放心罷。」人瑞道：「就是這們辦；明天早起，就叫他們去喊他的領家去。」翠花道：「早起慫別去喊；明天早起，我們姊妹倆，一定要回去的；你老早起一喊，倘若被他們知道

這個意思，他一定把環妹妹藏到鄉下去，再講盤子，那就受他的掣捏了；況且他們抽鴉片煙的人，也起不早來；不如下午，你老先著人叫我們姐兒倆來，然後去叫俺媽，那就不怕他了。只是這一件事，千萬別說我說的；環妹妹是超昇了的人，卻是不怕他，俺還得在火炕上過活兩年呢。」人瑞道：「那自然，還要你說嗎？明天我先到縣衙門裏，順便帶個差人來，倘若你媽作怪，我先把翠環交給差人看管，那就有法制他了。」說著，大家都覺得喜歡得很。老殘便對人瑞道：「那們事已議定，大概如此。只是你先前說的那個案子呢，我到底放心不下；你究竟是真話是假話，說了我好放心。」未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五章 烈燄有聲驚二翠 嚴刑無度逼孤孀

話說老殘與人瑞，方將如何拔救翠環之法，商議定妥，老殘便向人瑞道：「你道纔說有個驚天動地的案子，其中關係著無限人命，又有天矯離奇情節，到底是真是假，我著實的不放心。」人瑞道：「別忙，別忙，方纔爲這一個毛丫頭的事，商議了半天；正經句當，我煙還沒有吃好，讓我吃兩口煙，提提神，告訴你。」翠環此刻心裏密密的高興，正不知如何是好，聽人瑞要吃煙，趕緊的拏煙籤子來，替

人瑞燒了兩口吃著。人瑞道：「這齊河縣東北上離城四十五里有個大村鎮，名叫齊東鎮，就是周朝齊東野人的老家。這莊上有三四千人家；有條大街，有幾十條小街；路南第三條小街上有個賈老翁。這賈老翁，年紀不過望五十歲，生了兩個兒子，一個女兒。大兒子在時，有三十多歲了。二十歲上，娶這本村魏家的姑娘。這魏家這兩家，都是靠莊田吃飯，每人家有四五十頃地。魏家沒有兒子，只有這個女兒，卻承繼了一個遠房姪兒，在家管理一切事務。只是這個承繼兒子，不甚好學，所以魏老兒，很不喜歡他，卻喜歡這個女婿，如同珍寶一般。誰知這個女婿，去年七月感了時氣，到了八月半邊，就一命嗚呼哀哉死了。過了百日，魏老兒恐怕女兒傷心，常常接回家來，過個十天半月的，解解他的愁悶。這賈家呢，第二個兒子，今年二十四歲，在家讀書，人也長的清清秀秀的，筆下也還文從字順。賈老兒既把個大兒子死了，這二兒子便成了寶貝，恐怕他勞神，書也不教他念了。他那女兒，今年十九歲，像貌生得如花如玉，加之人又能幹，家裏大小事情，都是他做主。因此本村人，替他起了個渾名，叫賈探春。老二娶的，也是本村一個讀書人家的女兒，性格極其溫柔，輕易不肯開口，所以人越發看他老實沒用，起他個渾名，叫二呆子。這賈探春長到一十九歲，爲何還沒有婆家呢？

只因爲他才貌雙全，鄉莊戶下那有那們俊俏男子來配他呢？只有隣村一個吳二浪子，人卻生得個儻不羣，像貌也俊，言談也巧，家道也豐富，好騎馬射箭，同這魏家，本是個老親，一向往來，彼此女眷，都是不迴避的。只有這吳二浪子曾經託人來求親，賈老兒思量這個親事，倒還做得，但是聽得人說，這吳二浪子鄉下已經偷了好幾個女人，又好賭，又時常跑到省城裏去玩耍，動不動一二個月的不回來。必裏算計：『這家人家，雖算鄉下的首富，終久家私要保不住。』因此就沒有應許。以後卻是再要找個人家道相平的，總找不著；所以把這親事，就平擱下了。今年八月十三，是賈老大的週年，家裏請和尙拜了三天懺——是十二，十三，十四三天。經懺拜完，吳老兒就接了姑娘回家過節。誰想當天下午，陡聽人說：「賈老兒家，全家喪命！」這一慌，真就慌的不成話了，連忙跑來看時，卻好鄉約里保，俱已到齊，全家人都死盡，止有賈探春和他姑媽來了，都哭得淚人似的。頃刻之間，魏家姑奶奶——就是賈家的大娘子，也趕到了；進得門來，只聽得一片哭聲，也不曉得青紅皂白，只好號咷大哭。當時里正前後看過：計門房，死了看門的一人，長工二名；廳房堂屋，死了書僮一名，倒於地下；廳房裏間，賈老兒死在炕上；二進上房，死了賈老二夫妻二名，傍邊老媽子一名，炕上三

歲小孩子一名；廚房裏，老媽子一名，丫頭一名；廂房裏，老媽子一名；前廳廂房裏，管賬先生一名，大小男女共死了一十三名。當時具稟，連夜報上縣來。縣裏次日一清早，帶同伴作下鄉，一一相驗，沒有一個受傷的人，骨節不硬，皮膚不發青紫，既非殺傷，又非服毒；這沒頭案子，就有些難辦。一面，買家辦理棺殮；一面，縣裏具文申報撫臺。縣裏正在叙稿，突然賈家遣個抱告，言已查出被人謀害形迹……」方說到這裏，翠環擡起頭來，喊道：「慫慫，窗戶怎樣這們紅呀！」一言未了，只聽得必剝剝的聲音，外邊人聲嘈雜，大聲喊叫說：「起火，起火！」幾個人連忙跑出去，把上房門簾子一掀，只見那火，正在老殘住的廂房後面。老殘連忙身邊摸出鑰匙，去開房門上的鎖。黃人瑞大聲喊道：「多來兩個人，幫鐵老爺搬東西。」老殘剛把鐵鎖開了，將門一推，只見房內一大團黑煙，望外一撲，那火舌已自由窗戶裏冒出來了。老殘被那黑煙沖來，趕忙望後一退，一塊磚頭絆住，跌了一交。卻好那些搬東西的人，正自趕來，就勢把老殘扶起，攙過東邊去。當下看了火勢，怕要連著上房；黃人瑞的家人，就帶著衆人進上房去，搶搬東西。黃人瑞站在院心裏，大叫道：「趕先把那箱子搬出，別的卻還在後。」說時，黃升已將箱子搬出，那些人多手雜的，已將黃人瑞箱籠

行李，盡行搬出，放在東牆腳下。店家早已搬了幾條長板凳來，請他們坐。人瑞檢點物件，一樣不少，卻還多了一件，趕忙叫人搬往櫃房裏去。看官！你猜多的一件，是何物事？原來，正是翠花的行李。人瑞知道縣官必來看火，倘若見了，有點難堪，所以叫人搬去；並對二翠道：「你們也往櫃房內避一避去，立刻縣官就要來的。」二翠聽說，便順牆根走往前面去了。

且說火起之時，四隣人等，及河工夫役，都尋了水桶水盆之類，趕忙來救火，無奈黃河兩岸，俱已凍得實實的，當中雖有流水之處，人卻不能去取。店後有個大坑塘，卻早凍得如平地了。城外只有兩口井裏有水，慢慢一桶一桶打起，中何用呢？這些人急則智生，就把坑裏的冰鑿開，一塊一塊的望火裏投。那知道冰的力量比水還大，一塊冰投下去就有一塊地方沒有火頭。這坑正在上房後身，有七八個人，立在上房屋脊上，後邊有數十個人，運冰上屋，屋上人接著，望火裏亂投；一半投到火裏，一半落在上房屋上；所以火就接不到上房這邊來。老殘與黃人瑞正在東牆看人救火，只見外面一片燈籠火把，縣官已到；帶領人夫，手執撓鉤長竿等件，前來救火。進得門來，見火勢已衰，一面，用撓鉤將火撥去，將房扯倒；一面，飭人取黃河淺處薄冰，拋入火裏，以壓火勢；那火也就漸漸的息了。

縣官見黃人瑞立在東牆下，步上前來，請了一個安，說道：「老憲臺受驚不小。」人瑞道：「也還不怎樣，但我們補翁燒得苦點。」因向縣官道：「子翁，我介紹你會個人；此人姓鐵號補殘，與你頗有關係，那個案子，要依賴他纔好辦呢。」縣官道：「噯呀！鐵補翁在此地麼？快請過來相會！」人瑞即招手大呼道：「老殘，請這邊來！」老殘本與人瑞坐在一條凳上，因見縣官來，踱過人叢裏，借看火爲迴避，今聞招呼，遂走過來，與縣官作了一個揖，彼此道些景慕的話頭。縣官有馬札子，老殘與人瑞，仍坐長檯子上。原來這齊河縣，姓王，號子謙，也是江南人，與老殘同鄉；雖是個進士出身，倒不糊塗。當下人瑞同王子謙道：「我想閣下齊東村一案，只有請補翁寫封信給宮保，須派白子壽來，方得昭雪，那個絕物也不敢過於屈強。我輩都是同官，不好得罪他的；補翁是方外人，無須忌諱。尊意以爲何如？」子謙聽得了，喜歡非常，說：「魏賈氏活該有救了。好極，好極。」老殘聽得沒頭沒腦，答應又不是，不答應又不是，只好含糊答應。當時火已全熄，縣官要扯二人衙門去住。人瑞道：「上房既未燒著，我仍可以搬入去住，只是鐵公未免無家可歸了。」老殘說：「不妨，不妨，此時夜已深，不久便是天明；天明後，我自會上街，置辦行李，毫不礙事。」縣官又苦苦的勸老殘到

衙門裏去。老殘說：「我打攪黃兄是不妨的，請放心罷。縣官又問：『燒些甚麼東西，未免大破財了！』但是敝縣購辦得出的，自當稍盡微薄。」老殘笑道：「布裘一方，竹筒一隻，布衫袴二件，破書數本，鐵串鈴一枝：如此而已。」縣官笑道：「不確罷！」老殘也就笑了。縣官正要告辭，只見地保同著差人，一條鐵索鎖了一個人來，跪在地下，像雞子簽米似的連連磕頭，嘴裏只叫：「大老爺天恩，大老爺天恩！」那地保跪一條腿，在地下喊道：「火就是這個老頭兒屋裏起的，請大老爺示：還是帶回衙門去審，還是在這裏審？」縣官便問道：「你姓甚麼？叫甚麼名字？那裏人？怎樣起火的？」只見那地下的人，又連連說道：「小的姓張叫張二，是本城裏人，在這隔壁店裏做長工。因為昨兒從天明起來忙到晚上二更多天，纔稍為空閑一點，回到屋裏睡覺。誰知小衫褲汗溼透了，剛睡下，冷得異樣，越冷越打戰，就睡不著了。小的看這屋裏，放著好些粟楷，就抽了幾根，燒著烤一烤。又想起窗戶臺上，有上房客人吃賸下的酒，賞小的吃的；就擎在火上煨熱了，喝了幾鍾。誰知道一天乏透的人，得了暖氣，又有兩杯酒下了肚，糊裏糊塗，坐在那裏，就睡著了。剛睡著一霎兒的工夫，就覺得鼻子癢癢的難受，慌忙睜開眼來，身上棉襖已經燒著一大塊，那粟楷打的壁子，已燒著

了。趕忙出來找水潑時，那火已自出了屋頂，小的也沒有法子了。所招是實。求大老爺天恩！」縣官罵了一聲：「渾蛋！」說：「帶了到衙門裏辦去罷。」說罷，立起身來，向黃鐵二公告辭，又再三叮囑人瑞務必設法玉成那一案，然後恩惠的去了。那時火已熄盡，只冒白氣，人瑞看著黃升帶領衆人，又將物件搬入，依舊陳列起來。人瑞道：「屋裏煙火氣太重，燒盒萬壽香來薰薰。」人瑞笑對老殘道：「鐵公！我看你，還忙著回屋去不回呢？」老殘道：「都是被你一留再留的，倘若我在屋裏，不致於被他燒得這們干淨。」人瑞道：「唉！不害臊！只怕讓你回去，連你燒還死在裏頭呢！你不好好謝我，反來埋怨我，真是不識好歹！」老殘道：「難道我是死人嗎？你不賠我，看我同你干休嗎？」說著，只見門簾掀起，黃升領了一個戴大帽子的進來，對著老殘打了一個千兒，說：「敝上說給鐵大老爺請安；送了一副鋪蓋來，是敝上自己用的，腌臢點，請大老爺不要嫌棄，明天叫裁縫趕緊做新的送來，今夜先將這點兒罷；又狐皮袍子馬褂一套，請大老爺隨使用罷！」老殘立起來道：「累你們貴上費心；行李暫且留在這裏，借用一兩天，等我自己賣了就繳還；衣裳我都已經穿在身上，並沒有燒掉，不勞貴上費心，回去多多道謝！」那家人還不肯把衣服帶去。仍是黃人瑞道：「衣服鐵

老爺決不肯收的，你就說我說的，你帶回去罷！」家人又打了個千兒去了。老殘道：「我的燒去，也還罷了；總是你瞎搗亂，平白地把翠環一捲行李，也燒在裏頭！你說冤不冤呢？」黃人瑞道：「那纔更不要緊呢；我說他那鋪蓋總共值不到十兩銀子，明日賞他十五兩銀子，他媽要喜歡的受不得呢。」翠環道：「可不是呢，大約就是我這個倒霉的人，一捲鋪蓋，害了鐵老爺許多好東西都毀掉了。」老殘道：「物件倒沒有值錢的；只可惜我兩部宋版書，是有錢沒處買的，實未免可惜。然也是天數，只索聽他罷了！」人瑞道：「我看宋版書，倒也不希奇，只是可惜你搖的串鈴子也毀掉，豈不是失了你的衣飯碗了嗎？」老殘道：「可不是呢，這可應該你賠了罷，還有甚麼說的？」人瑞道：「罷，罷，罷！燒了你的串鈴，大吉大利，恭喜恭喜！」對著翠環作了一個揖，又對老殘作了個揖，說道：「從今以後，他也不用做賣皮的婊子，你也不要做說嘴的郎中了。」老殘大叫道：「好，好，好，罵的好苦；翠環你還不去搗他的嘴？」翠環道：「阿彌陀佛！總是兩位的慈悲！」翠花點點頭道：「環妹由此從良，鐵老由此做官，這把火倒也實在是把大吉大利的火，我也得替二位道喜。」老殘道：「依你說來：他卻從良，我卻從賤了。」黃人瑞道：「閑話少講！我且問你，是說話是睡：如睡，就

收拾行李；如說話，我就把那奇案，接續告訴你。」隨卽大叫一聲：「來啊！」老殘道：「你說，我很願意聽。」人瑞道：「不是方纔說到買家遣了抱告，說被人查出謀害的情形嗎？原來這賈老兒桌上，有吃殘了半個月餅，一大半人房裏，都有吃月餅的痕跡；這月餅，卻是前兩天魏家送得來的，所以賈家新承繼來的一個兒子——名叫賈幹，同了賈探春告說，是他嫂子賈魏氏，與人通姦，用毒藥謀害一家十三口性命。齊河縣王子謹，就把這賈幹傳來，問他姦夫是誰，卻又指不出來。食殘的月餅，只有半個，已經碾碎了，餡子裏，卻有點砒霜。王子謹卻把賈魏氏傳來，問這情形。賈魏氏供：「月餅是十二日送來的，我還在賈家，況當時卽有人吃過，並未會死。」又把那魏老兒傳來。魏老兒供稱：「月餅是大街上四美齋做的，有毒沒有，可以質證了。」及至把四美齋傳來，又供月餅雖是他家做的，而餡子卻是魏家送得來的。就是這一節，卻不得不把魏家父女，暫且收管；雖然收管，卻未上刑具，不過監裏的一間空屋，聽他自己去布置罷了。子謹心裏想來，覺得作作相驗，實非中毒，自己又親身細驗，實無中毒情形——即使月餅有毒，未必人人都是同時吃的；也沒有毒輕毒重的分別嗎？苦主家催求訊斷得緊，就詳了撫臺；派員來會審。前數日奇巧派了剛聖慕來。此人姓剛名弼是呂

諫堂的門生，專學他老師，清廉得格登登的。一跑得來，就把那魏老兒上了一夾根，賈魏氏上了一撈子，兩個人都暈絕過去，卻無口供。那知冤家路兒窄，魏老兒家裏管事的，卻是愚忠老實人，看見主翁吃這冤枉官司，遂替他籌了些款，到城裏去打點，一投投到胡舉人家……說到此處，只見黃升揭開簾子走進來說：「老爺叫呀？」人瑞道：「收拾鋪蓋！」黃升道：「鋪蓋怎樣放法？」人瑞想了一想，說：「外間冷，都睡到裏邊去罷！」就對老殘道：「裏間炕很大，我同你一邊睡一個；叫他們姐兒倆，打開鋪蓋，捲睡當中，好不好？」老殘道：「甚好，甚好。只是你孤棲了。」人瑞道：「守着兩個還孤棲個甚麼呢？」老殘道：「管你孤棲不孤棲——趕緊說，投到胡舉人家怎麼樣呢？」要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老殘遊記卷四

第十六章 六千金買得凌遲罪 一封書驅走喪門星

話說老殘急忙要問他投到胡舉人家，便怎麼；人瑞道：「你越著急，我越不著急，我還要抽兩口煙呢。」老殘急於要聽他說，就叫翠環：「你趕緊燒兩口煙，讓他吃了好說。」翠環擎著籤子便燒。黃升從裏面把行李放好，出來回道：「他們的鋪蓋，叫他夥計來放。」人瑞點點頭。一刻，見先來的一個夥計跟著黃升進去了。原來頭上規矩：凡妓女的鋪蓋，必須他夥計自行來放，家人斷不肯替他放的，又兼之鋪蓋之外，還有甚麼應用的物件，他夥計知道放在甚麼所在，妓女探手便得，若是別人放的，就無處尋覓了。那夥計放鋪蓋完，出來說道：「翠環的燒了，怎麼樣呢？」人瑞道：「那你就不用管罷。」老殘道：「我知道，你明天來，我陪你二十兩銀子重做就是了。」夥計說：「不是爲銀子，老爺請放心；爲的是今兒夜裏……」人瑞道：「叫你不要管，你還不明白嗎？」翠花也道：「叫你不要管，你就回去罷。」那夥計纔低著頭出去了。人瑞對黃升道：「天

很不早了；你把火盆裏多添些炭，坐一壺開水在旁邊，把我墨盒紙筆取出來，取幾張紅格八行書，同信封子出來，取兩枝洋燭，都放在桌上；你就去睡罷！」黃升答應了一聲「是，」就去照辦。這裏人瑞煙也吃完，老殘問道：「投到胡舉人家怎樣呢？」人瑞道：「這個鄉下糊塗老兒，見了胡舉人，爬到地下就磕頭，說：『如能救得我主人的，萬代封侯！』」胡舉人道：「封侯不濟事，要有錢纔能辦事呀；這大老爺我在省城裏，也與他同過席，是認得的，你先拿一千銀子來，我替你辦——我的酬勞在外。」那老兒便從懷裏摸出個皮頁子，取出五百一張的票子兩張交與胡舉人。卻又道：「但能官司了結無事，再花多少，我也能辦。」胡舉人點點頭；吃過午飯，就穿了衣冠，來拜老剛……老殘拍著炕沿道：「不好了！」人瑞道：「這混蛋的胡舉人來了呢，老剛就請見，見了略說幾句套話，胡舉人就把帶的這一千銀子票，雙手捧上，說道：『這是買魏氏一案，魏家孝敬老公祖的，求老公祖格外成全……』」老殘道：「那一定翻了呀！」人瑞道：「翻了倒還好，卻是沒有翻。」老殘道：「怎麼樣呢？」人瑞道：「老剛卻笑嘻嘻的雙手接了，看了一眼，說道：『是誰家的票子，可靠得住嗎？』」胡舉人道：「這是同裕的票子，是敵縣第一家大錢莊，萬靠得住。」老剛道：「這們大案情，一千銀子那能

行呢？」胡舉人道：「魏家人說，只要早了結無事，再花多些，他也情願。」老剛道：「十三條人命，一千銀子一條，也還值一萬三呢。也罷，既是老兄來，兄弟情願減半，算六千五百兩銀子罷。」胡舉人連聲答應，道：「可以行得，可以行得。」老剛又道：「老兄不過是個介紹人，不可專主，請回去切實問他一間，也不必開票子來，只須老兄寫明云，減半六五之數，前途願出，兄弟憑此，明日就斷結了。」胡舉人歡喜的了不得，出去就與那鄉下老兒商議。鄉下老兒聽說官司可以了結無事，就擅專一回，諒多年賓東，不致遭怪，況且不要現銀子，就高興興的，寫了個五千五百兩票子，交與胡舉人，又寫了五百兩的憑據，爲胡舉人的謝儀。這混蛋胡舉人，寫了一封信，並這五千五百兩憑據，一併送到縣衙門裏來。老剛收下，還給個收條。等到第二天升堂，本是同王子謹會審的；這些情節，子謹一絲都不知道。坐上堂去，喊了一聲「帶人！」那衙役們，早將魏家父女帶到；卻都是死了一半的樣子。兩人跪到堂上，剛弼便從懷裏摸出一千兩銀票，並那五千五百兩憑據，和那胡舉人的書，先遞子謹看了一遍；子謹不便措辭，心中卻暗暗的替魏家父女叫苦。剛弼等子謹看過，便問魏老兒道：「你認得字嗎？」魏老兒供：「本是讀書人，認得字的。」又問賈魏氏：「認得字嗎？」供：

「從小上過幾年學，認字不多。」老剛便將這筆據銀票，叫差人送與他父女們看。他父女同說：「不懂這是甚麼緣故？」剛弼道：「別的不懂，想必也是真不懂，這個憑據，是誰的筆跡，下面註著名號，你也不認得嗎？」叫差人：「你再給那老頭兒看。」魏老兒看過，供道：「這憑據，是犯人家裏管事的寫的，但不知他爲甚麼事寫的。」剛弼哈哈大笑說：「你不知道？等我來告訴你；你就知道也。昨兒有個胡舉人來拜我，先送一千兩銀子，說你們這案，叫我設法兒開脫；又說如果開脫銀子再要多些也肯。我想你們兩個窮凶極惡的人，前日頗能熬刑，不如趁勢討他個口氣罷。我就對胡舉人說：你告訴他管事的去，說害了人家十三條性命，就是一千兩銀子一條，也該一萬三千兩。胡舉人說：恐怕一時拏不出許多。我說：只要他心裏明白，銀子便遲些日子不要緊的，如果一千銀子一條命不肯出，就是折半五百兩銀子一條命，也該六千五百兩，不能再少。胡舉人連連答應。我還怕胡舉人孟浪，再三叮囑，叫他把折半道理，告訴他們管事的，如果心服情願，叫他寫個憑據來，銀子遲早，不要緊的。第二天，果然寫了這個憑據。告訴你：我與你無冤無仇，我爲甚麼要陷害你們呢？你要摸心想一想，我是個朝廷的官，又是撫特臺特委我來幫著王大老爺來審這案子，我若得了你們這銀子，開脫

了你們，不但辜負撫臺的委任，那十三條冤魂，肯依我嗎？我再詳細告訴你：倘若人命不是你謀害的，你家爲甚麼肯拿幾千兩銀子出來打點呢？這是第一據。在我這裏花的是六千五百兩，在別處花的且不知多少，我就不便深究了。倘人不是你害的，我告訴他照五百兩一條命計算，也應該六千五百兩；你那管事，就應該說，人命實不是我家害的，如蒙委員代爲昭雪，七千八千俱可，六千五百兩的數目卻不敢答應。爲甚麼他毫無疑義就照五百兩一條命算呢？這是第二據。我勸你們，早遲總得承認，免得饒上許多刑具的苦楚。」那父女兩個，連連叩頭說：「青天大老爺，實在是冤枉！」剛弼把桌子一拍，大怒道：「我這樣開道你們，還是不招，再替我夾拶起來！」底下差役炸雷似的答應了一聲「噯」，夾棍拶子望堂上一摔，驚魂動魄價響。正要動刑，剛弼又道：「漫著，行刑的差役上來，我對你說。」幾個差役走上幾步，跪一條腿，喊道：「請大老爺示。」剛弼道：「你們伎倆我全知道：你看那案子是不要緊的呢，你們得了錢，用刑就輕，讓犯人

不甚吃苦；你們看那案情重大，是翻不過來的了，你們得了錢，就猛一緊，把犯人當堂治死，成全他個整尸首，本官又有個嚴刑斃命的處分。我是全曉得的。今日替我先拶賈魏氏，只不許拶得他發昏，但看神色不好，就鬆刑，等他回過氣來，

再擲。預備十天工夫，無論你甚麼好漢。也不怕你不招。」可憐一個賈魏氏，不到兩天，就真熬不過了；哭得一絲半氣的。又忍不得老父受刑，就說道：「不必用刑，我招就是了。人是我謀害的，父親委實不知情。」剛弼道：「你爲甚麼害他全家？」賈魏氏道：「我爲妯娌不和，有心謀害。」剛弼道：「妯娌不和，你害他一個人很夠了，爲甚麼毒他一家子呢？」賈魏氏道：「我本想害他一人，因爲沒有法子，只好把毒藥放在月餅餡子裏。因爲他最好吃月餅，讓他先毒死了。旁人必不致再受害了。」剛弼問：「月餅餡子裏，你放的甚麼藥呢？」供：「是砒霜。」那裏來的砒霜呢？」供：「叫人往藥店裏買的。」問：「那家藥店裏買的呢？」供：「自己不會上街，叫人買的，所以不曉得那家藥店。」問：「叫誰買的？」供：「就是婆家被毒死的長工王二。」問：「既是王二替你買，何以他又肯吃這月餅，受毒死了呢？」供：「我叫他買砒的時候，只說爲毒死鼠的，所以他不知道。」問：「你說你父親不知情，你豈有個不同他商議的呢？」供：「這砒是在婆家買的，買得好幾天了，正想趁個機會，放在小媳吃食碗裏，值幾日無隙可乘；恰好那日回娘家，看他們做月餅餡子，問他們何用，他們說，我家送節禮的；趁無人時候，就把砒霜攪在餡子裏了。」剛弼點點頭，道：

「是了，是了。」又問道：「我看你人很直爽，所招的一絲不錯，只是我聽人說，你公公平常待你極爲刻薄，是有的罷？」賈魏氏道：「公公待我，如待親生女兒一般，恩惠沒有再厚的了。」剛弼道：「你公公橫豎死了，你因何替他週護呢？」賈魏氏聽了，擡起頭來，柳眉倒豎，杏眼圓睜，大叫道：「剛大老爺，你不過要成就我個凌遲的罪名，現在我已遂了你的願了，既殺了公公，總個是凌遲，你又何必要坐成個『故殺』呢？你家也有兒女呀，勸你退後些罷！」剛弼道：「論做官的道理呢，原該追究個水盡山窮；然既已如此，先讓他把這個供畫了再說……」黃人端又道：「這是前兩天的事。現在他還要算計那個老頭子呢。昨日，我在縣衙門裏吃飯，王子謹氣得要死，繁的不能開口，一開口，彷彿得了魏家若干銀子似的。李太尊在此地，也覺得這案情不妥當，然也沒有法想。商議除非能把白太尊——白子壽弄來，纔行。這瘟剛，是以清廉自命的，白太尊的清廉，恐怕比他還靠得住些。白子壽的人品學問，爲衆所推服，他還不敢藐視，舍此，更無能制伏他的人了。只是一兩天內，就要上詳，宮保的性子又急，若奏出去，就不好設法了。只是沒法通到宮保前面去。凡我們同寅，就要避點嫌疑。昨日我看見老哥，我從心裏歡喜出來，請你想個甚麼法子。」老殘道：「我也沒有長策，

不過這種事情，其勢已迫，不能計出萬全的，只有就此情形，由我詳細寫封信稟官保，請宮保派白太尊來覆訊。至於這一礮響不響，那就不能管了。天下事冤枉的多著呢。但是碰在我輩眼中，應盡心力替他做一下子罷了。」

人瑞道：「佩服，佩服。事不宜遲，筆墨紙張都備好了，請你老人家就此動筆——翠環，你去點蠟燭泡茶。」

老殘略疑了一凝神，就到人瑞屋裏坐下。翠環把洋燭點好了，老殘揭開墨盒，拔出筆來，舖好了紙，拈筆便寫。那知墨盒子，凍得像塊石頭，筆也凍得像個棗核子，半筆也寫不下去。翠環把墨盒子捧到火盆上烘，老殘將筆擎在手裏，向著火盆，一頭烘，一頭想，半刻工夫，墨盒裏冒白氣，下半邊已炸了。老殘醮墨就寫；寫兩行，烘一烘，不過半個多時辰，信已寫好，加了個封皮，打算問人瑞，信已寫妥，交給誰送去。對翠環道：「你請黃老爺進來。」

翠環把房門簾一揭，格格的笑個不止，低低喊道：「鐵老爺，你來瞧。」

老殘望外一看，原來，黃人瑞在南首，雙手抱著煙鎗，頭歪在枕上，口裏拖三四寸長一條口涎，腿上卻蓋了一條狼皮褥子。再看那邊翠花，睡在虎皮毯上，兩隻腳卻縮在衣服裏頭，兩隻手都攢在袖子裏，頭卻不在枕頭上，半個頭縮在衣服大襟裏，半個臉靠著袖子。兩人都睡得實沈沈的了。

老殘看了，說：「這可要不得，快點喊

他們起來。」老殘就去拍人瑞，說：「醒醒罷，這樣要受病呢。」人瑞驚覺，惛裏懵懂的睜開眼，說道：「呵呵，信寫好了嗎？」老殘說：「寫好了。」人瑞掙扎坐著，只見口邊一條涎水，由袖子上滾到煙盤裏，跌成幾段，原來久已化作一條冰了。老殘拍人瑞的時候，翠環卻到翠花身邊，先向他衣服摸著兩隻腳，用力往外一拖，翠花驚醒，連喊：「誰，誰，誰？」連忙揉揉眼睛叫道：「可凍死我了！」兩人起來，都奔向火盆就暖，那知火盆無人添炭，只積一層白灰，幾星餘火，卻還有熱氣。翠環道：「屋裏火盆旺著呢，快向屋裏烘去罷。」四人遂同到裏面屋來。翠花看屋裏鋪蓋，三分俱已攤得齊楚；就去看他縣裏送來的，卻是一床藍綢被，一床紅綢被，兩條大呢褥子，一個枕頭，指撥老殘道：「您瞧，這鋪蓋好不好？」老殘道：「太好了些。」便向人瑞道：「信寫完，請你看看。」人瑞一面烘火，一面取信來看；從頭至尾，讀了一遍，說：「很切實的，我想總該靈罷！」老殘說：「怎樣送去？」人瑞腰裏摸出表來一看說：「四下鐘，再等一刻天亮了，我叫縣裏差個人去。」老殘道：「縣裏人卻起身得遲，不如天明後，同店家商議，雇個人去更妥；只是這時難得過去。」人瑞道：「河裏昨晚有人跑走，單身人過河，很便當的。」大家烘著火，隨便閒話，兩三點鐘工夫，極

容易過，不知不覺東方已自明了。人瑞便喊起黃升，叫他與店家商議，雇個人到省城送信，說：『不過四十里地，如晌午以前送到，下午取得收條來，我賞銀十兩。』停了一刻，只見店家，同了一個人來說：『這是我兄弟，如大老爺送信，他可以去，他送過幾回信，頗在行，到衙門裏也敢進去，請大老爺放心。』當時人瑞就把上撫臺的稟，交給他，自收拾投遞去了。這裏人瑞道：『我們這可該睡了。』黃鐵睡在兩邊，二翠睡在當中；不多一刻，都已鼾鼾睡著。

一覺醒來，已是午牌時候。翠花家夥計早已在前面等候接了他姊妹回去，將鋪蓋捲了，一併肩著就走。人瑞道：『傍晚就送他們姊妹倆來，我們這兒不派人去叫了。』夥計答應著『是』，便同兩人前去。翠環回過頭來，眼淚汪汪的道：『您別忘了啊。』人瑞老殘俱笑著點點頭。

二人洗臉，歇了片刻，就吃午飯。飯畢，已兩下多鐘。人瑞自進縣署去了，說：『倘有回信，喊我一聲。』老殘說：『知道，你請罷。』人瑞去後，不到一個時辰，只見店家領那送信的人，一頭大汗，走進店來，懷裏取出一個馬封，紫花大印，拆開看，裏面回信兩封：一封是，張宮保親筆字，比核桃大；一封是，內文案上袁希明的信，言白太尊現署安泰，即派人去代理，大約五七天可到，並云

宮保深盼閣下少候兩日，等白太尊到，商議一切，云云。」老殘看了，對送信人說：「你歇著罷，晚上來領賞！」賊黃二爺來。」店家說：「同黃大老爺進衙門去了。」老殘想：「這信交誰送去呢？不如親身去走一遭罷。」就叫店家鎖了門，竟自投縣衙門來。進了大門，出出進進的人役甚多，知有堂事。進了儀門，果見大堂陰氣森森，許多差役，兩旁立著。凝了一凝神，想道：「我何妨上去看看甚麼案情？」立在差役身後，卻看不見。只聽堂上嚷：「賈魏氏，你要明白：你自己的死罪已定，自是無可挽回，你卻極力開脫你父親，說他並不知情，這是你的一片孝心，本縣也沒有個不成全你的。但是你不招出你的姦夫來，你父親的命，就保全不住了。你想，你那姦夫，出的主意，把你害得這樣苦法，他倒躲得遠遠的，連飯都不替你送一碗，這人的情義，也就很薄了。你卻抵死不肯把他招出來，反令生身老父，替他擔著死罪！聖人云：人盡夫也，父一而已。原配丈夫爲了父親尚且顧不得他，何況一個相好的男人呢？我勸你招了的好。」只聽底下只是嚶嚶啜泣。又聽堂上怒喝道：「你還不招嗎？不招，我要動刑了。」又聽底下一絲半氣的，說了幾句；卻聽不出甚麼話來。只聽堂上嚷道：「他說甚麼。」聽一個書吏上去回道：「賈魏氏說：是他自己的事，大老爺怎麼

分付他，怎麼招，若叫他捏造一個姦夫出來，實在無從捏造。」又聽堂上把驚堂一拍，罵道：「這個淫婦，真正刁狡，撈起來！」堂下無限的人，大叫了一聲「噯」，只聽堂上跑幾個人去，把拶子往地下一摔，霍綽的一聲，驚心動魄。老殘聽道這裏，怒氣上沖，也不管公堂重地，把站堂的差人用手分開，大叫一聲：「站開，讓我過去！」差人一閃，老殘飛到中間。只見一個差人，一手提著賈魏氏頭髮，將頭提起，兩個差人正抓他手在上拶子。老殘走上，將差人一扯，說道：「住手！」便大搖大擺走上暖閣。見公堂上坐著兩人：下首是王子謹，上首心知就是這剛弼了。先向剛弼打了一躬。子謹見是老殘，連忙立起；剛弼卻不認得，並不起身；喝道：「你是何人，敢來擾亂公堂？拉他下去！」未知老殘被拉下去否？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七章 鐵礮一聲公堂解東 瑤琴二疊旅舍銜環

話說老殘看賈魏氏正要上刑，慌忙搶上堂去喊了「住手」，剛弼卻不認得老殘爲何許人，又看他青衣小帽，就叫差人拉他下去。誰知那差人見本縣大老爺早經站起，知道此人必有來歷，雖然答應一聲「噯」，卻沒一個人敢走上來。老

殘看剛弼怒容滿面，連聲呢喝，卻有意嘔著他頑，便輕輕的說道：「你先莫問我是甚麼人，且讓我說兩句話：如果說的不對，堂下有的是刑具，你就打我幾板子，夾我一兩夾棍，也不要緊。且問你：一個垂死的老翁，一個深閨的女子，案情我卻不管，你上他這手鐐腳鍊，是甚麼意思？難道怕他越獄走了嗎？這是強盜的刑具，你就隨便施於良民！天理何存，良心安在？」王子謹想不到撫臺回信已來，恐怕老殘與剛弼堂上較量起來，更下不去，連忙喊道：「補翁先生！請廳房裏去坐，此地公堂，不便說話。」剛弼氣得目瞪口呆，又見子謹稱他補翁，恐怕有點來歷，不敢過於搶白。老殘知子謹爲難，遂走過西邊來，對子謹也打了一躬。子謹慌忙還揖，口稱：「後面廳房裏坐！」老殘說道：「不忙。」卻從袖子裏，取出那個張宮保的復書來，雙手遞給子謹。子謹見有紫花大印，不覺喜逐顏開，雙手接過，拆開一看，便高聲讀道：「示悉。白守耆札到便來，請即傳諭王剛二令，不得濫刑；魏謙父女取保回家，候白守復訊。弟曜頓首。」一面，遞給剛弼去看；一面，大聲喊道：「奉撫臺傳諭，叫把魏謙父女刑具全行鬆放，取保回家，候白大人來再審。」底下聽了，答應一聲「噫」，又大喊道：「當堂鬆刑囉！當堂鬆刑囉！」卻早早的七手八脚，把他父女手烤腳鍊，項上的鍊

子，一一鬆個干淨，教他上來磕頭。替他喊道：『謝撫臺大人的恩典，謝剛大老爺王大老爺的恩典！』那剛弼看信之後，正自敢怒而不敢言，又聽到謝剛大老爺恩典，如同刀子戳心一般，早坐不住，退往後堂去了。子謹仍向老殘拱手道：『請廳房裏去坐，兄弟略爲交代此案，就來奉陪。』老殘拱一拱手，道：『請先生治公；弟尙有一事，告退。』遂下堂，仍是大搖大擺的，走出衙門去了。這裏王子謹分付了書吏：『叫魏謙父女趕緊取保，今晚就要叫他們出去纔好。』書吏一一答應，擊鼓退堂。

卻說老殘回來，一路走著，心裏十分高興。想道：『前日聞得王賢種種酷虐，無法可施；今日又親見了一個酷吏，卻被一封書，救活了兩條性命，比吃了人參果，心裏還快活。』一路走著，不知不覺已出了城門，便是那黃河的堤埝了。上得堤埝去看，天色欲暮，那黃河已凍得同大路一般，小車子已不斷的往來行走。心裏想來：『行李既經燒去，更無累綴；明日便可單身回省，好去置辦行李。』轉又念道：『袁希明來信，叫要等白公來，以便商酌，明知白公辦理此事游刃有餘，然倘有未能週知之處，豈不是我去了害的事嗎？只好耐心等待數日再說。』一面想著，已到店門，便踱了回去。看有許多人正在那裏刨挖火裏的

燼餘，堆了好一大堆，都是些零綳碎布，也就不去看。他回到上房，獨自坐地，過了兩個多鐘頭，只見人瑞從外面進來，口稱，『痛快，痛快；』並說：『那癩剛退堂之後，隨即命家人檢點行李回省。子謹知道宮保耳軟，恐怕他回省，又出議子；極力留他，說：「宮保只有派白太尊復審的話，並沒有叫閣下回省的示諭，此案未了，斷不能走。你怎樣去銷差？豈不是同宮保嘔氣嗎？恐不合你主敬存誠的道理。」他想想，也只好忍耐着了。子謹本想請你進去吃飯，我說：「不好，倒不如好好送桌飯去，我替你陪客罷。」我討了這個差使來的，你看好不好？』老殘道：『好，你吃白食，我擔人情，你倒便宜。我把他辭掉了，看你吃甚麼？』人瑞道：『你只要有本事辭，只管辭；我就陪你挨餓。』說著，門口已有一個戴紅纓帽兒的，擎了一個全帖，後面跟著一個挑食盒的進來，直走到上房，揭起暖簾，進來對著人瑞望老殘說：『這位就是鐵老爺罷？』人瑞說：『不錯。』那家人便搶前一步，請了一個安，說：『敝上說，小縣分沒有好菜，送了一桌粗飯，請大老爺包含點！』老殘道：『這店裏飯很便當的，不消費上費心，請挑回去，另送別位罷。』家人道：『主人分付，總要大老爺賞臉，家人萬不敢挑回去，要挨罵的。』人瑞在桌上擎了一張箋紙，拔開筆帽，對著那家人說道：

『你叫他們挑到前頭灶屋裏去！』那家人揭開盒蓋，說：『請老爺們過眼。』原來是一桌甚豐盛的魚翅菜。老殘道：『便飯就當不起，這酒席太客氣，更不敢當了。』人瑞用筆在花牋上，已經寫完，遞與那家人，說：『這是鐵老爺的回信；你回去，說謝謝就是了。』又叫黃升賞了家人一串錢，挑盒子的二百錢。家人打了兩個千兒。這裏黃升掌上燉來，不消半個時辰，翠花翠環俱到。他那夥計不等分付，已搨了兩個鋪蓋捲兒進來，送到裏房去。人瑞道：『你們鋪蓋真做得快！半天工夫就齊了嗎？』翠花道：『家裏有的是鋪蓋，對付著就够用了。』黃升進來，問：『開飯不開飯？』人瑞就說：『開罷！』停了一刻，已先將碟子擺好。人瑞道：『今日北風雖然不刮，還是很冷，快溫酒來吃兩杯；今天十分快樂，我們多喝兩杯。』二翠俱拿起弦子來，唱兩個曲子侑酒。人瑞道：『不必唱了，你們也吃兩杯酒罷。』翠花看二人非常高興便問道：『您老這們高興，想必撫臺那邊送信的人，回來了嗎？』人瑞道：『豈但回信來了，魏家爺兒倆，這時候怕都回家去了呢。』便將以上事一五一十的告訴了二翠。他姐兒兩個也真歡喜的了不得，自不消說。卻說翠環聽了這話，不住的迷迷價價；忽然又將柳眉雙鎖，默默無言。你道什麼緣故？他因聽見老殘一封書去，撫臺便這樣的信

從，若替他辦那事，自不費吹灰之力，一定妥當的；所以就迷迷價笑。又想他們的權力雖然夠用，只不知昨晚所說的話，究竟是真是假？倘若隨便說罷了呢，這個機會錯過，便終身無出頭之望；所以雙眉又鎖起來了。又想到，他媽今年年底，一定要轉賣他，那剃二禿子凶惡異常，早遲是個死，不覺臉上就泛了死灰的氣色。又想到，自己好好一個良家女子，怎樣流落得這等下賤形狀，倒不如死了的干淨，眉宇間又泛出一種英雄氣的氣色來。又想到，自己死了，原無不可，只是一個六歲的小兄弟，有誰撫養，豈不也是餓死嗎？他若餓死，不但父母無人祭供，並祖上的香煙，從此便絕。這們想去，是自己又死不得了。想來想去，活又活不成，死又死不得，不知不覺那淚珠子便撲簌簌的滾將下來，趕緊用手絹子去擦。翠花看見道：『你這妮子，老爺們今天高興，你又發甚麼昏？』人瑞看著他，只是憨笑。老殘對他點了點頭，說：『你不用胡思亂想，我們總要替你想法子的。』人瑞道：『好，好；有鐵老爺一手提拔你，我昨晚說的話，可是不算數的了。』翠環聽了大驚，愈覺得他自己慮的是不錯，正要向人瑞詰問，只見黃升同了一個人進來，朝人瑞打了一個千兒，遞過一個紅紙封套去。人瑞接過來，撐開了封套口，朝裏一窺，便搵到懷內去，說聲，『知道了，』更不住的嘻嘻

價笑。只見黃升說：『請老爺出來說兩句話。』人瑞便走出去。約有半個時辰進來，看著三個人，俱默默相對，一言不發，人瑞愈覺高興。又見那縣裏的人進來，向老殘打個千兒道：『敝上說，叫把昨兒送的鋪蓋取回去。』老殘一楞，心裏想道：『這是甚麼道理呢？你取了去，我睡甚麼呢？然而究竟是人家物件，不便強留。』便說：『你取了去罷。』心裏卻是納悶，看著那家人進房取將去了。只見人瑞道：『今兒我們本來很高興的，被這翠環一個人不痛快，惹的我也不痛快了。酒也不吃了，連襪子也撤下去罷。』只見黃升來，當真把襪子撤了下去。此時不但翠環不著頭腦，連老殘也覺得詫異的很。隨即黃升帶著翠環家夥計，把翠環的鋪蓋捲也搬走了。翠環忙問：『啥事，啥事？怎麼不教我住這裏嗎？』夥計說：『我不知道，光聽說叫我取回鋪蓋捲回去。』翠環此時按捺不住，料到一定凶多吉少，不覺含淚跪到人瑞面前，說：『我不好，你是老爺們呢，難道不能包含點嗎？你老一不喜歡，我們就活不成了。』人瑞道：『我喜歡的很呢，我爲啥不喜歡？只是你的事，我卻管不著，你慢慢的求勸老爺去。』翠環又跪向老殘面前，說：『還是你老救我。』老殘道：『甚麼事我救你呢？』翠環道：『鋪蓋取回，一定是昨兒話走了風聲，俺媽知道，今兒不讓我在

這兒，早晚要逼我回去，明天就遠走高飛了。他敢同官鬪嗎？就只有走是個好法子。」老殘道：「這話也說得是。人瑞哥，你得想個法子挽留他纔好，一被他媽接回去，這事就不好下手了。」人瑞道：「那是何消說，自然要挽留他。但你不挽留他，誰能挽留他呢？」老殘一面將翠環拉起，一面向人瑞道：「你的話，我怎麼不懂？難道昨夜說的話，當真不算數嗎？」人瑞道：「我已徹底想過了，只有不管的一法。你想，拔一個姐兒從良，總也得有個辭頭。你也不承認，我也不承認，這話怎樣說呢？把他弄出，又望那裏安身呢？若是在店裏我們兩個人都不承認，外人一定說是我弄的，斷無疑義。我剛纔得了個好點差使，妒忌的人很多，能不告訴宮保嗎？以後我就不用在山東混了，還想甚麼保舉呢？所以是斷乎做不得的。」老殘一想：話也有理，只是因此見死不救，於心實也難忍；加著翠環不住的啼哭，實在爲難，便向人瑞道：「話雖如此，也得想個萬全法子纔好。」人瑞道：「就請你想；如想得，我一定助力。」老殘想了一想，實無法子，便道：「雖無法，也得大家想想。」人瑞道：「我倒有個法子，你又做不到的，所以只好罷休。」老殘道：「你說出來，我總可以設法。」人瑞道：「除非你承認了要他，纔好措辭。」老殘道：「我就承認也不要緊。」人

瑞道：『空口說話，能行嗎？事是我辦，我告人說你要，誰信呢？除非你親筆寫一封信給我，那我就有辦法了。』老殘道：『信卻是不好寫的。』人瑞道：『我說你做不到，是不是呢？』老殘正在躊躇，卻被二翠一齊上來央告說：『這也不要緊的事，你老就擔認一下子罷。』老殘道：『這信怎麼寫？寫給誰呢？』人瑞道：『自是寫給王子謹，你就說，見一某妓人，本係良家，甚為可憫，弟擬拔出風塵，納爲簞室，請兄鼎力維持，身價若干，如數照繳云云。我拏了這信，就有辦法。將來任憑你，送人也罷，擇配也罷，你就有了主權，我也不致遷聲氣。不然，那有辦法？』正說著，只見黃升進來說：『翠環姑娘出來，你家裏人請你呢。』翠環聽著一聲，魂飛天外，一面說，『就去；』一面拚命央告老殘寫信。翠花就到房裏取出筆硯來，將墨醮飽，遞到老殘手裏。老殘接過筆來嘆口氣，向翠環道：『冤不冤？爲你的事，要我親筆畫供呢！』翠環道：『我替你老磕一千個頭，你老就爲一回難，勝造七級浮屠。』老殘已在紙上如說寫就，遞與人瑞，說：『我的職分已盡，再不好好的辦，罪就在你了。』人瑞接過信來，遞與黃升說：『停一會送到縣裏去。』當老殘寫信的時候，黃人瑞向翠花耳中說了許多的話。黃升接過信來，向翠環道：『你媽等你呢，快去罷。』翠環泥著不肯

去，眼看著人瑞要求救的意思。人瑞道：「你去罷，不要緊的，諸事有我呢。」翠花立起來，拉了翠環的手說，「環妹，我同你去，你放心罷，你大大的放心罷！」翠環無法，只得說聲「告假，」走出去了。這裏人瑞卻躺在煙炕上去燒煙，嘴裏七搭八搭的同老殘說話。約計有一點鐘工夫，人瑞煙也吃足了。只見黃升戴著簇新的大帽子進來，說：「請老爺們那邊坐。」人瑞說「啊，」便站起來，拉了老殘說：「那邊坐罷！」老殘詫異道：「幾時有個那邊出來？」人瑞道：「這個那邊，是今天變出來的。」原來這店裏上房，一排本是兩個三間，人瑞住的是西邊三間，還有東邊的三間，原有別人住著，今早動身過河去了，所以空下來。黃鐵二人，攜手走到東上房前，上了臺階，早有人打起暖簾。只見正中方桌上，掛著桌裙，桌上點了一對大紅蠟燭，地下鋪了一條紅氈。走進堂前，見東邊一間擺了一張方桌，朝南也繫著桌裙，上首平列兩張椅子，兩旁一邊一張椅子，都搭著椅披，桌上都擺滿了一桌菜碟，比方纔吃的還要好看些。西邊是隔斷的一間房，掛了一條大紅呢的門簾。老殘詫異道：「這是甚麼原故？」只見人瑞高聲嚷道：「你們攙新姨奶奶出來，參見他們老爺！」只見門簾揭起，一個老媽子在左，翠花在右，攙著一個美人出來，滿頭戴著都是花，穿著一件紅青外褂，葵綠

襖子，繫一條粉紅裙子，卻低著頭，走到紅氍毹前。老殘仔細一看，原來就是翠環。大叫道：「這是怎麼說？斷乎不可！」人瑞道：「你親筆字據都寫了，還狡獪甚麼？」不由分說，拉老殘往椅子上去坐。老殘那裏肯坐，這裏翠環早已磕下頭去了。老殘沒法，也只好回了半禮。又見老媽子說：「黃大老爺坐，謝大媒。」翠環卻又磕下頭去。人瑞道：「不敢當，不敢當！」也還了半禮。當將新人送進房內。翠花隨即出來磕頭道喜，老媽子等人也都道完了喜，人瑞拉老殘到房裏去。原來房內新鋪蓋，已陳設停妥，是紅綠湖縐被各一床，紅綠大呢褥子各一條，枕頭兩個，炕前挂了一個紅紫魯山綢的幔子，桌上鋪了紅桌毡，也是一對紅蠟燭，牆上卻挂了一幅大紅對聯，上寫著：

願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屬！是前生註定事莫錯過姻緣。

老殘卻認得是黃人瑞筆迹，墨漬還沒有甚乾呢。因笑向人瑞道：「你真會淘氣。這是西湖上月老祠的對聯，被你偷得來的。」人瑞道：「對題便好文章，你敢說不切當嗎？」人瑞卻從懷裏，把剛才縣裏送來的紅封套，遞給老殘，說：「你瞧，這是貴如夫人原來的賣身契一紙；這是新寫的身契一紙；總共奉上。你看，愚弟辦事周到不周到？」老殘道：「既已如此，感激的很！你又何苦把我

套在圈子裏做甚麼呢？」人瑞道：「我不對你說，是前生註定事莫錯過因緣嗎？我爲翠環計；救人須救徹，非如此總不十分妥當。爲你計；也不吃虧。天下事就該這們做法，是不錯的。」說過呵呵大笑。又說：「不用費話罷，我們肚子餓的了不得，要吃飯了。」人瑞拉著老殘，翠花拉著翠環，要他們兩個上坐；老殘決意不肯，仍自去了桌裙，四方兩對面坐的。他一席酒不消說，各人有各人快樂處，自然是盡歡而散。以後無非是送房睡覺，無庸贅述。

卻說老殘被人瑞逼成好事，心裏有點不痛快，想要報復；又看翠花，昨日自己凍著，卻拏虎皮褥子，替人瑞蓋腿；爲翠環事，他又出了許多心；冷眼看去，也是個有良心的，須得把他也拔出來纔好；且等將來再作道理。次日，人瑞跑來，笑向翠環道：「昨兒炕角睡得安穩罷？」翠環道：「都是黃大老爺大德成全，慢慢供您的長生祿位牌。」人瑞道：「豈敢，豈敢。」說著，便向老殘道：「昨日三百兩銀子，是子謹墊出的，今日我進署替你還帳去，這衣服衾枕，是子謹送你的，你也不用客氣了；想來送錢，你也是不肯收的。」老殘道：「這從那裏說起，叫人家花這許多錢，也只好託你先替我道謝，再圖補報罷。」說著，人瑞自己去縣署。老殘因翠環的名字太俗，且也不便再叫了，遂替他顛倒一下，換做環

翠，卻算了一個別號，便雅得多了。午後命人把他兄弟找得來，看他身上衣服過於藍縷，給了他幾兩銀子，仍叫李五領去，買幾件衣服給他穿。

光陰迅速，不知不覺已經五天過去。那天人瑞已進縣署裏去，老殘正在客店裏，教環翠認字，忽聽店中夥計報道：「縣裏王大老爺來了。」霎時，子謹轎子，已到階前下轎。老殘迎出堂屋門口。子謹入來，分賓主坐下，說道：「白大老爺立刻就到，兄弟是來接差的，順便來此與老哥道喜，并閑談一刻。」老殘說：「前日種種承情，已託人瑞兄代達謝忱，因剛君在署，不便親到拜謝，想能曲諒。」子謹謙遜道：「豈敢。」隨命新人出來拜見了。子謹又送了幾件首飾，作拜見之禮。忽見外面差人，飛奔也似的跑來報：「白大人已到對岸下轎，從冰上走過來了。」子謹慌忙上轎去接。未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八章 白太守談笑釋奇冤 鐵先生風霜訪大案

話說王子謹慌忙接到河邊，其時白太尊，已經由冰上走過來了。子謹遞上手版，趕到面前，請了個安，道聲「大人辛苦！」白公回了個安，說道：「何必還要接出來，兄弟自然到貴衙門來請安呢。」子謹連稱：「不敢。」河邊搭著

茶棚，挂著彩綢，當到棚內小坐。白公問道：「鐵公走了沒有？」子謹回道：「尚未，因等大人到來，恐有話說，卑職適在鐵公處來。」白公點點頭道：「甚好，我此刻不便去拜，恐惹剛君疑心。」吃了一口茶，縣裏預備轎子繮傘執事，白公坐了轎子，直到縣署而去。少不得升礮奏樂等事。進得宅門，讓在西花廳坐。剛弼早穿好衣帽，等白公進來，呈上手本請見。見面之後，白公就將魏買一案如何辦法，詳細問了一遍。剛弼一一訴說，頗有得意之色，說：「但那宮保的來函，不知聽信何人的亂話？此案形跡，據卑職看來，已成鐵案，決無疑義。但此魏老頗有錢文，送卑職一千兩銀子，卑職不收，所以買出人來，到宮保處擾亂黑白。聽說有個買藥的郎中，得了他許多銀子，當時就買了個妓女，還在城外住著。聽說這個案子，如果當真翻過來，還要謝他幾千銀子呢。所以這郎中不走，專等著謝儀。此人也可提來一鞠。訊出此人贓證，又多添一層憑據了。」白公說：「老兄所見甚是，但是兄弟今晚，須將全案看過一遍，明日先把案內人證提來，再作道理。或者竟照老兄的斷法，亦未可知。此刻不敢擅存意見。如老兄聰明正直，凡事胸有成竹，自然投無不利；兄弟資質甚魯，只好就事論事，細心推求；不敢說無過，但能寡過，已經算萬幸了。」說罷，又說些省中的情形。

吃過晚飯，白公回到自己房中，將全案細細翻開兩遍，傳出一張條子去，明日傳人。

第二天已牌時份，門上報稱：『人已提齊了，請大人示下：是今天午後坐堂；還是明日早晨？』白公道：『人證已齊，就是此刻坐了大堂，堂上設三個座位就是了。』剛王二人連忙上去回道：『請大人自便。卑職等不敢陪審，恐有不便之處，理應迴避。』白公道：『說甚麼話？兄弟魯鈍，精神不到，正望二君提挈！』二人也不敢過謙。停刻，堂事齊備，簽稿門上來請升堂；三人皆衣冠而出，挨齒而坐。白公舉起硃筆，傳原告賈幹。差人將賈幹帶上，當堂跪下。白公問道：『你叫賈幹嗎？』底下答：『是。』白公問：『你今年十幾歲了？』答稱：『十七歲。』問：『是死的賈志的親生，還是承繼的？』答稱：『本是堂姪過繼的。』問：『幾時承繼？』答稱：『因亡父被害身死，次日入殮，無人成服，由族中公議入繼的。』白公問：『縣宰相驗時候，你過來沒有？』答：『已經過來了。』問：『入殮的時候，你親視含殮沒有？』答稱：『親視含殮的。』問：『你故父入殮時，臉上什麼顏色呢？』答稱：『白蒼蒼的，同常死的人一樣。』問：『有青紅斑沒有？』答：『沒有。』問：『骨節僵硬不殮

硬？」答：「不僵硬。」又問：「既不僵硬，胸口有無熱氣呢？」答：「有人摸過，說沒有熱氣。」問：「月餅內有砒霜，幾時知道的？」答：「是入殮第二天知道的。」問：「是誰看出來的？」答：「是姐姐看出來的。」問：「你姐姐何以知道餅內有砒霜？」答：「本不知道餅內有砒霜，因疑心餅有毛病，所以揭開來細看，見有粉紅點子，就托出問人，有人說砒霜，是藥店裏買的，找藥店人來細瞧，也說是砒霜；所以知道中了砒毒呢。」白公道：「你下去。」又用硃筆一點，傳四美齋來。差人帶上，白公問道：「你是四美齋的人嗎？叫甚麼名字？」答稱：「是，小人叫王輔廷。」問：「魏家定做月餅，餡共做多少斤數？」答：「做二十斤。餡子是魏家自備的。」問：「他定做的月餅，是一種餡子，是兩種餡子？」答：「是一種餡子——都是冰糖，芝麻，桃仁的。」問：「你店裏有幾種餡子呢？」答：「有好幾種。」問：「用芝麻桃仁的有沒有？」答：「有的。」問：「你店裏餡子，與他的餡子，那個好呢？」答：「是他家的好。」問：「好在甚麼地方？」答：「小人也不知道，聽做月餅的司務說，他家的味好，比我們的又香又甜。」又問：「你店裏先嘗過了嗎？有沒有中毒呢？」回道：「不見有毒。」白公說：「知道了，你下去。」又將

硃筆點了魏誠。上來磕了幾個頭，說：「大人冤枉！」白公道：「我不問你冤枉不冤枉，你聽我問話，你說；我不問你話，不許說。」兩旁差役大聲「嘎」的一聲。看官，你道甚麼緣故？凡官府坐堂，這些衙役大聲疾呼，名叫「喊堂」，把那犯人嚇昏了，就可以胡亂認供呢——不知那一朝代傳下來的規矩，卻是十八行省，都是一個傳授。今日魏誠是被告正犯，所以要喊個堂威嚇嚇他。閑話休提。卻說白公問魏誠道：「你家定了多少月餅？」答稱：「二十斤。」問：「送了買家多少？」答：「八斤。」問：「還送別人家沒有？」答：「送了小兒子的丈人家四斤。」問：「其餘來八斤呢？」答：「自己家裏吃了。」問：「吃過月餅的人，在這裏沒有？」答：「家裏人人都分著的，同來的人，沒有一個不吃的。」白公向差人說：「查一果，有幾個人跟魏誠來的，都傳上堂來！」一時帶上一個老年的，二個中年漢子，都跪下。差人回稟道：「這是魏家的一個管事，二個長工。」白公問道：「你們都吃月餅嗎？」同聲答道：「都吃了的。」問：「每人吃了幾個，都說出來。」管家的說：「分了四個，吃了兩個，還賸兩個。」長工說：「每人分了兩個，當天都吃完了。」白公問管事的道：「還賸了兩個，幾時又吃的？」答稱：「沒有吃，就出了這件案子，說是月餅有毒，所

以就沒敢吃，留著做個見證。」白公說：「好！帶來了沒有？」答：「帶來，在底下呢。」白公說：「很好。」叫差人：「同他取來。」又說：「魏誠同長工全下去罷。」又問書吏：「前日有砒的半個月餅，呈案了沒有？」書吏回：「呈案在庫。」白公說：「提出來！霎時差人帶著管事的，並那兩個月餅，都呈上堂來；存庫的半個月餅也提到。白公提四美齋王輔廷，一面將這兩個月餅，詳細對校了，送剛王二公看，說道：「這兩個月餅，皮色確是一樣，二公以爲何如？」二公連忙起身答應著「是。」其時四美齋王輔庭已帶上堂，白公將月餅擘開一個交下，叫他驗看，問：「是魏家叫你一定做的不是？」王輔庭仔細看了看，回說：「一點不錯，就是我家定做的。」白公說：「王輔庭叫他具結回去罷。」白公在堂上，把那半個破碎月餅，仔細看了，對剛王道：「聖慕兄，請仔細看看，這月餅餡子，是冰糖芝麻核桃仁做的，都是含油性的物件，若是砒霜放在餡子裏的，自然同別物黏合一氣；你看這砒顯係後加入的，與別物絕不黏合。沈四美齋供明，只有一種餡子，今日將此兩種餡子細看，除加砒外，確係表裏相合。既是一樣餡子，別人吃了不死，則魏家之死，不由月餅可知。若有湯水之物，還可將毒藥後加入內；月餅之爲物，麵皮乾硬，斷無加入之理。二公以爲何如？」俱欠身道：

「是。」白公又道：「月餅中既無毒質，則魏家父女，即爲無罪之人，可以令其具結了案。」王子謹即應了一聲「是。」白公即分付帶上魏謙來。剛弼心中甚爲難過，卻也說不出甚麼理來，只好隨著應允。白公道：「本府已審明，月餅中實無毒藥，你們父女無罪，可以具結了案，回家去罷。」魏謙磕了幾個頭去了。白公又叫帶賈幹上來。賈幹本是無用的人，不過他姊姊支使他出面，今日看魏家父女已結案釋放，心裏就有點七上八下，聽說傳他去，不但以前人教導說的話，都說不上，就是教他的人，也不知此刻從那裏教起了。賈幹上得堂來，白公道：「賈幹，你既是承繼亡父爲子，你就該細心研究這十三個人怎樣死的；自己沒有法子，也該請教別人。爲甚的把月餅裏加進砒霜，去陷害好人呢？必定有壞人挑唆，你從實招來！是誰教你誣告的？你不知道律例上有反坐的一條嗎？」賈幹慌忙磕頭，嚇的只格格價抖；帶哭說道：「我不知道，都是我姊姊教我做的，餅裏的砒霜，也是我姊姊看出來，告訴我的，其餘概不知道。」白公說：「依你們說起來，非傳你姊姊到堂，這砒霜的案子是究不出來的了。」賈幹只是磕頭。白公大笑道：「幸而遇見的是我，倘若是個精明強幹的委員。這月餅案子纔了，砒霜案子，又鬧得天翻地覆了。我卻不喜歡提人家婦女上堂，你回去告訴你

婦，說：『本府說的，砒霜一定是後加進去的；是誰加進去的，我暫不忙追著究呢。因為你家十三條命，是個大大的疑案，必須查個水落石出，因此加砒一事，倒只好暫行緩究了。你意下如何？』賈幹連連磕頭道：『聽憑大人天斷。』白公道：『既然如此，叫他具結，聽憑替他查案。』臨下去時，又喝道：『你再胡鬧，我就要追究你們加砒誣控的案子了。』賈幹連說：『不敢，不敢。』下堂去了。這裏白公對王子謹道：『貴縣差人，有精細點的嗎？』子謹答應：『有個許亮還好。』白公說：『傳上來。』只見下面走上一個差人，四十多歲，尙未留鬚，走到公堂前跪下道：『差人許亮叩頭。』白公道：『差人到齊東村，明查暗訪這十三條命案是否服毒，有甚麼別樣案情？限一個月報命。不許你用一點官差的力量。你若借此招搖撞騙，可要置你於死的！』許亮叩頭道：『不敢。』當時王子謹即標了牌票，交給許亮。白公又道：『所有以前一切人證毋庸取保，全行釋放。』隨手翻案，檢出魏謙筆據兩紙，說：『再傳魏謙上來。』白公道：『魏謙，你管事送來的銀票，你要不要？』魏謙道：『職員沈冤，蒙大人昭雪，所有銀子，聽憑大人發落。』白公道：『這五千五百憑據還你；這一千銀票，本府卻要借用，卻不是我用，暫且存庫，仍爲查買家的案，不得不先用資斧；俟案子查

明，本府回明了撫臺，仍舊還你。」魏謙連說：「情願，情願。」當將筆據收好，下堂去了。白公將這一千銀票交給書吏，說：「到該錢莊將銀子取來，憑本府公文支付。」回頭笑向剛弼道：「聖慕兄，不免笑兄弟當堂受賄罷。」剛弼連稱：「不敢。」於是擊鼓退堂。

卻說這起大案，齊河縣人人俱知，昨日白太尊到，今日傳人。那賈魏兩家，都預備至少要十天半個月，那知道未及一個時辰，已經結案。沿路口碑，嘖嘖稱道。卻說白公退至花廳，跨進門檻，只聽當中放著的一架大自鳴鐘，正鏘鏘敲了十二下，彷彿像迎接他似的。王子謹跟了進來，說：「請大人寬衣用飯罷。」白公道：「不忙。」看看剛弼也跟隨進了，便道：「二位且請坐一坐，兄弟還有話說。」二人坐下。白公向剛弼道：「這案，兄弟斷得有理，沒理？」剛弼道：「大人明斷，自然不會錯的，只是卑職總不明白，這魏家既無短處，為甚麼肯化錢呢？卑職一生，就沒有送過一個錢。」白公哈哈大笑道：「老哥沒有人送過一個錢，何以上臺也會契重你？可見天下人，不全是見錢眼開的喲！清廉人，原是最令人佩服的，只有一個脾氣不好；他總覺得天下人都是小人，只他一個人是君子，這個念頭最害事的，把天下大事，不知害了多少。老兄也犯這個毛

病，莫怪兄弟直言！至於魏家化錢，是他鄉下人沒見識處，不足爲怪。」又向子謹道：「此刻正案已完，可以差個人，拏我們兩個名片，請鐵公進來坐坐罷。」又笑向剛弼道：「此人聖慕兄不知道嗎？就是你纔說的那個賣藥郎中，姓鐵，名英，號補殘，是個肝膽男子，學問極其淵博，性情又極其平易，從不肯輕慢人的。老哥連他都當做小人，所以我說未免過分了。」剛弼道：「莫非是申東造的朋友老殘嗎？」白公道：「可不是嗎？」剛弼道：「傳說宮保要他搬進衙門去住，替他捐官，保舉他，他不要，半夜裏逃走了的，就是他嗎？」白公道：「豈敢，閣下還要提他來訊一堂呢。」剛弼紅漲了臉道：「那真是卑職的鹵莽了！此人久聞其名——只是沒有會過。」子謹又起身道：「大人請更衣罷。」白公道：「大家換了衣服，好開懷暢飲。」王剛二公，退回本屋，換了衣服，仍到花廳。恰好老殘也到；先替子謹作個揖，然後替白公剛弼作了一個揖，讓到炕上上首坐下，白公作陪。老殘道：「如此大案，半個時辰了結，子壽先生，何其神速？」白公道：「前半截的容易差使，我已做過了；後半截的難題目，可要著落在補殘先生身上了。」老殘道：「這話從何說起？我又不是大人老爺，我又不是小衙衙役；關我甚事呢？」白公道：「然則宮保的信，是誰寫的？」老殘道：「我寫

的。應該見死不救嗎？」白公道：「是了，未死的應該救，已死的不應該昭雪嗎？你想，這種奇案，豈是尋常差人能辦的事？不得已纔請教你這個福爾摩斯呢！」老殘笑道：「我沒有這們大的能力，你要我去，也不難；請王大老爺先補我的快班頭兒，再標一張牌票，我就去。」說著，飯已擺好。王子謹道：「請用飯罷。」白公道：「黃人瑞不也在這裏麼？爲甚麼不請過來？」子謹道：「已請去了。」話言未了，人瑞已到，作了一遍揖。子謹提了酒壺，正在爲難，白公道：「自然補公首坐！」老殘說：「我斷不能占。」讓了一回，仍是老殘坐了首位，白公二座。吃了一回酒，行了一回令，白公又把雖然差了許亮去是個面子，務請補翁辛苦一趟的話再三叮囑。子謹人瑞又從旁德惠。老殘只好答應。白公又道：「現有魏家的一千銀，你先取應用，如其不足，子謹兄代爲籌畫；不必惜費，總要破案爲第一要義。」老殘道：「銀子可以不必，我省城裏四百銀子，已經取來，正要還子謹兄呢，不如先墊著用；如果案子查得出呢，再向老張討還；如查不出，我是遠走高飛，不在此地獻醜了。」白公道：「那也使得，只是要用便來取，切不可顧小節，誤大事，爲要。」老殘答應「是了！」霎時飯罷，白公立即過河，回省銷差。次日黃人瑞剛弼，也俱回省去了。未知

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十九章 齊東村重搖鐵串鈴 濟南府巧設金錢套

話說老殘當日受了白公之託，下午回寓，盤算如何辦法。店家來報：「縣裏有個差人許亮求見。」老殘說：「叫他進來。」許亮進來，打了個千兒，上前回道：「請大老爺的示：還是許亮在這裏伺候老爺的分付，還是先差許亮到那裏去？縣裏一千銀子，已撥出來了，也得請示：還是送到此地來，還是存在莊上聽用？」老殘道：「銀子還用不著，存在莊上罷。但是這個案子，真不好辦，服毒一定是不錯的，只不是尋常毒藥；骨節不硬，顏色不變，這兩節最關緊要，我恐怕是西洋甚麼藥，怕是印度草等類的東西。我明日先到省城裏去，有個中西大藥房，我去調查一次。你卻先到齊東村去明查暗訪，有西洋人來往的人沒有，能查出這個毒藥的來歷，就有意思了。只是我到何處同你會面呢？」許亮道：「小的有個兄弟叫許明，現在帶來，叫他來伺候老爺，有甚麼事，他人頭兒也很熟；分付了，就好辦的了。」老殘點頭說：「甚好。」許亮朝外招手，走進一個三十多歲人來，搶前打了一個千兒。許亮說：「這是小的兄弟許明。」就對許明道：「你不用

走了，就在這裏伺候鐵大老爺罷。」許亮又說：「求見姨太太。」老殘揭簾一看，環翠正靠著窗坐著，即叫二人見了，各人請了一安，環翠回了兩福。許亮即帶了許明回家，搬行李去了。待到上燈時候，人瑞也回來了，說：「我前兩天本要走的，因這案子不放心，又被子謹死命的扣住，今日大案已了，我明日一早進省銷差去了。」老殘道：「我也要進省去呢：一則，要往中西大藥房等處調查毒藥；二則，也要把這個累墜，安插一個地方，我脫開身子方好做事。」人瑞道：「我公館裏房子甚寬綽，你不如暫且同我住。如嫌不好，再慢慢的找房。如何呢？」老殘道：「那就好得很了。」伺候環翠的老媽子，不肯進省，許明說：「小的女人，可以送姨太太進省，等到僱定了老媽子，再回來。」一一安排妥帖。環翠少不得將他的兄弟叫來，付了幾兩銀子，姊弟對哭了一番。車子等類，自有許明照料。

次日一早，大家一齊動身。走到黃河邊上，老殘同人瑞，均不敢坐車，下車來預備步行過河。那知河上早有一輛車子等著，看見他們來了，從中跳下一個女人，拉住環翠放聲大哭。你道是誰？原來人瑞因今日起動身，故不會叫得環翠，所有開銷，叫黃升送去。環翠又怕客店裏有官府來送行，晚上亦不敢來。

一夜沒睡，黎明，即雇了挂車子，在黃河邊伺候，也是十里長亭送別的意思。哭了一會，老殘同環翠均安慰了他幾句，踏水過河去了。過河到省。不過四十里地，一下鐘後，已到了黃人瑞東箭道的公館面前，下車進去。黃人瑞少不得盡他主人家的義務，不必贅述。

老殘飯後，一面差許明購辦行李，一面自己卻到中西大藥房裏，拔著一個掌櫃的，細細的考較了一番。原來這藥房裏，都是上海販來的各種瓶子熟藥，卻沒有生藥。再問他些化學名目，他連懂也不懂。知道斷不是此地去的了。心中納悶，順路去看看姚雲松。恰好姚公在家，留著，吃了晚飯，談齊河縣的事。姚公說：「昨晚白子壽到，已見了宮保，將以上的情形，都說明白，並說託你去辦。宮保歡喜的了不得，卻不曉得你逃省來。明天你見宮保不見？」老殘道：「我不去見，我還有事呢！」就問：「曹州的信，你怎樣對宮保說的？」姚公道：「我把原信呈宮保看，又難受了好幾天，說，從今以後，再不叨保他了。」老殘道：「何不撤他回省來？」雲松笑道：「你究竟是方外人！豈有個纔明保了的，就撤省的道理呢？天下督撫誰不護短？這宮保已經算好了，最難得呢。」老殘點點頭。又談了許久，老殘始回。

次日，又到天主堂去拜訪了那個神甫，名叫克拉斯。原來這個神甫，既通西醫，又通化學。老殘得意已極，就把這案子前後情形，告訴了克拉斯，並問他：『吃的是甚麼藥？』克拉斯想了半日，想不出來，又查了一會書，還是沒有同這個情形相對的。說：『再替他訪問別人罷，我的學問，盡於此矣。』老殘聽了，又大失所望。在省中已無可爲，即收拾行裝，帶著許明，赴齊河縣去。因想：『到齊東村怎樣訪查呢？』趕忙仍舊製了一個串鈴，買了一個舊藥箱，配好了許多藥材；卻教許明不須同住，都到村相遇，作爲不識樣子。許明去了。卻在齊河縣雇了一個小車，講明包月每天三兩銀子；又怕車夫洩漏機關，連這個車夫都瞞著。便道：『我要行醫，這縣城裏已經沒甚生意了。左近有甚麼大村鎮麼？』車夫說：『這東北上四五十里，有大村鎮，叫齊東村，熱鬧著呢。每月三八大集，幾十里的人，都去趕集；你老到那裏去找點生意罷。』老殘說：『很好。』第二天，便把行李放在小車上，自己半走半坐的，走到了齊東村。原來，這村中，一條東西大街，甚爲熱鬧；往南往北，皆有小街。老殘走了一個回來，見大街兩頭，都有客店，東邊一家店，叫三合興，看去尙覺干淨，就去賃了一間西廂房住下。房內是一個大炕，叫車夫睡一頭，他自己睡一頭。次日睡到巳初，方纔

起來，吃了早飯，搖個串鈴上街去了。大街小巷，亂走一趟。末刻時候，走到大街北一條小街上，有個很大的門樓子，心裏想著：「這總是大家。」就立住了脚，拏出串鈴儘搖。只見裏面出來一個黑鬍子老頭兒，問道：「你這先生，會治傷科麼？」老殘說：「懂得點子。」那老頭兒進去了出來說：「請裏面坐。」進了大門，就是二門，再進就是大廳。行到耳房裏，見一老者，坐在炕沿上，見了老殘立起來，說：「先生請坐。」老殘認得就是魏誠，卻故意問道：「你老貴姓？」魏誠道：「姓魏。先生你貴姓？」老殘道：「姓金。」魏誠道：「我有個小女，四肢骨節疼痛，有甚麼藥可以治得？」老殘道：「不看症，怎樣發藥呢？」魏誠道：「說的是。」便叫人到後面知會。少停，裏面說「請。」魏誠就同了老殘，到廳房後面東廂房裏。這廂房是三間，兩明一暗，行到裏間，只有一個三十餘歲的婦人，形容憔悴，倚著那炕兒子，盤腿坐在炕上，要勉強下炕，又有力不能支的樣子。老殘喊道：「不要動，好把脈！」魏老兒卻讓老殘上首坐了，自己卻坐在椅子上陪著。老殘把兩手脈診過，說：「姑奶奶的病，是停了瘀血。請看看兩手。」魏氏將手伸在炕几上。老殘一看，節節青紫，不免肚裏嘆了一口氣，說：「老先生，學生有句放肆的話不敢說。」魏老道：「但

說不妨。」老殘道：「您別打嘴，這樣像是受了官刑的病，若不早治，要成殘廢的。」魏老嘆口氣道：「可不是呢，請先生照症施治；如果好了，自當重謝。」老殘開了一個藥方子去了，說：「倘若見效，我住在三合興店裏，可以來叫我。」從此每天來往，三四天後，人也熟了，老魏就留前廳吃酒。老殘便問：「府上這種大戶人家，怎會受官刑的呢？」老魏道：「金先生！你們外路人不知道：我這女兒，許配賈家大兒子，誰知去年我這女婿死了，他有姑子賈大妮子同西村吳二浪子，眉來眼去，早有了意思了。當年說親，是我這不懂事的女兒，打破了的。誰知賈大妮子就恨我的女兒，入了骨髓。今年春天，賈大妮子在他姑媽家裏，就同吳二浪子勾搭上了。不曉得用甚麼藥，把賈家全家藥死，卻反到縣裏，告了我的女兒謀害的。又遇千刀剮萬刀剝的姓剛的，一口敲定，說是我家送的月餅裏有砒霜。可憐我的女兒，不曉得死過幾回了，聽說凌遲案子已經定了。好天爺有眼，撫臺派了個親戚來私訪，就住在南關店裏；訪出我家冤枉，報了撫臺，撫臺立刻下了公文，當堂鬆了我們父女的刑具。還沒到十天，撫臺又派了個白大人來——真是青天大人，一個時辰，就把我家的冤枉全洗淨了。聽說又派了甚麼人，來這裏訪查這案子呢。吳二浪子那個王八羔子，我們在牢裏的時候，他同賈大妮

子天天在一塊兒，聽說這案翻了，他就逃走了。」老殘道：「你們受這大的屈，爲甚麼不告他呢？」魏老兒說：「官司是好打的嗎？我告了他，他問憑據呢，擊姦擊雙，擊不著雙，反敲一口，就受不得了。天爺有眼，終有一天報應的。」老殘問：「這毒藥究竟是甚麼？你老聽人說了沒有？」魏誠道：「誰知道呢？因爲我們家有個老媽子，他的男人叫王二，是個挑水的。那一天買家死人的日子，王二正在買家挑水，看見吳二浪子到他家裏去說閒話，買家正煮粥吃，王二看見吳二浪子用個小瓶，往麵鍋裏一倒，就跑了。王裏二心有些疑惑，後來買家廚房裏讓他吃麵，他沒敢吃。不到二個時辰，就吵嚷起來了。王二到底沒敢告訴一個外人，只他老婆知道，告訴了我女兒。及至我把王二叫來，王二又一口敲定說不知道。再問他老婆，他老婆也不敢說了。聽說老婆回去，被王二結結實實的打了一頓。你老想這事，還敢告到官嗎？」老殘隨著嘆息了一回。當時出了魏家，找著了許亮，告知魏家所聞，叫他先把王二招呼來。次日，許亮同王二來了，老殘給了他二十兩銀子安家費，告訴他：「跟著做見證；一切吃用，都是我們供給，事完，再給一百銀子與你。」王二初還極力抵賴，看見桌上放著二十兩銀子，有點相信是真，便說道：「事完，您不給我一百銀子，我敢怎樣？」老

殘說：『不妨先把一百銀子交給你，存個妥當鋪子裏，寫個筆據給我；說吳某倒藥水，確係我親見的，情願作個干證。』事畢，某字號存酬勞銀一百兩，即歸我支用，兩相情願，決無虛假。『好不好呢？』王二尙有點猶豫，許亮即取出一百銀子交給他，說：『我不怕你跑走的，你先拿去如何？倘不願意，就扯倒罷休。』王二沈吟了一晌，到底捨不得銀子，就答應了。老殘取筆照樣寫好，令王二先收了銀子，然後將筆據念給他聽，令他畫個十字，打個手模。你想，鄉下挑水的，幾時見過兩隻大元寶呢？自然歡歡喜喜的打了手印。許亮又告訴老殘：『探聽切實，吳二浪子現在省城。』老殘說：『然則我們也進省罷；你先找個眼綫，好物色他去。』許亮答應著『是。』並說：『老爺，我們省裏見罷。』

次日，老殘先到齊河縣，把大概情形，告知子謹，隨即進省。賞了車夫幾兩銀子，打發回去。當晚告知姚雲翁，請他轉稟官保，並飭歷城縣派兩個差人來，以備協同許亮。次日，晚間許亮來稟：『已經查得吳二浪子，現住按察司街南胡同裏，與張家土娼小銀子的打得火熱；白日裏同些不三不四的人賭錢，夜間就住在小銀子家。』老殘問道：『這小銀子家，還是一個人，還是幾個人，共有幾間房子？你查明了沒有？』許亮回道：『這家共姊妹兩個，住了三間房子，西廂

兩間。是他爹媽住的，東廂兩間，一間做廚房，一間就是大門。」老殘聽了點點頭，說：「此人切不可造次動手；案情太大，他斷不肯輕易承認；只王二一個證據，鎮不住他。」於是向許亮耳邊，說了一番詳細的辦法，無非是如此如此，這般這般。許亮去後，姚雲松來函云：「宮保酷願一見，請明日午刻到文案爲要。」老殘寫了回書，次日上院，先到文案姚公書房。姚公著家人去通知宮保的家人。過了一刻，請入簽押房內相會。張宮保已迎至門口，接入屋內。老殘長揖坐定，說：「前此有負宮保雅意，實在因有點私事，不得不去，想宮保必能原諒。」宮保說：「前日捧讀大札，不料王賢竟殘酷如是，實是兄弟之罪，將來總當設法。但目下不敢出爾反爾，似非對君父之道。」老殘說：「救民，卽所以報君，似乎也無所謂不可。」宮保默然。談了半點鐘工夫，編茶告退。

卻說許亮奉了老殘的擘畫，就到這土娼家，認識了大金子，同嫖共賭，幾日工夫，同吳二浪子攪得水乳交融。初起許亮輸了四五百銀子給吳二浪子，都是現銀，吳二浪子直掣許亮，當做老土。那知後來，漸漸的被他撈回去了，倒贏了吳二浪子七八百銀子，付了一二百兩現銀，其餘是欠帳。一日，吳二浪子推牌九，輸給別人三百多銀子，又輸給許亮二百多了，帶了的錢，早已盡了，當場要錢，吳

二浪子說：『再賭一場，一統算帳。』大家不答應，說：『你眼前輸的，還擊不出，若再輸了，更擊不出。』吳二浪子發急道：『我家裏有的是錢，從來沒有賴過人的帳，銀子成總了我差人回家去取來。』衆人只是搖頭。許亮出來說道：『吳二哥，我想這們辦法，你幾時能還，我借給你；但是我這銀子，三日內有個要緊用處，你可別誤了我的事。』吳二浪子急於要賭，連忙說：『萬不會誤的。』許亮就點了五百兩票子給他，扣了自己的二百多兩，還餘二百多兩。吳二看仍不
 够還帳，就央告許亮道：『大哥，大哥，你再借我五百，我翻過本來，立刻還你。』許亮問：『若翻不過本來呢？』吳二說：『明天也一准還你。』許亮說：『口說無憑，除非你立個明天期的期票。』吳二說：『行，行，行！』當時找了紙寫了筆據，交給許亮。又點了五百兩銀子，還了三百多前帳，還贖四百多銀子；有錢膽就壯，說：『我上去推一莊。』見面連贏了兩條，甚爲得意。那知風頭好，人家都縮了注子，心裏一恨，那牌就倒下霧來了。越推越輸，越輸越氣，不消半個更頭，四百多銀子，又輸得精光。坐中有個姓陶的，人都喊他陶三胖子。陶三說：『我上去推一莊。』這時吳二已沒了本錢，乾看著別人打。陶三上去，第一條拏了個「一點」，賠個統莊；第二條拏了個「八點」，天門是「地之八」，上

下兩家是「九點」，又賒了一個統莊，看看比吳二的莊還要倒霉。吳二實在急得直跳，又奔告許亮：「好哥哥！好親哥！好親爹！你再借給我二百銀子罷！」許亮又借給他二百銀子。吳二就打了一百銀子的「天上角」，一百銀子的「通」。許亮說：「兄弟，少打點罷。」吳二說：「不要緊的。」翻過牌來，莊家卻是一個「盤十」。吳二贏得了二百銀子，非常歡喜，原注不動。第四條，莊家賠了天門，下莊；喫了上莊；吳二的二百銀子，不輸不贏。換第二方：頭一條莊家拏了個「天扛」，通吃；吳二還贖二百銀子。那知從此莊家大興起來，不但吳二早已輸盡，就連許亮也輸光了。許亮大怒，拏出吳二的筆據來，往桌上一擱，說：「天門孤丁，你敢推嗎？」陶三說：「推到敢推，就是不要這種取不來錢的廢紙。」許亮說：「難道吳二爺騙你，我許大爺也騙你嗎？」兩人幾至用武。衆人勸說：「陶三爺你贏的不少了，難道這點交情不顧嗎？我們大家作保，如你贏了去，二位不還我們衆人還。」陶三仍然不肯，說：「除非許大寫了保中。」許亮氣極筆就寫一個保，並批明實係正用情借並非閱帳。陶三方推出一條來，說：「許大，聽你挑一副去，我總是贏你！」許亮說：「你別吹了，你擲你的倒霉骰子罷。」一擲是個「七出」，許亮揭過牌來，是個「天之九」，把牌望桌上放，說：「陶三小

子，你瞧瞧父親的牌！」陶三看了一看，也不出聲，掣張牌看了一張，那一張牌卻慢慢的抽，嘴裏喊道：「地，地，地……」一抽出來，望桌上一放，說：「許家的孫子，瞧瞧你爺爺的牌！」原來是副「地相宜」的「地扛」。把筆據抓去，嘴裏還說道：「許大，你明天沒銀子，我們歷城縣衙門裏見。」當時大家錢盡，天時也有一點多鐘，只好散了。許吳二人回到小銀子家，敲門進去，說：「趕緊拿飯來吃，飢壞了。」大金子房裏有客坐著，就回到小銀子房裏去坐。大金子看著許大臉上，說：「大爺今天贏了多少錢？給我幾天花粉錢罷！」許亮說：「輸了一千多了。」小銀子說：「二爺今兒贏了沒有？」吳二說：「更不用題了。」說著端上飯來，是一碗魚，一碗羊肉，二碗素菜，四個碟子，一個火鍋，一壺酒。許亮說：「今天怎麼這們冷？」大金子說：「今天刮了一天西北風，天陰得洗洗的，恐怕要下雪呢。」二人悶酒，一遞一杯價灌，不知不覺，都有了幾分醉了。只聽門口有人叫門，又聽那大金子的媽張大脚，出去開了門，跟著進來，說：「三爺，對不住，沒屋子囉，您請明兒來罷。」又聽那人嘆道：「放你媽的狗屁，三爺管你有屋子沒屋子，甚麼王八蛋的客，有膽子出來，跟三爺碰碰，沒膽子的，替我四個爪子，一齊望外爬。」聽著就是陶三胖子的聲音。許亮一聽，氣從上

出，就要跳出去。這裏大金子小銀子姊妹兩個，拚命的抱住。未知後事如何，且聽下回分解。

第二十章 浪子金銀伐性斧 道人冰雪返魂香

卻說大金子小銀子拚命把許亮抱住，吳二本坐近房門，就揭開門簾一個縫兒，偷望外瞧。只見陶三已走到堂屋中間，醉醺醺的一臉酒氣，把上首大金子的門簾往上一摔，有五六尺高，大踏步進去了。大金子屋裏先來的那客，用袖子掩著臉，嗤留的一聲，跑出去了。張大脚跟了進去，陶三問：「兩個王八羔子呢？」張大脚說：「三爺請坐呀，就來了。」張大脚連忙跑過來說：「您二位別只聲，這陶三爺，是歷城縣裏的，在本縣紅的了不得，本官面前說一不二的，沒人惹得起他，您二位可別怪，叫他們姊妹倆趕快去罷。」許亮說：「咱老子可不怕他，他敢怎麼樣咱。」說著，大金子小銀子早過去了。吳二聽了，心中捏一把汗，自己借據在他手裏，如何是好。只聽那邊屋裏陶三不住的哈哈大笑，說：「大金子呀，爺賞你一百銀子；小銀子呀，爺也賞你一百銀子。」聽他二人說：「謝三爺的賞！」又聽陶三道：「不用謝，這都是今兒晚上，我幾個孫子孝敬我的，共

孝敬了三千多銀子呢。我那吳二孫子，還有一張筆據，在爺爺手裏；許大孫子做的中保，明天到晚不還，看爺要他的命不要。」這許大卻向吳二道：「這個東西，實在可惡，然聽他武藝很高，手底下能開發五六十個人呢。我們這口悶氣，能咽得下去嗎？」

吳二說：「氣還是小事，明兒這一千銀子筆據，怎樣好呢？」

許大說：「我家裏雖有銀子，只是要派人去，至少也得三天，遠水救不得近火。」

又聽陶三嚷道：「今兒你們姐兒倆，都伺候三爺，不許到別人屋裏去，動一動，叫你白刀子進去，紅刀子出來。」

大金子道：「不瞞三爺說，我們倆，今兒都有客。」

只聽陶三把桌子一拍，茶碗一摔，玆瑯價一聲響，說：「放你媽的狗屁！三爺的人，誰敢住？問他有腦袋沒有？誰敢在老虎頭上打着蠟！三爺有的是孫子們孝敬的銀子，預備打死一兩個，花幾千銀子，就完事了。且放你去——你去問那兩個孫子，敢來不敢來？」

大金子連忙跑過來，把銀票給許大看，正是許大輸的銀票，看著更覺難堪。

小銀子也過來，低低的說道：「大爺，二爺，兩位多抱屈，讓我們姊兒倆，得二百銀子；我們長這麼大，還沒有見過整百的銀子呢。你們二位都沒有銀子了，讓我們拚二百銀子，明兒買酒菜請你二位。」

許大氣急了，說：「滾你的罷！」

大金子道：「大爺別氣，您多抱屈，您二位就在

我炕上歪一宿，明天他走了大爺到我屋裏趕熱被窩去，妹妹來倍二爺，好不好？」許大連連說道：「滾罷！滾罷！」大金子出了房門，嘴裏卻嘟囔著道：「沒有銀子，還要做大爺呢，不害個臊！」許大氣白了臉，呆呆的坐著。歇了一刻，扯過吳二來說：「兄弟，我有一件事同你商議：我們都是齊河縣人，跑到這省裏，受他們這種氣，真受不住，我不想活了；你想，你那一千銀子，還不出來，明兒被他拉到衙門裏去，官兒見不著，私刑就要斷送了你的命了，不如我們出去，找個把刀子進來，把他剝掉了，也不過是個死，你看好不好？」吳二正在沈吟，只聽對房陶三嚷道：「吳二那小子，是齊河縣裏犯了案，逃得來的個逃凶，爺爺明兒把他解到齊河縣去，看他活得成，活不成？」許大那小子，是個幫凶，誰不知道的？兩個人一路逃得來的凶犯！」許大站起來就要走，吳二浪子扯住道：「我倒有個法子，只是你得對天發個誓，我纔能告訴你。」許大道：「你瞧，你多們酸呀，你倘若有好法子，我們弄死了他，主意是我出的，倘若犯了案，我是個正凶，你還是個幫凶，難道我還跟你過不去嗎？」吳二想了想，理路倒不錯，加之明天一千銀子，一定要出亂子，只有這一個辦法了。便說道：「我的親哥！我有一種藥水，給人吃了，臉不發青紫，隨你神仙也驗不出毒來。」許亮詫異道：

「我不信，真有這們好的事嗎？」吳二道：「誰還騙你呢？」許亮道：「在那裏買？」你快買去。」吳二道：「沒處買，是我今年七月裏，在泰山窪子打生，一個山裏人家得來的。只是我給你，千萬可別連累了我。」許亮道：「這個容易。」隨即拏了張紙來寫道：「許某與陶某嘔氣，起意將陶某害死，知道吳某有得來上好藥水人吃了立刻致命，再三央求吳某分給若干，此案與吳某毫無干涉。」寫完，交給吳二說：「倘若犯了案，你有這一個憑據，就與你無干了。」吳二看了，覺得甚爲妥當。許亮說：「事不宜遲，你藥水在那裏呢？我同你取去。」吳二說：「就在我枕頭匣子裏，存在他這裏呢。」就到炕裏邊找出個小皮箱來，開了鎖，拏出個小甕瓶子來，口上用蠟封好了的。許亮問：「你在泰山窪子怎樣得的？」吳二道：「七月裏，我從墊這條西路，上的山；回來，從東路回來，盡是小道；一天晚了，住了一家子小店，看他炕上有個死人，用被窩蓋的好好的。我就問他們：「怎把死人放在炕上？」那老婆子道：「不是死人，這是我當家的。前日在山，看見一種草，香得可愛，他就采了一把回來泡碗水喝，誰知道一喝，就彷彿是死了，我們自然哭的了不得了了。活該有救，這山內石洞裏，住了一個道人，叫青龍子，他那天正從這裏經過，見我們哭，他來看看，說：『你老兒

是啥病死的？」我就把草給他看，他拏去笑了笑，說：「這不是毒藥，名叫『千日醉』，可以救的，我去替你尋點解救草藥來罷。你可看好了身體別叫壞了，我再過四十九天送藥來，一治就好。」算計目下也有二十多天了。」我問他那草還有沒有，他就給了我一把子。我就帶回來熬成水弄瓶子裝起頭的，今日正好用著了。」許亮道：「這水靈不靈？倘若藥不倒他，我們就毀了呀。你試驗過沒有？」吳二說：「百發百中的，我已……」說到這裏，就咽住了。許亮問：「你已怎麼樣？你已試過嗎？」吳二說：「不是試過，我已見那一家被藥的人的樣子，同死的一般，若沒有青子體解救，他早已埋掉了。」兩人正在說得高興，只見門簾子一揭，進來一個人，一手抓住了許亮，一手捺住了吳二，說：「好，好！你們商議謀財害命嗎？」一看是陶三。許亮把藥水瓶子緊緊握住，就掙扎逃走。怎禁陶三氣力如牛，那裏掙扎得動？吳二酒色之徒，更不必說了。只見陶三窩起嘴唇，打了兩個胡哨，外面又進來二三個人漢，將許吳二人都用繩縛了，陶三押著，解到歷城縣衙門口來。陶三進去告知了簽稿門上，傳出話來：「今日夜已深了，暫且交差看管，明日辰刻過堂。」押到官飯店裏，幸虧許大身邊還有幾兩銀子，拏出來打點了官人，倒也未會吃苦。明日早堂，在花廳問案，是

個發審委員。差人將三人帶上堂去，委員先問原告，陶三供稱：『小人昨夜在土娼張家住宿，因多帶了幾百銀子，被這許大吳二兩人看見，起意謀財，兩人商議，要害小人性命，適逢小人在窗外出小恭聽見，進去捉住，扭稟到堂，求大老爺究辦。』委員問：『許大吳二兩人，你為甚麼要謀財害命？』許大供：『小的許亮，齊河縣人，陶三欺負我二人，受氣不過，所以商同要害他性命；吳二說他有好藥，百發百中，已經試過很靈驗的，小人們正在商議，被陶三捉住。』吳二供：『監生吳省干齊河縣人，許大被陶三欺負，實與監生無干。許大決意要殺陶三，監生恐鬧出事來，原為緩兵之計，告訴他有種藥水名「千日醉」，容易醉倒人的，並不害命，實係許大本意，並有筆據在此。』從懷中取出呈堂。委員問：『許大，昨日你們商議時，怎樣說的？從實告知，本縣可以開脫你們。』許大便將昨晚的話，一字不改，說了一遍。委員道：『如此說來，你們也不過氣忿話，那也就不就能算謀財呀。』許大磕頭說：『大老爺明見開恩。』委員又問吳二道：『許大所說各節，是否切實？』吳二說：『一字也不錯的。』委員說：『這件事你們很沒有大過。』分付書吏照錄全供。又問許大：『那瓶藥水在那裏呢？』許大在懷中取出呈上，委員打開蠟封一聞，香同蘭麝，微一分酒氣，大笑

說道：「這種毒藥，誰都願意吃的。」就交給書吏說：「這藥水收好了，將此二人並全案，分別解交齊河縣去。」只此「分別」二字，許大便同吳二拆開兩處了。當晚許亮就掙了藥水，來見老殘。老殘傾出看看，色如桃花，味香氣濃，用舌尖細試，有點微甜。嘆道：「此種毒藥，怎不令人久醉呢？」將藥水用玻璃漏斗，仍灌入瓶內，交給許亮道：「凶器人證俱全，卻不怕他不認了，但是他所說的情形，似乎這十三個人並不是死，仍有復活的法子。那青龍子，我卻知道，是個隱士，但行跡無定，不易尋覓。你先帶著王二回去，稟知貴上，這案雖經審定，不可上詳。我明天就訪青龍子去，如果找著此公，能把十三人救活，豈不更妙？」許亮連連答應著「是。」

次日懸城縣將吳二浪子，解到齊河縣，許亮同王二兩人作證，自然一堂就訊服了。暫且收監，上刑具，靜聽老殘的消息。

卻說老殘次日雇了一匹驢，馱一個被搭子，吃了早飯，就往泰山東路行去。忽然想到舜井傍邊，有個擺命課攤子的，招牌叫「安貧子知命」，此人頗有點來歷，不如去先問他一聲——好在出南門必出之路。一路想著，早已到了安貧子的門首。牽了驢，在板棧坐下，彼此說了幾句閑話。老殘就問：「聽說先生同

青龍子常相往來，近來知道他雲遊何處了？」安貧子道：「噯呀，你要見他嗎？有啥事體？」老殘使將以上事告知安貧子。安貧子說：「太不巧了，他昨日在我這裏坐了半天，說今日清晨回山去，此刻出南門，怕還不到十里路呢。」老殘道：「這可真不巧了。只是他回甚麼山？」安貧子道：「裏山玄珠洞。他去年住靈巖山，近來香客漸多，常有到他茅蓬裏住，所以他厭煩，搬到裏山玄珠洞去了。」老殘問：「玄珠洞離此地有幾十里？」安貧子道：「我也沒去過，聽人說約五十里路不到點。此去一直向南，過黃芽嘴子，向西，到白雪塢，再向南，就到玄珠洞了。」老殘道了「領教，謝謝；」跨上驢子，出了南門，由千佛山脚下，往東轉過山坡，竟回南山。走了二十多里，有個村莊，買了點餅吃吃，打聽上玄珠洞的路徑。那莊家說道：「過去不遠，大道旁邊就是黃芽嘴，過了黃芽嘴，往西九里路，便是白雪塢，再南十八里，便是玄珠洞。只是這路很不好走，會走的呢，一路平坦大道；若不會走，那就可了不得了，石頭七大八小，更有無窮的荆棘，一輩子也走不到的，不曉得多少人送了性命！」老殘道：「難不成比唐僧取經還難嗎？」莊家老作色道：「也差不多！」老殘想了想：「人家是好意，不可簡慢了他。」遂恭恭敬敬的道：「老先生恕我失言！還要請教先

生，怎樣走就容易，怎樣走就難？務求指示！」莊家老道：「這山裏的路，天生就九曲珠似的，一步一曲，若一直向前，必走入荆棘叢了——卻又不許任意走曲路，有意曲，便陷入深阱，永出不來了。我告訴你個訣竅罷；你這位先生頗虛心，我對你講，眼前路都是從過去的路生出來的，你走兩步，回頭看看，一定不會錯了。」老殘聽了，連連打恭說：「謹領指示。」當時拜辭了莊家老，依說去走，果然不久便到了玄珠洞口，見一老者長鬚過腹，進前施了一禮，口稱：「道長莫非是青龍子嗎？」那老者慌忙回禮說：「先生從何處來？到此何事？」老殘便將齊東村的一樁案情，說了一遍。青龍子沈吟了一回說：「也是有緣，且坐下來慢慢的講。」原來這洞裏，並無桌椅傢具，都是些大大小小的石頭。青龍子與老殘分賓主坐定。青龍子道：「這「千日醉」力量很大，少吃了便醉千日纔醒，多吃便不得活了；只有一種藥能解，名叫「返魂香」，出在西嶽華山太古冰雪中，也是草木精英所結；若用此香，將文火慢慢炙起來，無論你醉到怎樣田地，都能復活。幾月前，我因泰山窪裏一個人醉死，我親自到華山找一個故人，討得些來；幸而還有些子在此，大約也敷衍夠用了。」遂從石壁裏，取出一個大葫蘆來，內中雜用物件甚多，也有一個小瓶，瓶內不到一寸寬，遞給老殘。老殘傾出

來看看，有點像乳香的樣子，顏色黑暗。老殘聞了聞，像似臭支支的。老殘問道：『何以色味俱不甚佳？』青龍子道：『救命的物件，那有好看好聞的？』老殘恭敬領悟道：『恐有舛錯！敢請問如何用法？』青龍子道：『將病人關在一室內，必須門窗不透一點兒風，將此香炙起，也分人體質善惡；如質善的，一點便活；如質惡的，只好慢慢價熬，終久也是要活的。』老殘道過謝，沿著原路回去。走到吃飯的小店前，天已黑透了。

住得一宿，清晨回省，仍不到已牌時分；遂上院，將詳細情形稟知了張宮保，並說明帶著家眷，親往齊東村去。宮保說：『寶眷去，有何用處？』老殘道：『這香治男人，須女人灸；治女人，須男人灸。所以非帶小妾去，不能應手。』宮保說：『既如此，聽憑尊便。但望早去早回，不久封印，兄弟公事稍閑可以多領些教。』老殘答應著『是，』賞了黃家家人幾兩銀子，帶著環翠先到了齊河縣，仍住在南關外店裏。卻到縣裏會著子謹，亦甚為歡喜。子謹亦告知吳二浪子一切情形，俱已服認；許亮帶去的一千銀子，也繳上去。接白太尊的信，叫交還魏誠，魏誠抵死不肯收，聽其自行捐入善堂了。老殘說：『前日託許亮帶來的三百銀子還閣下，收到了嗎？』子謹道：『豈但收到，我已經發了注財了。』

宮保聽說這事，專差送來三百兩銀子，我已經收了；過了兩日，黃人瑞又送了代關下還的三百兩來；後來許亮來，關下又送三百兩來，共收了三分；豈不是發財嗎？宮保的一分，是萬不能退的，人瑞同關下的，都當奉繳。」老殘沈吟了一回，說道：「我想人瑞也有個相契的，名叫翠花——就是同小妾一家子的——其人頗有良心，人瑞客中也頗寂寞，不如老哥竟一不做二不休，將此兩款，替人瑞揮個斧罷。」子謹拍掌叫好，說：「我明日要同老哥到齊東村去，奈何呢？」想了想，說：「有了。」立刻叫差人們來，告知此事，叫他明天就辦。

次日，王子謹同老殘坐了兩乘轎子，來到齊東村，早有地保回首事備了公館。到公館用過了午飯，踏勘魏家的墳塋不遠，恰有一座小廟。老殘選了廟裏兩間小小房子，命人連夜裱糊，不讓透風。次日清晨，十三口棺柩，都起到廟裏，先打開一個長工的棺木來看看，果然尸首未壞，然後放心把十三個尸首全行取出，安放在這兩間房內，焚起「返魂香」來。不到兩個時辰，俱已有點聲息。老殘調度著，先用溫湯，次用稀粥，慢慢的等他們過了七天，方遣人把他們送回家去。王子謹三日前，已歸城去。老殘各事辦畢，方欲回城，這時魏誠已知前日寫信給宮保的，就是老殘，於是魏賈二家都來磕頭，苦苦挽留。兩家各送了三千銀子。

老殘絲毫不受，兩家沒法，只好請聽戲罷。派人去省城裏，招呼個大戲班子來，並招呼北住樓的廚子來，預備留老殘過年。那知次日半夜裏，一溜回齊河縣了。到城不過天色微明，不便往縣署裏去，先到自己住的店裏看視環翠。把堂門推開，見許明的老婆，睡在外間未醒，再推開房門，望炕上一看，見被窩寬大，枕頭上放著兩個人頭，睡得正濃呢；吃了一驚。再仔細一看，原來就是翠花。不便驚動，退出房門。將許明的老婆喚醒，自己卻無處安身，跑到院子裏徘徊徘徊，見西上房裏家人，正搬行李上車，是遠處來的客，要動身的樣子。就立住閑看，只見一人出來，分付家人說話。老殘一見大叫道：『德慧生兄從那裏來？』那人定神一看，說：『不是老殘哥嗎？怎在此地？』便將以上二十卷事述說了一遍；又問：『慧兄何往？』德慧生道：『明年東北恐有兵事，我送家眷回揚州了。』老殘說：『請留一日，何如？』慧生允諾。此時二翠俱已起來洗臉，兩家眷屬先行會面。已刻，老殘進縣署去，知魏家一案，宮保批吳二浪子監禁三年。翠花共用了四百二十兩銀子。子謹還了二百銀子，老殘收了一百八十兩，說：『今日便派人送翠花進省。』子謹將詳細情形，寫了一函。老殘回寓，派許明夫婦送翠花進省去。夜間託店家雇了長車，又把環翠的小兄弟帶來。

老殘攜同環翠並他兄弟，同德慧生夫婦，天明開車，結伴江南去了。

卻說許明夫婦，送翠花到黃人瑞家，人瑞自是歡喜。拆看老殘的信來一看，上寫道：

願天下有情人都成了眷屬！是前生註定事莫錯過因緣。